

中國現代文學叢書

# 李 闖 王

阿 英 著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 0118

基本定價 ~~6.60~~

7.00

88-7

李 闖 王

阿 英 著

李 闢 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出版

· 編輯者 ·

中國人民大學書報社

劇作者 阿 英

出版者 新華書店

上海四川北路新鄉路一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1-5000(S1)

0118

有 · 版 · 權

##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

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即編成專集，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 目 錄

本 事.....	( 1 )
李闖王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第五幕	
『李闖王』總演員表	
附 錄	
寫劇雜記.....	( 181 )

## 本 事

李自成是明朝末年的一個很好的農民領袖。他領導當時飢民起義，前後有十幾年，一直到把明朝的封建統治推翻。但由於他本身的缺點，和漢奸吳三桂的借外力來攻打，終於失敗了。本戲演的，就是這一運動所留給我們的一些血的教訓。

崇禎三年，李自成就參加了農民『叛亂』，但到了十三、四年之間，力量纔得到了大的開展。主要的原因，是這時在那一帶有了更大的災荒，和他的作風有了大的改變。他聽了新參加的伙伴李岩的話，整頓軍紀，愛護人民，廢除苛捐雜稅，把搶掠來的東西分給窮苦百姓。所以，到了十六年，他就打到了西安，第二年正月，在那裏就了王位。

接着，他就一氣的向北京進攻，除掉在寧武關和明朝的總兵周遇吉打了一次惡仗以外，真如拉枯摧朽一樣，沒有兩個



月，在三月十九日這一天，就攻下了北京，明朝的崇禎皇帝，祇得跑到煤山上去吊死了。老百姓從奸佞貪污的暴政之下，一旦解放下來，真是說不盡的歡喜，一路上，都歡唱着『迎闖王』的歌，歡迎這紀律嚴明，愛護百姓的隊伍。

那知道李闖王的一些大幹部，像丞相牛金星，大將劉宗敏一班人，進了北京以後，竟勝利沖昏了頭腦，自滿自得，好像天下已經太平了一樣，再加那都城的繁華，黃金美女，不斷的誘惑了他們，不但自己忘其所以，胡作胡為，對部下也竟不再嚴厲管束，結果弄得一場糊塗，甚至奸淫擄掠，無所不為。李岩一班人雖竭力反對，李闖王一再訓諭，但沒有效果。內部反而鬧得更加分裂不和。而在軍事上，也忽略了對明朝總兵吳三桂的適當安撫，甚至把他留在北京的父親和愛妾陳圓圓擄掠了來，拷打勒索，籍沒歸公。

吳三桂本來是預備投降李闖王的，在這樣情形底下，特別是就他自己和他自己的階級打算，就不管種族利益，決心的投降了韃子，帶領清兵進關，來消滅李闖王。這時李闖王的兵力很強，原可以打勝清兵，由於他驕傲輕敵，又失掉了老百姓的支持，加以部下為貪污腐化影響了戰鬥力，就一路的敗了下來，不得不回到北京，匆匆的就了王位，退出佔領了一個多月的京城。

吳三桂為着要一鼓作氣的消滅李闖王，不給李闖王以任何喘息整理的機會，雖說他已經退出北京，仍舊馬不停蹄的跟在後面趕。直到趕入山西境內，纔知道上了清朝的當，清朝已經在北京就了皇位，要完全侵吞中國了。而李闖王也為着一連串

幾個月的敗仗，河南內部又有了叛變的行爲，情緒非常的壞。這時牛金星爲着和李岩的矛盾加深，硬說他有二心，於是，在敗退到平陽的時候，李闖王一怒就把李岩弟兄殺掉。李岩是李闖王的一個大功臣，又極得民望，竟得到這樣的結果，他的部下，如宋獻策、劉宗敏等，也就從此離心，有的且拖着隊伍跑了。

清朝順治皇帝在北京就了皇位之後，怕吳三桂叛變，就下了一道諭旨，把他逼到雲南去。可是對李闖王，也依舊不放鬆，另派了親王阿濟格繼續追擊。又經過一年，追逼到湖廣境內，李闖王就再也不能支持，在到達九宮山那裏，就完全宣告失敗了。李闖王叱咤風雲的一生，也就在這裏做了一個總結束。

李闖王爲什麼會招致這樣的失敗呢？——這是我們今天，勝利的形勢已經到來的今天，值得我們深刻研究的問題，我們應該把握這些歷史的血的經驗教訓，以保證成功。

# 第一幕

時間 崇禎十七年二月。

地點 寧武關闖王營地。

人物 顧君恩

吳老海

方桂生

李 岩

宋獻策

花鼓女

其 夫

李闖王

闖隨從

李 卒

羅將軍

羅隨從

牛金星

劉宗敏

闖侍衛(四)

闖兵(五)

號兵

探子(三)

佈景 寧武關外營地。後爲天幕。天幕左角，是遠遠地寧武關城片子。右天幕前，爲闖王軍座。座在平台板上。棹上有令箭筒、墨、硯，筆架數事。後有軍座。平台板後，有一屏風，彩色，甚高。屏風右角上，掛有弓箭。軍座與關城片之間，有一大旗桿，上懸「闖」字旗。左前角，爲一軍帳。門向右斜開。門前有石鼓凳一張。軍帳後——偏右——有大樹一株。(註)

幕歇：場上寂無一人。

稍闕，一號兵執號角，自台右中部出，至軍旗與軍帳之間地

---

(註)按李闖王旗制之可考者，「明紀」卷五十七云：「分其衆爲標營，領兵百隊。曰先後左右營，各領兵三十餘隊。標營白幟黑纛。自成獨白纛大纛。銀浮屠。左營幟白，右緋，前黑，後黃，纛隨其色。」又「明季北略」卷十九云：「兵共二百二十餘隊，總計馬步兵六百餘萬。每隊立一標旗，行營望之而走。標營用白旗，纛皆用黑。左右前後，分用黑白紅黃色，更纛隨之。」六百餘萬之說，似不可靠。

位。向內及左，右，各吹號角一次。畢，轉身，至闖王座與軍旗之間，復吹三下。然後自軍帳後下場。

（按李闖王兵服，據「明季北略」卷二十云：「賊衣黃甲，四面如黃雲蔽野」，應作黃色。）

當號兵沒入幕後時，顧君恩自軍帳出，伸了伸懶腰，顯得很疲乏。台左幕內，角聲再起，又三次。

顧君恩並不理會，走前幾步。

突然，左台口裏面有人在喊：

——哎呀！救命囉！哎呀！——哎呀——！和着皮鞭抽打聲。

顧君恩有些驚異，向左走近幾步，向裏面看。

喊叫的聲音，鞭打的聲音，繼續着。

顧君恩發現了是誰個在打人。

顧（向台內，自語）這傢伙，又在發傻勁了——！（進一步，大聲地）吳老海！

裏面並不理會，還是在抽，在喊叫。

顧（走近入口處，停住，鄭重地）吳老海！你幹嗎又打人！

吳老海手裏執着皮鞭，把一個雙手背在後面用繩繫着的官兵俘虜——他叫做方桂生，軍服上有個「明」字——狼猛的從裏面推將出來，嘴裏叫着：

——怕打不死你！

當桂生踰至台中時，吳老海自內出，搶上一步，接着又是一掌：

——揍死你個舅子！

把他掀到台右。桂生「哎呀——！」一聲，撲倒在地。

吳老海緊緊跟上，沒兩步，被君恩叫住。

顧（很不高興地）你嘴裏爲什麼老是這樣不乾不淨！

海（向君恩）顧院長！他當了俘虜，還要調皮搗蛋，罵我們是『土匪』！（轉向桂生）我們李闖王，難道沒有你們那個崇禎皇帝好！奴才！（進一步，跌一脚）簡直是道地的奴才！

桂生正想掙扎起來，被跌，「哎唷！」一聲，又復倒下。

顧（走過去，把老海拉到身右）老海！你不要這樣。人家是不懂得。已經放下兵器來投降了，你應該友愛一點。這是我們的軍紀。

海（不高興地）投降！這一回，投降我們的官兵多着呢。你看（指左內），連數也數不清！他媽的！什麼官兵，簡直是亂彈琴。十多萬人，給我們一碰，就這樣碰垮了！害老子們追趕了四百多里，一直追到這兒——寧武關，真是弄得人困馬倒。弄種！他媽的！還要罵人！（註）

方（掙扎着）老總——！

海（搶接着）他不是老總，他是顧院長，我們王爺『文諭院』的顧院長。你別把他看小了。

方（可憐地）啊——！顧院長！你別聽他說的。我沒有罵。

---

（註）按此係借用崇禎十六年九月汝州戰役事，詳見「明紀」卷五十七，「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此戰結果，「自成空壁追，一日夜，官軍奔四百里，至於孟津。死者四萬餘人，失亡兵器輜重數十萬」（明紀）。當時官軍的統帥是孫傳庭。

我是說，在開拔的時候，官家告訴我們弟兄，說你們都是「土匪」，殺人不眨眼的「土匪」！——

海（跑過去，舉起鞭子預備打）你媽的！又來了！

顯（擋住他）老海！（奪下鞭子，丟開）不要發傻！聽他說下去——！

吳老海壓了壓氣，退了回去。

顯（走過去，扶他坐起）官家說我們是「土匪」，你們弟兄呢？——也這麼想嗎？

方（誠懇地）起初不大明白，以爲是真的，後來可不相信了。

海（狠狠地）爲什麼不相信？

方（忍着痛，想掙扎起來）因爲我們經過的地方，聽不到老百姓罵你們。還都在說，李闖王是怎麼好，怎麼好。到處都流傳兩句歌謠，叫做「迎闖王，不納糧」，官家連禁止也禁止不住。

顯（高興地）是的。天下百姓，被官家苛捐雜稅壓得太苦了。都在望着李闖王前去搭救他們呢？

海（神氣乎也地）我們闖王就是爲着這個興兵的呀！

方（忍着痛）老百姓這樣望你們，我們隊伍裏的弟兄，也都偷偷地互相告訴，說是在闖王這邊吃糧，比在官家好得多呢！（痛苦的掙扎）哎唷！——

顯 吳老海！去鬆掉他的綁。

吳老海替方桂生鬆綁。

方 你們沒有知道，我們當官兵的是多麼苦！（蹣跚地）你們

穿的棉甲這麼厚，連弓箭都射不進去。我們呢？你們看，這樣的單薄衣裳。你們每個人有三四匹飽馬，擺起陣，簡直像銅牆鐵壁。我們却連一頭瘦毛驢，也是撈不着騎的。吃的，更比不上，每天兩頓稀的，還要滲進泥沙呢！

（註一）

顯 你們將領不是都很有錢嗎？

方 （蹣跚地）就因為他們有錢，我們纔不得不挨餓受凍呀！

顯 （帶笑地）大概就是這種原因，你們一遇到韃子，遇到清兵，就節節敗退，回回求和。遇到我們，也一碰就垮。這一回，一垮竟是四百多里路，直到寧武關下。

海 （插接）守寧武關的這個周總兵，你看他可會投降我們？

（註二）

方 （忍着痛）不知道。聽說他打仗很勇猛。他叫周遇吉，本

---

（註一）李闖王兵士生活，據「明紀」卷五十七：「絀甲厚百層，矢炮不能入。一兵倖馬三四匹，冬則以茵褥藉其蹏，剖人腹爲槽以飼馬。馬見人，輒齧牙噬若虎豹。所過崇崗峻坂，騰馬直上。水惟殫黃河，若淮泗涇渭，則萬衆躡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馬蹄所壅闕，水爲不流。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反顧，後者殺之。戰無不勝，馬兵倖敗，誘官兵。步卒長槍三萬，擊刺如飛，馬兵回擊，無不大勝。官兵生活之苦，「明紀」等書，載記甚多。「歷代通鑑輯覽」云：賊每營數萬，因糧宿飽馬，一日夜馳數百里，官軍饋餉不繼，且馬少，故多畏賊。」

（註二）寧武關戰役事，詳見「明紀」卷五十七。



來就是代州總兵。從代州敗退下來，跑進了寧武關死守。要是他不肯歸順，會有一番惡仗打呢。

海（憤憤地）烏——！我就不相信他能守得住關！

顯 周遇吉不能說不厲害。可是，他不會支持得多麼久。遠的不去講他，就說今年——崇禎十七年吧。我們從西安渡河，破蒲州、汾州、攻下太原。又陷黎城，打臨晉，拿下了潞安。這回，更是勢如破竹，從代州一路直達寧武，還分了兵前往真定、彰德。我們遇到的官軍將領，像周遇吉這樣頑強的，並不是沒有。終結怎樣呢？還不是給我們打垮了！（註一）

海（搶接）我們是二月初從西安出發的，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月，打下的城池，已經那麼多。這樣下去，三月裏不打到北京，活捉你們那個主子——崇禎皇帝，那纔怪呢！他媽的！老子這一回到北京，一定要去看看金龍殿，究竟像個什麼樣子？

方（興奮）你們一定可以打下北京。（忍痛地）我們知道，闖王是怎樣的會打仗，又怎樣地得到了民心。我們的弟兄，一遇到闖王的隊伍，因此就不肯打，你們能夠很快進兵，這也是一個原因呢！（註二）

顯（帶笑地）當然啦！這就是兵法上說的，「攻心爲上，攻

---

（註一）詳見「明紀」卷五十七，「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

（註二）「明紀」卷五十七云：「自成善攻，汝才善戰，兩人相須，若左右手。」

城爲下』了。

海 我們的闖王，他已經打了十幾年的仗啦！

顯 （緊接地）崇禎四年，他的舅舅高迎祥，在山西集合飢民起義，他就是一員戰將。崇禎八年，他領了十三家飢民隊伍，一共有七十二營之衆，擊敗了你們官家的圍剿。現在投降了韃子，做了漢奸的洪承疇，就是那時的主將。崇禎九年，高迎祥戰死了，他受大家推舉，做了闖王。從此輾戰南北，一直到崇禎十三年。十三年，兩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都是大旱，一斛米要賣一萬錢。窮苦的老百姓，爲着飢餓，爲官吏豪紳壓逼，都紛紛投進我們隊伍，一下子就增添了好幾萬人——！

海 （向桂生）我就是那個時候加進來的。

顯 （繼續着）從此，我們闖王的力量就更大了。十四年，攻下了南陽。十五年，佔領了開封。十六年下承天，破潼關，一直進到西安。在西安就了王位，做了奉天倡義大元帥，就又打到這裏來了。你們朝廷，不知用了多大力量，想滅掉我們。我們的闖王，由於十五個年頭的苦戰——從二十六歲一直打到四十歲——，却百鍊成了鋼，我們的隊伍，也擴張到了一百萬人以上了。（指左內角）（註）

左內角有激烈的炮聲。

戰鼓響了起來，夾着進軍的號角。

---

（註）以上兩段對話，據「明紀」卷五十三至五十七，「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四至一一六。

三個人都不期然的同向前兩步看着。

更急的炮聲，戰鼓，遠遠的火光。

顧（向着戰火起處）關前又打起來了！

愈加緊張的戰鼓、炮聲。

顧（緊張地）吳老海！帳下馬上就會有事，你先把他送回去。

海（拾鞭、喊桂生）走吧！

方（哀求）顧院長！請告訴他，不要再打我了。你看，我已經被他打得遍體鱗傷——。

海（坦率地）你放心！話說明白了，就是一家人。我們是自家不打自家的。剛纔是我吳老海不對，走吧。

桂生與老海自左下場。

戰火轉入激烈階段，天幕前有火光。

君恩走至帳幕旁，遙遙地看着。

李岩從右外入口登場。

他看了一下戰火，再向前幾步。

戰爭的效果聲、壓低了下去。

岩（向君恩）顧院長！

顧（回身）啊，李制將軍。（前一步）事情料理清楚了嗎？

岩 查點清楚了，總計在寧武關戰事開始之前，一天一夜，敵人傷亡有四萬多，俘虜、逃散的，還沒有計算在內。軍火輜重，繳獲好幾十萬。現在就看寧武關了。

顧 寧武關的戰火很激烈！

岩（帶思索地）戰爭雖激烈，周遇吉雖頑強，可是，他不會有辦法守得住關城——。（看火光）顧院長！我的憂慮倒

不在這一戰——。

顧（搶接）李制將軍的意思，是不是說，寧武關離北京不遠，關山險要，敵人定有重兵扼守，戰事進展，不會像過去那樣順利，那麼得手？

岩（微微搖頭）不，不，我的意思不是這樣。居庸關雖是天險，大同、宣府雖駐有重兵，民心已經歸順了我們，再加本身又有這麼大力量，攻克下來，不是難事。我所憂慮的，是拿下北京——。

顧 拿下北京的事，我們不是已經準備好了嗎？我們的人，打進各部院做官吏，刺探軍情的，不是已經很多了嗎？

岩 我說的不是這個。是打下北京以後。我怕大家就滿足，就苟安，就忘却我們還有敵人，往後還有更難走的路。（頓）我們的將領、官員、我們的兵士，在王爺麾下，輾戰經年，飽受艱苦，從沒有到過大城市。我怕一旦打下北京，這個繁華的帝王之都，看到那些富貴榮華，聲色犬馬——住的是雕闌玉砌，吃的是海味山珍，穿的是綢緞綾羅——，那些花花綠綠的女人，他們會發昏，會瘋狂，會墮落，會貪污腐化！（頓）要是那樣，我們的勝利，就會成爲我們的毀滅！

顧（憂慮地）一向躲在農村裏面，一旦打進大城，確乎有這樣的危險！

一個兵自李岩出場處上場。

兵（禮）李制將軍！四川來的那位軍爺要回去了，問你有沒有信。

岩（點頭）有信。待一會兒送去。

那個兵從原路下場。

岩（向君恩）啊！——我倒忘了。張獻忠的來使，就要回四川去，顧院長！這兩天我一點時間都抽不出，可否就煩你替我寫一封信給獻忠，向他進一進言吧。

顧當然可以。（想，奇怪地）李制將軍！張獻忠不是在湖廣嗎？

岩那還是去年八月的事，近來已經打到四川了。

顧那邊近來的情形怎麼樣？

岩總算很順利。祇是他的脾氣老是不改，還是到處殺人，擄掠，不顧百姓。（頓）信裏可以告訴他，這樣是不會成功的。勸他不要殺人，要取得老百姓的心。他應該把從官家得來的財富，隊伍需用的以外，都散給飢民，救濟他們。要行仁義，不要打擾百姓。好的明朝官員，該勸他們歸順，幹下去。虐待百姓的官，就是自己的部下，也應該毫不寬容的懲戒。一應錢糧，該減的就要減，該免的就要免。紀律要嚴明，無論是搶掠財富，奸淫婦女，都應該斬首，不能寬貸！（註）

顧我想，還可以告訴他，我們王爺，從崇禎十三年起，能以這樣強大，得到老百姓擁戴，馬上可以拿下北京，那就是由於聽了李制將軍的這些話，改變了以前一些殺人，搶劫的行爲，不然，是不會有今天的。

---

（註）參照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岩 不能。我們王爺和獻忠之間，隔閡太深了。要這樣寫，他那剛愎的性情，一定不會採理的，說起來也真叫人傷心。由於荒旱相繼和貪污暴政，海內飢民隊伍，最強盛的時候，有十五家之多。就因為大家意見紛歧，不肯合在一起，使官兵能一個一個的剿滅，現在，只剩下這兩家了，仍然不肯醒悟，還是像仇人一樣。崇禎十二年，我們王爺投奔獻忠，差一點被獻忠殺掉。十四年，獻忠失敗來投奔王爺，同樣的險遭了王爺的毒手。（思索地）兩大竟不相容——！（註）

遠遠的馬鈴聲、馬蹄聲愈走愈近。

岩 （向君恩）大概是關上戰報回來了。

李岩、君恩，同向帳幕後看。

馬蹄聲、馬鈴聲，戛然而止。

宋獻策——軍師打扮——匆匆上場。

岩 （迎上去）獻策！是你。

宋 （風趣地）是我。李制將軍！我今天替你帶了一個寶貝回來了。

李岩還沒有來得及說話。

顯 （搶接）宋軍師是從關前來嗎？

宋 （指）剛剛從關前來，跑得很累！（坐到石凳上去）

顯 戰事怎麼樣了？得手嗎？

---

（註）參照「明紀」卷五十二至五十七，「歷代通鑑輯覽」卷一四至一一六。

宋（以手作勢）像根釘子一樣，釘住了！

顧 一時沒有打下的希望？

宋 很難說。寧武關前，也許要站一下馬呢！

岩（打趣地）宋軍師！你的六壬神課不是很靈嗎？怎麼今天也『也許』起來了？你替我們王爺占卦，說是『十八子，主神器』，說是『十八孩兒兌上座』，王爺『當從陝西以得天下』，難道這一回還不能成功嗎？

宋（笑）這些都是占數上的話，成不成功，我却不能担保，因為成事雖在天，謀事可要看人呢！哈哈哈哈哈！（註一）  
李岩、顧君恩和笑着。

宋（有意拉遠）李制將軍呀！你真是個薄情郎！紅娘子愛上你，把你搶到山寨，做寨主，和你百年好合，你却不高興，硬要跑回家。後來，你散放家財，賑濟飢民，召了貪官的忌，把你下在牢裏。紅娘子又多情的領了飢民，把你從牢獄裏搶救出來，投奔我們王爺。她是怎樣的多情多義，可是你呀——，真是一個薄情郎！（註二）

岩（窘）你又在說胡話了。我對紅娘子並不壞呀！我們夫婦，不是很恩愛嗎？

宋（帶笑地）我也知道你們很恩愛，可是，當你還是崇禎

---

（註一）所引占數的話，參『甲申三百年祭』。

（註二）參照『明紀』卷五十五，『談聞隨筆』卷一，及『甲申三百年祭』所徵引各文。清鄭弢『三借廬筆談』卷四『紅娘子』條，所記則不可信。

皇帝舉人老爺的時候——也就是還沒有被逼上梁山的時候——紅娘子對你恩愛，你對她却並不恩愛呀！哈哈哈哈哈！——

李岩很窘的和着笑，顧君恩感到有些無聊。

顧（向李岩）李制將軍！我去替你把給獻忠的信寫一寫吧。

岩 那就謝謝你了。

顧君恩自左外門下場。

岩（看君恩下場以後）宋軍師你怎麼今天又提起紅娘子來了？

宋（又打趣地）這就是我說的替你帶了寶貝來啦！

岩（不解地）究竟是怎麼回事？

宋（得意地）告訴了你吧。（邊說邊做）今天我在關前，遇見一個打花鼓的女人，長得很俏，一身穿得紅通通。當時我聯想起你的太太——紅娘子，我就打趣她：

——紅娘子呀！你幹什麼來的呀！是敵人派來的奸細嗎？她把我上下一打量，笑了起來：

——軍爺呀！你真是有眼無珠。大水冲到龍王廟，一家人不識一家人了！

嘴一撇，身子一扭。這可把我弄怔了。我想，她怎麼說是一家人呢？真是紅娘子變了樣子嗎？我就大胆的試她一下：

——紅娘子呀！難不成你真是我們李制將軍的——！我可說不下去了。

——的什麼呀！軍爺！——

她催逼我。後來我纔知道，這唱花鼓的紅娘子，和你也有



那麼一段因緣呢。

岩（有些急）說痛快些。

左幕後有小鑼鑼聲。

宋（故意地）不要急！就會知道！我是騎着馬來的，她走路。（聽到鑼聲，回頭看）

啊——！來了！

岩（恍然大悟，指宋獻策）啊——！你真會開玩笑。（讓開地位）

花鼓女上。她約摸十六、七歲，全身着紅。頭上戴紅花，腰繫紅綢，足穿紅鞋。自己攜着花鼓，腰帶上插着兩根新花鼓棒。左手按着鼓，右手執着一個淡青手帕。臉上也打得很紅。後面跟着她的丈夫——一個二流子打扮的人，臉上用黑白粉畫成小丑，手裏執着鑼鑼在敲，但走進以後，都停了下來，不再敲了。兩人走到獻策面前。

花（禮）軍爺！你叫我幹什麼的呀——！

宋（介紹）這是我們的李制將軍！他很愛聽花鼓，也會編花鼓詞兒，我找你來唱一套給他聽聽。要是李制將軍聽得高興，他會替你編上幾套呢。

花鼓女向李岩斜瞟一眼。

花（向岩）那就謝謝李制將軍了！

岩 不必拘禮。請唱罷！

花鼓女及其夫向台前，略事準備，然後看看獻策、李岩，嫣然一笑。又以彩帕掩口，嚴肅起來。

花（向獻策與李岩）唱得不好，請將軍們包涵些！

宋 (打趣地) 紅娘子！你真太客氣了。

獻策說時，斜看着李岩。

花鼓女走向台中，做了些準備舞蹈動作。

花鼓男也配和着她活動。

幕後的音樂開始配奏。

(附記：關於花鼓女的舞蹈動作，如演員不熟習，最好就近找一個舊藝人——會打花鼓的女藝人尤好——示範，而吸收其合理的菁華的部份。)

花 (響鼓，唱)——

說鳳陽，道鳳陽 鳳陽本是個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過場鑼鼓。

宋 (讚歎) 好極了！好極了！

花 (繼續響鼓，繼續唱)——

十年倒有九年荒 崇禎繼續不安康

關外兵禍連年結 關內歲歲苦旱蝗

過場鑼鼓。

宋 (有感地) 內憂外患，真是好詞兒！

花 (繼續響鼓，繼續唱，調子轉入悲涼)——

關內歲歲苦旱蝗 嗷嗷難過飢餓關

宛轉溝壑相向哭 骷髏遍地積如山

過場鑼鼓。

骷髏遍地積如山 縱有偷生何能安

官吏徵糧若縱虎 豪家索債似豺狼

過場鑼鼓。

遠遠地雜亂馬蹄，馬鈴聲。

岩（向花鼓女）娘子！這就是我們闖王所以要興兵了！

花（欠身）奴家知道。

花（繼續響鼓，繼續唱）——

吃他娘，穿他娘 求升求合都無望

不為荒旱苛政死 祇有開門迎闖王

過場鑼鼓。

馬蹄、馬鈴聲近。

宋（自語地）迎得好！迎得好！

花（繼續響鼓，繼續唱，調子轉激昂）

迎闖王，不納糧 闖王仁義震四方

不殺不掠濟貧寒 飢民紛紛歸虎帳

過場鑼鼓。

花（繼續響鼓，繼續唱）——

迎闖王，不納糧 豪貴暴政一掃光

輾戰直把燕京搗 打定天下好還鄉（註）

在她開始唱本段「迎闖王」時，闖王、李牟，闖侍從及侍衛四人上。

闖王匆進，發現在唱「迎闖王」，停住脚步。

場上人都不曾發覺，繼續唱完。

就在花鼓女唱完最後一句時——

---

（註）據「甲申三百年祭」所引「勸賑歌」及「民謠」寫定。

闖 (大笑) 哈哈！你們真有興緻！

岩 (發覺，急轉身趨前) 啊——！王爺來了！

宋 (繼續趨前) 王爺！

花鼓女及其夫，聽到喊王爺，嚇慌了。

她拖着鼓，顫慄的向台左角退。

闖王向岩，獻回禮後，含笑趨前。

闖 (向花鼓女) 不要怕！你剛纔不是在唱『迎闖王』嗎？怎麼闖王回來了，你倒嚇得向後退了！

花鼓女仍舊顫慄不前。

闖 不要怕！李闖王不是那個崇禎皇帝，吃老百姓的肉，喝老百姓的血，不管老百姓死活！李闖王自己就是一個老百姓。做過小和尚，替人家放過羊，什麼樣的苦都會吃過。他懂得大家的苦楚，站近一些，不要怕！（註）

花 (顫慄地向前) 是，王爺！（跪了下去）

其夫也跟着跪了下去。

闖 (爽直地) 起來！在闖王面前，是用不着這一套的！我祇要大家能和我一同打仗，殺敵，趕掉那壓迫我們的崇禎皇帝，殺盡天下的污吏貪官，教大家能好好地過活。我不要你們對我講什麼禮節！

花 (萬福) 謝謝王爺——！

闖 你唱得很好。沒有想到我李闖王已經被你們編成歌子了。

---

(註) 夏振叔「借山隨筆」云：「幼爲僧，還俗，名黃來。嚮於姬氏牧羊。」

（神往地、自語地）『迎闖王，不納糧，闖王仁義震四方』——震四方！（轉向花鼓女）娘子！你唱得真是太好了！你年青！你美麗！你有好的嗓子！你有愛戴李闖王的熱情，你肯爲我李闖王效力！好——！你唱吧！唱吧！你去替我們打頭陣！唱到北京，唱到山海關外去——！（大聲）對！娘子！唱到山海關外去！

花（萬福）祇要王爺不嫌唱得不好，奴家願意效勞。不但奴家，就是天下的百姓，也都在渴望着王爺，不祇能替他們趕掉崇禎，也望王爺能打到關外，使韃子不敢再來搗亂中原。

闖（向李岩）這是我李闖王的責任！我一定做得到。一定要使韃子不敢再來擾亂中原。（顧岩）啊！李制將軍！你是很會做詩的，何不編他幾隻歌子，讓她們到各處演唱演唱？（註）

宋 剛纔她唱的這一套花鼓，有一部份就用的李制將軍的『勸賑歌』。我在關前聽到，特地引她前來，唱給李制將軍聽聽。我說他們也有一段因緣呢！哈哈哈哈哈——！

闖（大笑）哈哈哈哈哈！你說得真有趣。（看花鼓女）好吧！（向侍從）你引他們進去，多賞給他們一些羊羔美酒，再給一些銀子，讓他們好好地去唱！

侍（禮）是——！

花（萬福）那就謝謝王爺的厚賜了！（起）

---

（註）參照「甲申三百年祭」。

夫（攏跪）恭祝王爺萬歲萬歲萬萬歲！（起）

關（大笑）哈哈——！你在那兒學得這一套！人是活不到一百歲的，那裏有什麼萬歲，還萬萬歲。我真不歡喜這個調調兒！好！——！（指侍從）你們跟他去吧！

花鼓女及其夫，跟侍從自右下。

關（向李岩）李制將軍！你起草的那篇檄告天下的文章，我已經看過了。（取出檄文看）很好。『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罔上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立盡』。露佈崇禎皇帝的罪惡，很為得體。祇是還有一點——！（註）

岩 請王爺的示。

關（將檄文遞給李岩）你在檄文裏寫的，都是內政。崇禎朝

（註）此檄文「諛聞續筆」摘錄最多，其文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黃協瑱「鋤經書舍零墨」卷二作「蔽」）恆多。臣盡行私，比周（黃本作「罔上」）而公忠絕少。（此下黃本有「甚至」二字）賄通宮（黃作「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擅宗（黃作「入戚」）紳，閭閻（黃作「左」）之脂膏立盡（黃作「盡竭」）。公卿皆肉食執袴，而倚為腹心。宦官悉齧棘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歛重重，今有僭亡之恨。』（以上四十六字，為黃本所無。但黃本「脂膏盡竭」下，有「慘播縉紳之毒。昔也要與鋤忠。謬嘉子立之奸，今也衣布與襪。撫按助剝民之餉。海內椎心。勳臣羅謫誅之辜，賢良解體」數語。黃本不知何據也。至檄文作者，「諛聞續筆」謂出之牛金星手，「蕘卿賢筆」又說是周鍾所擬，究為誰作，不可考矣。）

外患，也應該寫進去纔好。幾十年來，我們中國，是沒有一年不遭受韃子進攻的。多少次打進了關，直逼到京師。錦州被他們搶去，也不止一回。朝廷擁有幾百萬的大兵，就沒有一回把他們打出去過。祇要敵人一到，隊伍馬上就撤，偶而打一打，也不過是裝個樣子，騙騙天下人的耳目。崇禎皇帝，和他的文武百官，那一回不是屈辱求和，喪師失地，丟盡我們老百姓的臉！（稍停）

是兵沒有力量和敵人對抗嗎？不是的！有力量！祇是他們的力量，全用在我們身上，他們連做夢也忘不了的『剿匪』！他們的大將楊鶴、陳奇瑜、孫傳庭、左良玉，十幾年來，那個沒有打過我們？最厲害的是洪承疇、祖大壽，從崇禎八年起，一直圍剿我們，直到崇禎十五年，他們投降了韃子，做了漢奸，纔罷了手。（稍停）

對了！十幾年來，所謂朝廷的大將，朝廷的令官，一面圍剿我們，一面投降敵人，做漢奸，做賣國賊，並不是洪承疇、祖大壽少數幾個人。計算起來，數目可真駭人。我們百姓，用着自己血汗，養活這些狗官、狗將，難道是爲着要他們出賣祖宗嗎？內而貪污，外而投降，在檄文裏，應該告訴大家，這就是我們的朝廷，全國百姓在水深火熱之中，寄以重大希望的朝廷！（註）

岩（禮）臣一定補寫進去。

關前炮聲、號角聲又起，大家注視着。

---

（註）參照「明紀」卷五十二至五十七。

宋（趨前）王爺！關前的戰事現在怎樣了？

闖 我們又衝進一個缺口，又給周遇吉打了出來。周遇吉部下，因為我們攻得很急，又勢在必下，很動搖。祇是寧武關這一戰，我們的傷亡，實在太大了。我想——！

岩（緊接地）王爺的意思——！

闖（考慮地）我想，即使寧武關能為我們所破，從這裏到北京，還要經過大同、陽和、宣府、居庸幾處險要的地方。這些地方，都有重兵扼守。要是各處都得這樣苦打，折將損兵，對我們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倒不如暫時回到陝西，更多準備一些力量，再相機進擊！（註）

戰鼓起，有炮聲。

闖王說完，回顧一看，急自右內下場。

四侍衛隨下。宋獻策隨下。

關前炮聲，再連續的響了起來。

大家看着闖王的下場。

岩（向李牟）牟弟！今天王爺的心思，似乎不大好！

牟 這一仗，打得也實在太苦了。哥哥！大同宣府一帶，有信來嗎？

岩（搖頭）沒有。大同總兵姜瓖，和宣府監視太監杜勳那

---

（註）「冷廬雜識」卷八引「明史」曰：「自成集衆議曰：自此達京師，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吾部下寧有子遺哉？不如還秦休息，闖後舉。而大同總兵姜瓖降表至，宣府總兵王承蔭表亦至，遂決策長驅。」



裏，我昨天又派人去。能說得好，肯歸順，寧武關傷亡就是重一點，倒也沒有什麼，要是談不好那我們這一回能不能進取北京，我也覺得很值得考慮。（頓）牟弟！你在關前一天一夜了，你看我們究竟有把握沒有？

牟 拿下寧武關是有望的，祇是周遇吉太倔強，夫婦兩個人又都會打仗，恐怕日子會要拖長。

岩 牛丞相和劉侯怎麼打算呢？

牟 宗敏還不是主張硬打？金星對打仗是一個外行，加上又不肯得罪宗敏——！

岩 （不盡感慨地微微搖頭）唉——！

牟 哥哥！你爲什麼這樣關心寧武關的戰事？

岩 我怕寧武一戰會破壞我們的大計。我記得顧院長去年在潼關的時候，曾向王爺獻議，說『關中山河百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以向京師。』現在，這大計，是快要完成了。祇是——萬一在這裏曠日持久，就難免會有別的阻礙。崇禎就會有從容時間，號召南方史可法一班人隊伍，北上勤王。南方雖有張獻忠在那裏牽制，但抽調幾十萬兵北來，依舊是辦得到的。（強調地）重鎮遼遠的吳三桂五十萬大兵，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也會調進關拱衛京師。要是這樣，我們即有百萬之師，想一時拿下北京，可就夠困難了。（註）

牟 （強調地）南方隊伍還在次，倒是吳三桂這一枝人馬，我

---

（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

們要好好地打算，倒真是一樁腹心之患呢。

戰鼓又激烈一陣。

第一探子匆匆上場。

牟（發現了他）你是從關上來嗎？哈哈——！

探（一）牛丞相和劉侯差我回來報告王爺，寧武關又給我們拉下一個大的缺口，現正調動大軍，以十攻一的拚命擠進去！（註）

牟（緊張地）敵人抵禦得怎麼樣？

探（一）還是很厲害，祇是不如以前了。（看）王爺呢——？

岩（指）到裏面去了。

第一探子急急從右下場。

牟 寧武關戰事，真是我們兵力的一個很大的試驗。

岩（感慨地）也好讓我們將領們知道，在敵人當中，個別頑強的，還不是沒有。我們雖有許多勝利，還是不能輕敵！我們一定要認識敵人的力量還是很大（重），要輕敵就會致敗！

---

（註）「明紀」卷五十六云：「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衝法，專取翎甌，得一磚，即躡營隊，後者必斬。取甌已，即穿穴穴城。初僅容一人，漸至百十，次第傳土以出。過三五步，留一土柱，繫以巨絙。穿畢，萬人曳絙，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又「明紀」卷五十七云：「傷其四饒將。李自成懼，欲退。其將曰：我衆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番進，蔑不勝矣。自成從之。前隊死，後復繼，官軍力盡，城遂陷。」

一陣激烈的戰鼓。

第二探子又匆匆上場。

岩（迎上）又是戰報來了嗎？

探（二）寧武關已經給我們打開了，周遇吉抵擋得很厲害，現在正在進行巷戰！

牟（高興地）寧武關城拿下了嗎？

探（二）現在還不能說，敵人一再的想把我們打出來呢！

岩 牛丞相和劉侯現在那裏？

探（二）還在關城外面。我回來的時候，他們正準備進城督師！

牟 關城是那一位將軍打開的？

探（二）是羅虎羅將軍打開的。

第二探子匆匆地自右內下。

遠遠的炮聲又響了起來。

李岩、顧君恩向關門處遠視。

一個侍衛，扶着受傷的羅將軍上。

牟（驚）羅將軍！你自己也帶了彩了。

岩（關懷地）傷勢不怎麼重吧！

羅（疲憊地）還好。周遇吉這廝，真夠厲害。我們攻進關城了。他還是步步為營的和我們拚！

說完，被扶到右前幕內去。

又是一陣激烈的戰鼓。

第三探子繼續上場。

探 (三) (自內叫了出來) 周遇吉已經被我們包圍了！周遇吉被我們包圍了！

李 (驚) 被我們包圍了！

探 (三) 是的，李宏將軍！劉侯親自帶了隊伍，進關城把他重重圍住了！他正在左衝右突想突圍。他的老婆劉氏，帶了一枝人馬趕來，正在想搶救呢！

岩 (指) 趕快去報告王爺！

探 (三) 是——！

第三探子自右內下。

又是幾聲大炮，夾着號角聲。

遠遠地起了火光。

李 (指) 火！城裏燒起來了！

岩 (高興的聲音有些發顫) 寧武關大概可以給我們攻克了！

又是一次勝利——！

激越的勝利的號角聲。

歡呼聲。突然高起的歡呼聲。

祝捷的鞭炮聲。

火光更大，有陣陣濃烟。

闖王在鞭炮聲中再上場。

宋獻策、侍從、兩侍衛後隨上場。

闖 (大笑) 哈哈——！(向着火光) 你們聽到勝利的號角嗎？強中自有強中手，周遇吉到底給我們打垮了！寧武關給我們拿下了！(更大聲) 寧武關給我們拿下了！(註)

李岩、宋獻策、李李同時的喊：

——這都有賴於王爺的宏福！

大家都很高興。

關 這不是我關王的洪福，是由於你們各位將領的龍虎鴻韜，英雄偉略，和全體同胞的戮力同心，奮勇殺敵！哈哈哈哈哈！

勝利的號角聲更近。

鞭炮聲也更近。

雜亂的馬蹄聲、馬鈴聲。

關 （向內指，高興地）他們勝利的回來了！

牛金星、劉宗敏、後隨同關王上場。

金星、宗敏同趨關王前：

——王爺——！

深深地一禮。

關 （高興地）你們二位辛苦了！

劉 （禮）直到現在，纔把寧武關攻克下來。有辱王令，真是罪該萬死！

牛 （禮）王爺！周遇吉也實在太頑強了。我們一路來，像他這樣善戰明朝將領，可以說，還沒有誰可以趕過他。

關 可是他沒有知道，遇着真正老百姓的隊伍，他們的善戰，同樣要成爲滅亡，衆怒是難犯的。

岩 牛丞相！周遇吉被我們捉到了沒有？

---

（註）「明季北略」卷二十云：「三月初一，寧武陷，攻半月始下。」

劉（大聲地）周遇吉，他在包圍圈裏，被我們用亂箭射死了！（配合一個大的表現性格的動作）

岩（有些失望地向後一退）啊——！

牟來搶救他的那個老婆呢？

劉（大聲）周遇吉的夫人劉氏，也在亂軍中戰死了！（配合一個表現性格的大動作。）（註）

宋（有些失望地向後一退）啊——！

牛（看宋和李岩一眼，冷笑地）他們夫婦太想做忠臣了，我們自不妨幫助他們，讓他們全忠全義！嚇嚇嚇嚇——！  
（奸笑，聳肩，極度表現性格）

在場的人，各種不同情緒的反映。

關所有繳獲的東西，處置了沒有？

牛軍火等等，還沒有很好的清算。沒收來的糧食，錢財，已經全部遵照王爺的旨諭，全部的分散給關城內外窮苦百姓了！他們在這一回戰爭裏面，確實幫了我們不少的忙。

關他們覺得高興嗎？

幕後喊：

——李闖王萬歲！李闖王萬歲！

大家注意聽。

一闖兵從關城來路上場。

兵（禮）報告王爺！寧武關老百姓，有好幾萬人，前來感謝王爺賜給他們糧食、錢財。還有好幾千人，願意為王爺效

（註）「明紀」卷五十七，及「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

命，前來投軍！

外面又在喊：

——李闖王萬歲！李闖王萬歲！

闖王感動地、默然地向聲音走去。

場上的人也都跟上幾步。

闖王走到進幕處立定。

裏面更狂熱的不斷喊：

——李闖王萬歲！李闖王萬歲！萬萬歲！

歌聲、歡呼聲雜成一片。

李闖王被感動的轉過身，向回走——

■（邊走邊自語，感情有高度的激動）李闖王萬歲！李闖王萬歲！一路來，百姓們都是這樣的擁戴我，真是太叫人感動了！（向大家）你們看！你們看！居然擁來這麼多人！——男女老幼，人山人海！——連數也數不清！（激越地）真叫我李闖王要感動得流下眼淚來了！

外面有更繁複的吼聲：

——李闖王萬歲！李闖王萬歲！

闖王再度地被感動的回顧。

■（顧牛）牛丞相！就煩你去替我謝謝他們吧。我是個老粗，不會說話。你可以轉達我對他們的衷心感謝。我李闖王非凡高興的歡迎他們參加。李闖王的隊伍本來就是老百姓的隊伍——！

牛（聽）拜令——！（下）

那個通報的兵隨下。

顧君恩急急自左外口上場。

顧（禮）王爺！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蔭，居庸關總兵唐通，各派使者，前來迎降。（呈迎降書三紙）這是他們的迎降書。（註一）

所有場上的人，大大地騷動一下。

關（將降表放在棹上）各位文武將領！拿武關已經攻打下來。大同、宣府、居庸降表也到了。此去北京，一路上是沒有什麼阻礙的力量了！（大聲）孤王的意思，不如趁此前進，直搗燕京！各位以爲何如？

牟（禮）王爺之見甚是！

劉（禮）我劉宗敏願效前驅！

岩（禮）從此直搗北京，自是我們夙願，但望王爺在開拔之前，能頒發一道手諭，嚴肅我們的軍紀。告誡各級將領，以及同胞兄弟，進入北京的時候，要奉公守法，廉潔無私。對於百姓，更要秋毫無犯。違令者一律嚴辦！

顧（禮）對於那些降官降將，也應該分等處理。公忠的，我們應該善待他。廉潔的，應該任用他。貪污的，爲百姓痛恨的，我們不要放過他。（強調地）不要一味依恃戰功，要更多使用政事的力量，讓敵人自己瓦解。（註二）

關（點頭）你們說得對！（向顧）文諭院可以負責辦理！

顧（禮）是，王爺！

---

（註一）「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

（註二）參照「甲申三百年祭」。



關王翻身走上將台。

牛金星從關城來路上。

將領分成左右兩行侍立。

戰鼓起，但聲音不重。

關（向衆）各位將領聽令！（取第一枝令箭）李宏將軍——！

宏（前進）在——！

關（繼續地）協同羅虎將軍，率領三十萬大兵，取道邊外、柳溝，直取北京！（授令）

宏（接令）拜令——！（向左外下）

關（取第二枝令箭）制將軍李岩——！

岩（前進）在——！

關（繼續地）配合李過將軍，率領三十萬大兵，取道真定，直取北京！（授令）

岩（接令）拜令——！（自左外下）

關（取第三枝令箭）劉侯宗敏——！

劉（前進）末將在——！

關（繼續地）率領四十萬大兵，取道宣府、大同、居庸關，直撲北京！（授令）

劉（接令）拜令——！（自左外下）

李宏、李岩、劉宗敏下場時，皆有一陣短促的馬蹄聲與馬鈴聲。

關（右顧）牛丞相——！

牛（前進）有——！

關（左顧）宋將軍——！

宋（前進）有——！

闖（向顧）顧院長——！

顧（前進）有——！

闖（繼續地）並其餘一應人等，隨孤王押隊前進！（註）

在場的人同聲，

——拜令——

並一律行禮如儀。

戰鼓聲高揚起來。

號角聲、禮炮聲並起。

闖王開始離座。

幕——緩緩下落。

（第一幕完）

---

（註）「談聞續筆」卷一云：「賊分三路入犯，一由真定，知府與中軍應之，縛殺徐撫。一由宣、大走居庸，叛降內監迎降，縛殺朱撫。一由柳外、柳溝，自陵後直抵昌平。」

## 第 二 幕

時間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地點 北京皇宮偏殿。

人物 長平公主

崇禎皇帝

王承恩

李闖王

牛金星

宋獻策

羅 虎

費貞娥

吳老海

李 岩

劉宗敏

李 牟

閩侍從

蔣長貴

宮 女（四人）

太 監（二人）

閩 兵（八人）

佈景 崇禎皇宮的偏殿。左右兩面台口，爲對開宮門——左面的是外入口。右壁前，斜放一張御棹，後御椅一座，棹左頭偏外有一矮畫軸缸。棹上有文房四寶，零碎小古董及酒一壺，酒杯一隻。畫缸內有畫數軸。棹右距離三五尺，左右兩面爲黃幔，幔聯朱柱，兩柱間爲石階，約三、四級，此爲內入門，寬約五、六尺。兩朱柱頂有橫幔。階上兩面爲左右過道，距階約五尺深處，爲一大龍屏，華麗奪目。左黃幔左角，有一高架，上陳一人物古玩——用宮燭亦可。台頂懸有紅宮燈兩盞。爲「尾聲」關係，御棹，畫缸地位，應在腰幕後——腰幕應爲藍色，以代「尾聲」之天幕。

幕啟時，揚面敲着激越的戰鼓。

宮女（一）急匆匆自內左過道跑出，直趨右台口門，進入。

當她到達御棹外面地位時，太監（一）急匆匆自左外門入，向內入門急走。

太監（一）到達石級，又一宮女（二），拿着一個衣包，從右過道向外跑，兩人幾乎相撞。宮女（二）跑至左外門，進入。太監（一）看她一眼，也急匆匆地向右過道進入。

戰鼓加緊一陣。

宮女（三）自右外門入，兩手各挾一個大包，急匆匆向左面去。至台中部，一包落地。又急拾起，向右門跑去，進入。

戰鼓又加緊一陣，時間較長。

幕後有太子的聲音：

——父王！你不能這樣！

聲淒哀。接着就是一聲尖利的婦女被殺時的慘叫。

太監（一）又從右過道急匆匆跑出，嘴裏慘叫着：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跑到左外門，想想，又向右外門跑，叫着：

——聖上殺人了！聖上殺人了！

一直跑進右外門內去。

戰鼓敲到最高的緊張限度。

長平公主——她十六歲，服飾很樸素——慘然的從後面左過道跑了出來。她一面回顧，一面悽慘的叫：

——父王呀！父王呀！

一直跑到右面台口。

崇禎——罪髮（一稱「冲天冠」），仗劍，臉上塗油——，從裏面左過道跟着跑出來。他立在石級上面，慘然的高舉着劍。

長平公主，熱淚滿面，兩手上舉，顫慄地回跑幾步，向着崇禎跪下。

長（慘然地）父王！你竟饒不過孩兒嗎？

崇（慘然地放下了劍）孩兒！不是父王饒不過你，祇怪你生在帝王之家啊——！（搖頭）

長（慘然地）孩兒沒有犯什麼罪過！

崇（慘然地）生在帝王之家（舉起劍），就是你的罪過了！

（趕向公主）（註一）

長（急起跑）父王呀——！

崇（跑至公主原地位，慘然地又搖着頭，放下劍）孩兒！你不要叫父王太難受了！朕是不忍心讓你被那闖賊糟蹋，纔下此狠心！朕何嘗忍囉！（泣，以巾拭淚）

長（進一兩步，慘然地）父王啦——！母后已經領了聖旨，自盡而死——！（註二）

---

（註一）按「明外史」公主列傳：「長平公主，莊烈帝六女，五皆早世。長平公主，下嫁周顯。方都城之未破也，帝已選尙主。未及行，城陷。帝入壽寧宮，主牽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擊之以刃，斷左臂，又劍斫昭仁公主於昭仁殿，時長平公主年十歲矣。越五日復生。」陸次雲傳：有「未死，手慄而止」語，謂公主係十六歲。「明季北略」卷二十則云：「主以手格，斷左臂，闕絕於地。」「明紀」所載，與「明外史」同。「菴卿贅筆」又說是十一歲：「長平公主，名徽妮，周皇后出也。甲申歲，年甫十一，妙選良家，議降太僕卿子都尉周君世顯，將築平陽以館之。無何，寇至。公主時在側，御劍親揮，傷頰斷腕，賊以貴主，授屍國戚，越五日復甦。」所述與他本亦有差異。茲並存之。

（註二）「明紀」卷五十七云：「帝越后自殺，后入室，闔戶。宮人出奏皇后領旨。是夕，后崩。」按「明外史」后妃傳云：「莊烈帝愍皇后，蘇州人。城破，帝泣語后曰：大事去矣。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乃撫太子二王慟哭，

崇（慘然地緊接）在國破家亡的時候，她是應該死義的，朕不叫她自盡——，唉——！朕又有什麼辦法啊——！

長（緊接地）妃嬪也給父王殺死了好幾個人——！（註）

崇（慘然地）朕不殺死她們，闖賊進宮，也不肯放過啊——！

長（哭泣地）父王！闖賊爲什麼一定要殺害我們呢？

崇（歎息地）朝代易主，代代皆然，何獨闖賊一個？

長（哭泣地）朝代易主，代代皆然。（大聲）父王！我們先祖洪武皇上開國的時候，也是這樣嗎——？

崇（感到她失言，大驚）——哎呀！孩子——！

長（緊接地）父王啦——！

崇（慘然地）你怎麼說起這樣的話來了？

戰鼓又急度的緊張。

崇禎仗劍，繞場追殺長平公主。

公主邊跳邊叫：

——父王啦！父王啦！

最後定了下來，鼓聲也壓平下去。

長（慘泣地）父王！你真要孩兒死孝，孩兒還有什麼說得？不過，兩個弟弟——永、定二王，陛下要好好地安置他們

---

遣之出宮。帝令后自裁，后入宮，宮人出奏帝云，皇后領旨，后遂先帝縊死。」

（註）「明紀」卷五十七云：「帝命袁貴妃自縊，繫絕，久之蘇，帝拔劍斫其背。又斫所御嬪妃數人。又斫昭仁公主於昭仁殿。」

纔好呀——！（哭）

崇（感歎地）孩兒不提起永、定二王，則還罷了，提起了他們，倒不由得朕是更加難受了啊！

長（顫泣地）父王！難道永、定二王——！

崇（慘然地）朕已經把他們送到田、周二相府裏，但田、周二相——，唉！誰知道他們能不能逃過這個劫難啊！

（註一）

長（淒然地）父王！皇朝有這麼多的大兵，爲什麼闖賊還弄得這樣猖獗啊！

崇（淒切地）這是爲父德薄，有負先祖列宗啊！荒旱相繼，貪污滿朝，國庫又那麼空虛，叫朕有什麼辦法呢？

長（淒切地）國庫雖然空虛，（大聲）武英殿地下，藏的不盡是大塊金子嗎？（註二）

崇（又大驚）哎呀——！（舉劍）孩兒呀——！（追）

長（跑場）父王哪——！

---

（註一）「明紀」卷五十七云：「送太子二王於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宏遇第。」按「古今圖書集成」官常典卷二十二「宗藩部」引「明外史」云：「定王慈烜，莊烈帝第三子，十四年六月册封」，年十七歲。「永王慈炤，莊烈帝第四子，母田貴妃，崇禎十五年三月册封」，年齡不詳。

（註二）「談聞續筆」卷三云：「闖賊破京，庫藏匱竭。止於周皇宮中，得元寶七百錠而已。聞後重修武英殿，於地基下得方磚數萬，色如漆，重不能舉。察之，皆精金也。」



戰鼓聲緊張激烈。

崇禎與長平公主跑場。

長平公主，止於左外門附近。

崇禎趕上公主，奮然一劍。

公主慘叫：「哎喲——！」昏然倒地。

戰鼓戛然而止。

崇（揮淚看公主）孩兒！孩兒呀——！（慘然地搖頭，走向台中）

王承恩——御馬監太監——，自左外上場，急趨崇禎。

（附記：以上父女一場，崇禎完全沉浸在倫理的悲慘心境裏，所顯示的性格是純淒惻的。以下與王承恩一場，自承恩上場警覺他起，性格轉強，但仍在悲感的狀態中。）

王（慘然地）陛下！彰義門破了以後，闖賊圍攻內城，內城也快不能守了呀！

崇（警覺地）承恩！爲什麼闖賊到了京師，我們還不知道，如在夢裏？

王陛下！祇因闖賊聽了李岩之言，派了許多黨羽，帶了很多錢財，來到京師——！

崇（驚異地）噢——！

王我們文武官員，被闖賊收買的，不知有多少多少。就連那兵部——！

崇（驚訝地）就連朕那兵部，也給他們打進來了嗎？

王兵部派出去的探子，在京沒有動身，闖賊已經知道。去一個，捉一個。去兩個，捉一雙。兵臨城下，我們還如在鼓

裏！（註）

崇（氣憤地）就是這樣，京城也不該破得這快啊！

王 祇有怪那些開門迎降的皇家將領了。

崇（長歎地）啊——！承恩！朕的那些百姓呢？

王 說到陛下的百姓，那更是十人之中，倒有九人，是心嚮闖賊，願意闖賊來的。

崇（大驚）朕的百姓，十人之中，居然有九人心嚮闖賊——！

王（感慨地）在水深火熱之中，你叫他們怎不埋怨陛下呢！

崇（思索）這樣——（慘然有悟），那就難怪了呀！

一陣激越的戰鼓。

王（聽，激動地）陛下！戰鼓更近了！

崇（四顧）承恩！我們皇朝，難道就此完事了嗎？

王（激動地）陛——下——！

---

（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云：「始李自成欲知京師虛實，往往遣其徒聲重賞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祿吏，探刺機密。朝廷有謀議，千里立馳報。及是，昌平已陷，兵部發騎偵探，輒被勾去，無一還者。賊游騎至平則門，都人猶未知也。」所謂游騎，「談聞續筆」卷一云：「賊每以零騎三五，環城而馳，以警我。城上見之，即發炮，炮未發，烟必先出，賊則下馬伏溝壑，或墟墓間避之。聲止復起，揚鞭擲槍。我軍隨其術中，無如何也。」又「明季北略」卷二十「元宵賊入城」云：「大者買將，小者買兵，各守城上，部內貪其厚賄，竟不核也。」

長平公主，至此復甦，以手着地，掙扎起。

長（慘然地）父王呀——！

崇（大驚）哎——呀——！

王（走過去）公主——！

崇（驚顛戰地）孩兒！你——！（以手指她，顛，回到前一場情緒）

王承恩檢視她的痛處。

長（慘然地）父王！（以手摸痛處）痛啊——！（又復倒下）

又是一陣激烈戰鼓。

王（慘然地）陛下！你再不能遲挨了呀——！

崇（哀滾緩慢地）孩兒！你沒有死嗎？

長（哀泣地）願父王再賜孩兒一劍，讓孩兒隨母后地下罷！

崇（慘泣地）孩兒呀——！

崇禎說罷舉劍，跑過去，預備砍。

公主又慘叫：

——父王呀——！

崇禎手一軟，頹然地放了下來。

王承恩在一旁搖首流淚。

戰鼓又激烈的起來。

崇（長歎地）唉——！朕殺不下手了啊！（扔劍於地）

（附記：因闖兵與闖小將即將進來，崇禎扔劍處，應以不易為他們匆匆走過時即能發現為標準——最好是在長平公主與左佈景板之間。）

長（顫抖地）父——王——！

內監（二）自左外惶急地跑了進來。

董（二）（禮）陛下！內城又被闖賊攻破了，請趕快離宮罷！

崇（驚，轉強，揮袖）去吧——！

太監（二）下場。

崇（思索地）內城又已被闖賊攻破，朕——！

戰鼓突然激越起來。

王（急切地）陛下不能再遲疑了！

崇（慘笑，變態地）好！去罷！離宮去罷！城破了！國亡了！朕是一國之主，這是朕死國的時候了！（註）

王（催促地）陛下！事急了！

崇（變態地，果決地）事急了，去吧！

戰鼓聲激烈起。

王承恩自右過道進入。

崇禎急入，到達平台上，長平公主哀喊。

長（撐起半身）父——王哪——！

崇（緩緩地轉身，伸出一隻手，顫抖地）孩——兒——！

長（緊接地）父——王——！

崇（淚然地）爲父的不能顧到你了啊——！

戰鼓聲，叫噪的人聲。

---

（註）「明紀」卷五十七云：「帝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

崇（聽罷，決然地短促）唉——！（轉身急走）

崇禎急向右過道下場。

長平公主看崇禎去後，大叫：

——父王啦——！

大哭，昏倒在地。

戰鼓聲復起。

愈來愈近的嘈雜人聲。

宮女（二）——已經失却了她的衣包——從左外門跑了進來。

面色慘白，高叫着：

——闖賊進了宮了！

——闖賊進宮來了！

一路叫跑了進去。

接着，宮女（一）——兩個包已經失却了一個——，亦自左進  
向右跑，帶哭帶喊：

——天啦！我的天啦！

但跑錯到御棹的裏角，又折回到外角。

就在這時，左外有

——闖賊來了！

的叫喊。

她一嚇，連僅餘的一個包裹，也嚇得丟了下來，哭叫着跑到右  
外門口，進入裏面去。

那叫「闖賊來了」的，是太監（二）。他一路叫喊，剛跑到舞  
台中心，宮女（四）大哭的自內向外跑。

太監（二）看見她，忙叫着：

——你往那裏跑？闖賊已經進了宮了！

宮女（四）帶抖的說：

——那怎麼辦呢？

太監（二）想了一想：

——我們到後苑門，看看能不能逃出去！

說完急入右過道內。那宮女也哭哭喊喊地跟了進去。

當他們已沒入後台時——

長（慘然地長叫）天啦！闖賊真進了宮嗎？（哭）

一陣急遽的戰鼓，公主又復倒了下去。

四個闖兵衝了進來，分跑到裏面和右面去。

向右去的一個，發現宮女落下的包，「噢——！」了一聲，回頭看看，順便的拿起，帶了進去。

接着一個闖小將上，四面看看，發現了長平公主。他注視，跑過去踢一脚，看看沒有動靜，即跑到後面右過道裏去。闖王四侍衛急上，兩個直趨右門前，兩個左門前。

宋獻策、牛金星、闖王急上。隨從上。

闖王一走出台，足爲長平公主所絆，跌踣，面視，發現了長平公主。（註）

---

（註）『明季北略』卷二十「二十戊申李自成入宮」條云：「午刻，李自成氈笠縹衣，乘馬馭馬，擁精騎百餘，由得勝門入，轉大明門，遂進紫金城。僞軍師宋獻策，僞內閣牛金星及宋企郊等五騎從之。僞封劉宗敏、李牟、副將李化龍、李岩等分將各兵。『金陵對泣錄』云：「李自成射承天門題榜。矢中天上。馳入宮。午刻，

闖 (有些驚異的立定，向隨從)這是什麼人？

隨從看長平公主，走過去。

闖王隨步轉入台中。

隨從在長平公主身畔發現血劍。

隨 (看過劍獻闖)還有一把血劍呢！

闖王接過劍看，金星、獻策也湊上去看。

牛 (指給闖看)這上面有雙龍寶珠，好像不是一般人使用的。

(進一步)而這個女人——！

隨 (又發現了)還沒有死呢！(作勢)好像祇有膀臂上中了一劍！

闖 噢——！(進前兩步，看)你是什麼人？

長 (掙扎，看闖，淒弱地)我是一個宮女！

闖 你怎麼受了傷的？

牛 (奸)我看你的打扮，可不像宮女。

兩個闖兵，押了太監(二)、宮女(四)、從右過道內出，向左門去。牛金星敏感的覺得可以解決問題，忙呼住。

牛 (指)站住——！

他們停下了脚步。

牛 (兇狠的指宮女)你知道她是誰？

宮女(四)趨前看，顫慄，不敢說話。

牛 (更兇狠地)說——！

宮 (四)(顫慄地)她——她——！

---

偽市王城，購車駕。」

隨（助勢地）她是什麼人？

宮（四）（顫慄地）她是長——！（又不說了）

隨（再叱）長什麼——？

宮（四）（鼓着最大勇氣）長平公主！（哭）

牛（擺手）好——！——帶他們下去！

闖兵押太監（二），宮女（四）下場。

牛（冷笑）現在不是什麼宮女了吧！

長（無力地）既知道我是長平公主，你們就殺掉我吧！

闖（很意外地）啊——！原來你就是長平公主。你怎麼傷得這樣？

長（哀泣地）祇因父王不願我受闖賊之辱，想親手將我殺死，他砍下一劍，却再也殺不下去了。

隨（更兇惡地）不要在這裏亂罵！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麼人？

闖（阻隨從）不要嚇她！（向公主）公主！我看你的傷勢很重，你不要太激動了！你放心！你罵的那個『闖賊』，他是沒有你父王這樣忍心的！他不會殺害任何一個無罪的人，那怕就是你們皇親國戚。你不要怕！他會好好看顧你的！（向左右）左右——！

兩侍衛應了一聲：「有——！」上前一步。

闖把公主扶回宮去，讓她好好地養傷。派幾個宮女服侍她。應費用，隨時向庫裏支取。（註一）

左門口兩侍衛同聲應：「是——！」把長平公主扶了進去，自右外門進入。



先前那個闖小將，自內出，趨闖王前。

將（禮）稟告王爺！宮內各處都找過了，沒有找到崇禎皇帝——！（註二）

闖（堅決地）再細細地替我搜查！

將（禮）是——！（又回到右過道裏面去）

闖王看他向內去後，走向御棹，放下劍，在宮內四顧。

（附記：以下李闖王、牛金星、宋獻策幾大段戲，排演時，無論李闖王有無對話，應保持李闖王處於主要地位——以他的地點為重點而轉移。）

闖（有些高興，向金星）牛丞相！這就是武英殿，崇禎皇帝

---

（註一）「明紀」卷五十七云：「長平公主絕而後甦，昇至，自成令劉宗敏療治。」「甲申三百年祭」云：「當他入宮時，看見長平公主被崇禎砍得半死，悶倒在地，還會歎息說道：「上大忍，令扶還宮廷調養。」（甲申傳信錄）」「明季北略」卷二十「田源獻太子」條云：「自成云：汝家何以失天下？曰：以誤用賊臣。自成笑曰：汝亦明白。太子曰：何不速殺我？自成曰：汝無罪，我豈妄殺？」今並用之。至「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月十九帝崩煤山」條云：「尙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平公主斷臂仆地，與宮人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何敢偷生？何新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辱，且至國丈府中避之，乃負之出。」以旁證不多，似不可靠。

（註二）「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云：「自成登皇極殿，令大索帝后。」

的金龍殿嗎？

牛（笑，搖頭）不是，王爺。這祇是一個偏殿，一個小的宮殿！

關（笑）噢——！這還祇是一個偏殿，一個小的宮殿，（看）竟然有這樣的輝煌！那麼武英殿——！

牛（微笑地）當然是更輝煌，更漂亮了！一切都是金鑲玉砌，莊嚴宏大得多咧！

關（得意地）噢——！（看，陶醉地）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李自成會有這麼一天，走進這樣的宮殿！真是天上宮闕，人間仙境！

牛 宋軍師剛來軍中，不是替王爺占了一卦，說『十八子，主神器』，今天王爺進了神京，是該主神器的時候了。

關（想）主——神——器——！（轉快）那麼你是說，我李自成今天就該做皇帝，君臨天下了！

牛（笑）當然囉！王爺打了十幾年的仗，吃了十幾年的苦，出死入生，不下百次，爲的什麼呢？不就是爲的做皇帝嗎？

關（笑）哈哈哈哈哈——！（發現宋獻策呆立一旁，若有所感）啊！宋軍師你怎麼不說話呀！你在想什麼？

宋（很隨便地）我在想着崇禎——！

關 想這個倒霉的傢伙幹什麼？你還怕他這一回能逃出我們掌心嗎？

宋 不是的。我在想着他這樣的下場。

關 你還想替他打上一卦不成嗎？

宋 不用打卦。這是他們明朝君王，自作自受！

闖 （點頭）對的，他們太不管百姓們的死活了。

宋 （憂鬱地）所以，歷代帝王，祇要失掉了民心，沒有不遭慘敗——破國亡家的。

牛 （不高興地）宋軍師今天怎麼啦！

宋 （敏感地）不過偶而想想罷了。（有意的拉開）哦，牛丞相，我們已經打下了北京，王爺登極的典儀，你也該準備準備了。

先前那個拾衣包的兵，自右外門裏面出。先是一個肩上的兩個大包袱，從門裏伸了出來，接着是背心，接着是全身，轉過來，手裏也是一個大包。

闖王早已看見了，默然地望着。

那兵士轉身以後，發現了闖王，惶急地將三個包丟到地上，恭立，顫抖，不知怎麼好。

闖 （嚴厲地）你這是幹什麼的？

兵 （顫抖地）我……我……！

闖 （盛怒地）你在趁火打劫！你知道我們軍紀，馬跑到人家田裏的，都要拿去砍頭。（大聲）你胆敢這樣——！（註）

---

（註）「明紀」卷五十七，敘李闖王軍紀云：「自成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處室，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輿悉用單布幕。軍止，卽出校騎射，日站隊。夜四鼓，辱食以聽令。」「明史」本傳有「馬入田苗者斬」。「甲申傳信錄」云：「犯淫劫者立時梟磔，或割掌，或割勢。」

宋 你是那位將軍營裏的？

兵 （顫抖地）我是劉——！

闖 劉侯宗敏營裏的是不是？

兵 （顫抖地）是——！

闖 （大聲）你說，我們的軍紀，搶劫該犯什麼罪？

兵士不敢說，惶恐顫抖。

闖 （右顧）左右——！

右面的兩侍衛，應了一聲「有——！」上兩步。

闖 （大聲）拖出去殺掉，爲搶劫者戒！

兩侍衛同時應：「是——！」一個跑到那兵士身後從身上取出一根繩子將他綑綁，並奪去他手中的刀交給另一侍衛。那侍衛隨手將兩包裹扔進房內，然後共同把那兵士向左推，一直推出去。

闖王煩惱的走到右外門，向內看。大家靜場。

稍間，闖王走到御棹旁邊，看到棹左的畫軸缸子，看看，心境已經和平的多，但仍有些不快。

闖 （指着畫軸缸）牛丞相！這是什麼呀！

牛 （搶接）這是放字畫的缸子。這個殿，大概是崇禎皇帝閒暇無事，飲酒賦詩，寫字畫畫的地方。（指御棹）王爺看，這兒不還有酒嗎？（拿起酒壺看：又復放下）王爺！這也是做皇帝，應該學得的一套本事呀！做臣子的，能夠得到皇上的御筆，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呀！（笑）王爺在軍中，已經學會了做詩，以後還得抽閒學學畫呢！（註）

---

（註）李闖王不刻詩，章太炎曾掲載「華國」雜誌。

闖 (不以爲然地邊說邊坐上御棹)什麼詩，什麼畫，我就不愛這一套！我李闖王是憑一根鋼鞭打天下的，是馬上天子。就是做皇帝，我還得弄我的鋼鞭。誰高興搞什麼詩，什麼畫！（走）啊，宋軍師，你一路來看見嗎？怎麼皇宮裏有這麼多的女人呀！（註）

宋 本來是呀！皇帝後宮，是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再加那些皇親、宮女，自然就多啦！『三千粉黛』，指的不就是宮中嗎？

牛 王爺登極以後，也得這樣呀！將來還要派人到天下各地方去選妃子呢。

闖 (笑)這可不成。我李闖王，生來就是怕女人的！討一個老婆，已經是沒有辦法了。我以前很奇怪，爲什麼宮裏的那些太監——，男人，都是割掉卵子，像我們鄉下關雞關羊一樣，原來是宮裏女人太多，男人太少。（堅決地）我李闖王做皇帝，就不要這些傢伙！

宋 那這些人怎麼辦呢？

闖 放他們回去，種田，做生意，再不許他們幹這些買賣。

羅將軍及其侍衛——蔣長貴，自左匆匆上場，向內走。當他們快走到石級時，闖王喊住他們。

闖 羅將軍——！

羅 (不安地)啊，王爺——！

---

(註)李闖王用鋼鞭，是一種民間傳說。「馬上天子」，係宋獻策所云，見『明季北略』卷十七。

闖 爲什麼這樣急匆匆？

羅 （找到一個理由）末將特來替王爺送一個喜信。

闖 （不解地）喜信——！

羅 有兩個太監，帶來兩個孩子——！

闖 既是太監，那是割掉卵子的，怎麼還會養孩子？

羅 不是太監養的孩子，是永王和定王。

牛 （驚）什麼？永王和定王！

闖 （亦驚）永王！定王！不是崇禎的兩個太子嗎？

宋 永王、定王，正是崇禎皇帝的兩個太子。

羅 這兩個太監說，我們破城的時候，崇禎把太子送到田、周二相府裏，兩家不肯收容，後來就留在他們家。現在不敢隱瞞，帶來宮裏，想獻給王爺，剛剛遇到末將。（註）

牛 （高興地）那好極了！

闖 他們現在那裏？

羅 暫時還留在末將營裏。

闖 （有感地）國破家亡，這班孩子們也夠淒慘了，你們不要難爲他們。

羅 孩子雖小，可是很頑強。

闖 聽他們去！對孩子們，是祇有原諒的。他們沒有罪。把他

---

（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云：「太子投奎家，不得入，送侍奄外舍，復爲奄獻於自成。尋自成封之。」又「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月十九帝崩煤山」條云：「比曉，太子什宮人走叩周奎府門。奎臥未起，門役不肯傳報。乃走匿內宮外舍。」

們留在這裏——。

闖小將又匆匆左過道裏面跑出。

將（禮）王爺！宮裏又搜查了一遍，還是沒有找到崇禎皇帝。後院的門大開着，不知是不是從那裏逃出去了。

闖（怒）我們佈置得這麼嚴密，還能給他逃掉，我決不相信！我決不放過他！（堅決地）我親自去查！

將（禮）是——！

闖王急走入左過道內。

牛金星、宋獻策、侍從、闖小將，隨下。

場上僅餘羅虎及蔣長貴。

戰鼓起，但不很激烈。

羅虎跟到石級上看他們下。

他驚異皇宮的瑰麗，驚歎，摩撫。

在兩朱柱間來往搖擺的走動。

他在無意中發現了御棹上的酒。

從石級上跑到御棹邊，揭酒壺蓋嗅着。

羅（得意地）好極了！好極了！我一進來就聞到香味！怕不比咱們山西的汾酒更夠勁兒！（拿杯，倒，一飲而盡，回味）真不錯！再來一杯！（又一飲而盡，把瓶杯放到御棹上去。向侍從）——！蔣長貴呀！你看這北京，這宮殿，多夠有趣呀！什麼地方都叫人眼睛發花！怪不得我們王爺要做皇帝呢。

將（陶醉地）誰說不是呢？單看那些宮女，就是花花綠綠，像畫裏畫的一樣。不要說討她一個回家，就是看看，也儘

夠受的啦！

羅（再拿起酒瓶直灌）要搶他媽的一個老婆，纔有趣呢！  
噠——！

一飲而盡。

蔣（驚訝地）搶一個做老婆，那王爺還要砍我們的頭呢。

羅（再飲）你真是一個傻小子！有我們劉侯，還怕什麼呀！  
祇要劉侯不說話，王爺還不馬馬虎虎嗎？你要明白，現在的王爺不是以前啦！以前他還沒有得到天下，做得皇帝，不能不那樣做，說什麼你們要奸淫婦女，就一定殺掉你們的頭！——現在，王爺做了皇帝啦！崇禎皇帝倒了台啦！我們大家吃盡苦，替他拚命，難道王爺心裏會不明白嗎？還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我們快活快活嗎？蔣長貴呀——！我們現在都是『功臣』，都是『開國元勳』啦，弄個把女人玩玩，找點錢花花，這還不是應該的嗎？（取酒）還不是應該的嗎？（再痛飲）

（又走了過來）還有，蔣長貴呀，我們王爺，從在西安就了王位，做了奉天倡義大元帥——做了奉天倡義大元帥以後，他就更不相信李制將軍啦！王爺對他，是不像崇禎十三年那樣言聽計從了呀！王爺相信了牛丞相的話，說李制將軍在老百姓們之間，威望太重，對王爺是很危險的。所以王爺祇給他個三等官兒——制將軍，蔣長貴呀，在王爺面前，現在祇有我們劉侯和牛丞相兩個人，纔真是吃香的呢！他們——牛丞相和我們劉侯——，（又倒酒）你看進城以後，還不是嗎？還不是嗎？（又一飲而



盡)(註)

在羅虎快說完時，費宮人——貞娥——自右過道內出，向門外直跑，想逃出門。她沒有注意到右邊的人。當她快到門時——

蔣 (叫住)什麼人？(搶上一步)

費貞娥被嚇得站下來。

羅 (矇矓着醉眼，睜了幾睜)是你——！(走前，打量她)好漂亮的臉蛋兒！(用手擦她)嬉嬉嬉嬉！

費 (盛怒的打掉他的手)放莊重一點！

羅 (笑)蔣長貴呀——！你聽見嗎？叫我放莊重一點呢！(再打量她)在你這樣美人兒面前，叫我怎麼莊重得來呢！嬉嬉嬉嬉——！(向她肩上搭)

費 (跑了過去)你是什麼人？

羅 (醉意甚濃)我嗎——？我嗎——？(向前逼)

蔣 (翹大拇指)李闖王的部下大將！功臣！開國元勳！了不起的羅虎大將軍！

費 (冷笑)人家說你們軍紀怎麼好，怎麼好，原來是這樣的

---

(註)據「明紀」卷五十七，及「甲申三百年祭」。按自成軍制，據「明季北略」卷十九「李自成禮號設官」條，為「自稱倡義大元帥為一品，權將軍二品，制將軍三品，果毅四品，威武五品，皆將軍。七品掌旅，八品部總，九品哨總」。服制，同書卷二十三「自成改服印契」條云：「一品，冠上插雞尾一，公服用旗盤方領，褲子服色，文武一樣，改換印章。三品以上為符。四品以下為契。」

土匪！（末尾兩個字特重）

蔣（怒）你別罵人——！（向她面前衝）

羅（把他阻回去）蔣長貴呀——！（把他推回去）

蔣（在被推時說）你是什麼人？

費（冷然地）我？——一個小宮女！

羅（醉意甚濃）好極了！小宮女！我就愛上了你這個小宮女！美人兒，你叫什麼呀！

費（讓開）我姓費，我叫費貞娥！

羅（踉蹌地）費貞娥！多麼好聽！——費貞娥呀！你看我多威武呀！將軍！功臣！開國元勳！這還不夠你愛嗎？——不夠你愛嗎？

費（背過臉）噫——！

蔣 你別太不識抬舉了！

羅（撲前）費貞娥呀！你來呀！……來呀！……（註）

羅虎拖費貞娥，貞娥掙扎，不得脫。

羅虎想抱她，掙扎得更厲害，搥，打。

蔣跑過去幫忙，想拉住她的手。

就在這時，外面衝進了吳老海。

海（不高興地急急趨前，拉開蔣長貴）你們在幹什麼呀！  
（一甩多遠）

羅（鬆開費貞娥）關你什麼事？你是那兒的？

海（怒）不管那兒的，你們不應該這樣！

（註）費貞娥事，詳見陸次雲「費貞娥傳」。

羅 (指自己) 你知道我是誰？

海 (正義地) 我們做小兵的，王爺都不許搶劫奸淫，你做將軍的——！

羅 (怒) 你管不了我！

海 (也怒) 你犯了王爺的軍規，誰都可以管！

羅 (拔刀出鞘) 你再說——！

吳老海氣得說不出話，站着。

羅 (顧蔣) 蔣長貴！把她帶回營去！

蔣 (禮) 是——！(拖貞娥下場)

貞娥掙扎而後被拖了出去。

羅虎怒視吳老海，憤憤地隨下。

海 (吐一口長氣) 他媽的！進了北京城，就什麼都變了！東西也搶起來了！女人也奸淫起來了！軍規也不管了——！老百姓拋到九霄雲外了！真氣死人！……真氣死人！……他媽的！(李岩自左外上場)

岩 吳老海！你又在罵誰呀！

吳老海氣得不說話。

岩 你這個人什麼都好，勇敢、爽直、誠懇、肯改過，就是罵人這個脾氣，老是改不掉！

海 (突然地) 李制將軍！我吳老海不幹了！請給我個長假罷！

岩 剛剛打進北京城，爲什麼就鬧着不幹呢！

海 (憤然地) 我看不慣那些混賬東西！

岩 (不解地) 你說的是誰？

海 (有點難受地) 多呢——！一進北京城，把過去的話全忘

了！許多人都拚命的搶東西，不管老百姓死活！我看那些老百姓，一路上哭哭啼啼，真叫人受不了！李制將軍，你相信嗎？（大聲）剛才羅虎將軍，就在這裏調戲一個宮女——！

岩（驚訝地）真有這樣的事？

海（繼續地）我罵他，他還拿起刀來要砍我呢？他把兩個宮女帶回營裏去了！（激動地）李制將軍！我吳老海再也不想幹，情願回家去餓死了！

岩（安慰他）你不要這樣！我們可以查究。（半自語地）這一回進得也真太快了！將領們懂得太少，兵士們也沒有很好的教育！——

宋獻策憂鬱地從左過道裏面出來。

宋（向岩）你怎麼到現在纔來？

岩被事情就攔了。（向吳老海）吳老海，你不要生氣！先回去，等會兒再說。

海（不高興地）是！——（退）

岩（慨歎地）這一回進北京，軍紀實在太壞了！好幾個兵士，糾纏着一個女人要强姦，幸而遇到，我把她救出來。原來是崇禎皇帝的張皇后。我派人把她送回母家去了。（註）

獻策聽罷，祇是搖頭。

岩 王爺呢？——

宋（感慨地）在親自搜索崇禎皇帝！（頓）也在和牛丞相談

---

（註）「甲申三百年祭」引。

怎樣做皇帝，看武英殿的雕龍寶柱！

岩（不高興地）脚跟還沒有站定，民還沒有安，怎麼應付那些。明朝勤王的兵還沒有打算，儘有這樣的閒情？（慨歎地）獻策！如果王爺真的相信了金星的話，用這一道宮牆，把自己和人民隔開了，這將是王爺的失算，也不是你我幫助他的初衷——！

李闖王、牛金星、隨從、闖小將，同自左過道內出。

（附記：自此以下，李闖王地位，最好能保持在石級上，及石級之間各級活動。）

闖（向岩）啊！——李制將軍！你也來了！

岩（禮）到了一會兒了，王爺！

闖（向小將）崇禎既然不在宮裏，難道他能插起翅膀，飛上天嗎？他沒有已經走出皇城的道理。你趕快傳令，將各門關閉起來，嚴厲搜查！

將（禮）是！——（向左外下）

闖 李制將軍！吳三桂的事，你處置了沒有？

岩 已經由宏將軍李牟，派了一些家丁，前去他父親吳襄，和愛妾陳圓圓那裏，加以保護。還望王爺就能以高官厚爵，封給他們父子，並委派賢能，前往勞軍，使吳三桂懸念家室的心，能以安定。（註）

闖 頂好能叫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寫一封信給他兒子，要他前

---

（註）「甲申三百年祭」引「明季北略」云：「招撫吳鎮，許以侯封吳鎮父子。」（制將軍，李岩諫賊四事）。

來歸順，給犒軍的人帶去。這樣，吳三桂的歸順，是會更有把握的。（向宋獻策）宋軍師！這件事還是你去辦一辦吧。最要緊的，是能得到他父親的一封親筆信。你可以告訴他，現在吳三桂只有歸順，不然我李闖王的力量，是夠打垮他的。（註一）

宋（禮）臣拜命！——（自左門下）

岩（禮）在吳三桂的家屬而外，臣還有一件事想稟告王爺。就是臣從外面一路來，看到城內的情形，是非常的混亂。我軍紀律素稱嚴明，想不到這一回進了北京，搶劫奸淫的事，竟不止一回發生，甚至在宮庭之內，都有人敢明目張胆的做，弄得百姓們非常失望。臣以為這不是王爺苦戰多年，拯民水火的初衷，應該趕快安民纔是。

闖這真是太意外了。（顧牛）牛丞相！你可以替朕出一張告諭，並嚴令各級將領，要嚴厲的執行軍紀，不許胡作妄為。違令者一律軍法處置，不得徇情。（註二）

牛（不快地看李岩）這是臣分內事，何勞王爺囑咐？祇是以鞍馬過勞，又剛剛住定，故而沒有來得及。李制將軍也未免太心焦了！

岩（反駁地）這不是我的心焦，而是我們打開北京，首先應

---

（註一）「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云：「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召之。」

（註二）「諛聞續筆」卷一云：「既得京師，大肆淫掠，雖出示禁止，然羣黨驕橫，無敢控訴。」

該做的事。老百姓們是以怎樣大的希望在「迎闖王」，我們不能叫他們失望，不能叫他們有怨言。

闖 （不快地阻止他）李制將軍——！

岩 （抑住自己情感）啊，王爺——。（難受的退回原處）

劉宗敏戎服自外門上。

劉 （禮）末將劉宗敏參見王爺！

闖 你來得正好。已經住下來了嗎？

劉 已經住定了。

闖 在什麼地方？

劉 田皇親田畹的府裏。（註）

闖 田皇親的府裏？（帶笑地）你倒很會找好房子住？（宗敏有些窘）

闖 聽說我軍進城以後，軍紀很不好，搶劫時時發生。

劉 （決然地）沒有的事！

岩 （插接）劉侯！你不能這樣說！

闖 事是有的。我在這裏（指）就遇到一件。是我親自叫人把那個兵士砍掉的！

劉 （更窘）啊——！

牛 （解圍地）人數太多，又是混亂，偶而發生這樣的事，是難免的！

岩 （抗議地）牛丞相！這不能說是「偶而」。這樣的「偶

---

（註）「談聞續筆」卷一云：「偽國公劉宗敏居田皇親宅中。」又「明季北略」云：「劉宗敏據田宏第。」

而」，是足以毀掉我們的！

闖（又阻止）李制將軍——！

岩（沒有注意到）不但搶劫，還屢次發生了奸淫的事情！

牛 我相信不致如此！

岩（冷笑）不致如此？剛纔在這兒，就是一件——！

劉（指）在這兒？——

岩（怒意）你的部下羅虎將軍，就在這兒調戲一個宮女！

劉（不服地）我不相信，羅虎將軍決不會幹這樣的事。王爺是在宮裏的——！

岩 對了！王爺還在宮裏，都敢這樣不法，在外面，那是更不知怎樣了！你要不相信我的話，不妨即刻去羅虎營裏去查一查。

闖（正色地）李制將軍！有事可以好好的說，用不着這樣。  
（向劉）劉侯如果你的部下真有這樣的事，那可要不得。  
爲着整飭我們軍紀，你必須嚴厲查辦，不得輕饒！

宗敏不快，默然無語。

岩 臣想請求王爺，除告諭而外，還應該容許百姓們隨時前來告發。要清查那些搶劫奸淫的禍首，斬殺幾人，以儆其餘。所有各營兵馬，要立即退到城外，聽候出征。一切官兵，不得強住民房，以失民望。（註）

---

（註）「甲申三百年祭」，引「明季北略」「制將軍李岩諫賊四事」云：「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關（想）你們的意思怎麼樣？

牛 臣以爲我們初進北京，一切不能操之過急。

劉 各營兵馬，退居城外，這一點，有關治安，尙難辦到。

關（決定地）我也是這麼想——！

李岩至此默然。

一個關兵自左外上場。

兵（禮）稟告王爺！有崇禎皇帝大小官員陳演等五百多人，前來降順，並勸王爺早登大寶，以副天下之望！現在外面，聽候傳見。（遞表）這是他們勸進表！

關（看表，隨手撕碎，扔地）這些無恥的東西！（向兵）我李闖王做皇帝，要他們進什麼表！在崇禎手下的時候，誤國害民得還不夠嗎？把牠們一齊替我拘禁起來，送下監牢——！（註）

兵（禮）是——！（退）

關（不快地）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牛 降官勸進，雖有不當，這也足見天下的人心。王爺還是早日登極爲是。

---

（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云：「越三日，大學士陳演等率百官入賀，演自勸進，自成不許。」又云：「召見朝官，以大僚多誤國，概囚繫之。」又「明季北略」卷二十「二十日戊申李自成入宮」條云：「自成同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率黨爲前導。自成責之曰：汝曹背主獻城，皆當斬。秩等伏地叩首曰：惟能識天命，故如此。自成叱之曰：饑死去。」

劉（湊上）末將一路來，大家也以此相望！

岩（正義地）臣以爲，局勢安定之前，王爺登大寶的事，還不是急急之圖。而且登極的典儀，也繁重得很。要先掃清大內，請王爺退居宮庭。候工政府修葺灑掃，禮政府擇百官迎進大內。以次纔是登極大禮，選定吉期。（註）

牛（不高興地）照你這麼說，王爺簡直可以不要做皇帝了——！（甩袖轉過身去）

闖（不快地）關於登極的事，李制將軍可以不用管，我自有我的主張！什麼這樣禮，那樣禮，對我李闖王，都是不適合的！

李岩默然，金星冷笑，宗敏和。

就在這時，宋獻策自左外入門進來。

宋（禮）王爺——！

闖（仍有不快之意）你見到了吳襄嗎？

宋 吳襄和陳圓圓，深感王爺厚意，願招三桂前來歸順。他們的信已經寫好，交臣帶回來了。（呈信）

闖（接信，又隨手遞給金星）了却一件大事。吳三桂那小子，手裏有五十萬大兵，肯來歸順，那我們對北方，是可以高枕無憂了。（笑）

牛（笑）也真是無巧不巧。要不是他把愛妾陳圓圓留在北京，給我們一個機會，事情可不會這樣的便當呢。

劉（情不自禁地）聽說陳圓圓美麗善歌，是天下絕色呢。

---

（註）借用「明季北略」李岩諫四事語。

牛（也感興味地）可不是嗎？是田皇親特地從蘇州買回來，送給崇禎皇帝的。這個皇帝是傻子，不要，退了回去。後來，吳三桂召見入都，在田皇親府裏看到了，一見傾心，就硬要了過去。這小子的豔福，可不淺啦！（註）

闖（笑）你們倒很熟悉這一套！

李牟急匆匆自左外入門進。

牟（急切地）哥哥！哥哥！（看見了闖王）啊！——王爺！

闖（奇怪地）李宏將軍，你爲什麼這樣慌亂？

牟（不安地）有事來稟告。

闖什麼事？——

牟（看到劉，經過躊躇）吳三桂的那個寵妓陳圓圓——！

岩（急）陳圓圓怎麼啦！

牟據家丁報告宋軍師剛走不久，就來了一批人馬！——

闖（亦驚）一批人馬？誰？——

牟是我們的人。他們硬把陳圓圓搶走了！

岩爲什麼不阻住他們。我們是奉了王爺的命令，前去保護的。

牟再三的說，可是他們不理。

闖你們帶去的兵呢？

岩（插接）臣等的兵全紮在城外，沒有開進城。隨在臣等身

---

（註）詳見陸次雲「陳圓圓傳」劉獻廷「陳圓圓傳」及李介「陳圓圓傳」。

邊的，祇是幾十名警衛軍兵，不夠分配。(註一)

關 搶去多少時候了？

牟 剛纔不久。

關 (急)馬上派人去追！

牟 不用追！(指)陳圓圓就在劉侯府裏，是劉侯派人前來搶去的。(註二)

全場同「啊——！」驚退一步。

整個地位起一大變化。

劉宗敏默然無語，尷尬相。

關王自石級上慢慢地走下來。相當時間的靜場。

關 (走到宗敏面前)劉侯！你這麼一來，可誤了大事了！

劉宗敏默然無語。

戰鼓逐漸激越的起來。

腰幕緩緩地下落。

---

(註一)「甲申三百年祭」引「剿關小史」云：「賊將二十餘人皆領兵在京，橫行慘虐。惟制將軍李岩宏將軍李牟兄弟二人都不喜聲色。部下兵馬三千，俱屯紫城外，祇帶家丁三四十名跟隨，亦不在外生事。百姓受他賊害者。聞其公明，往赴稟，願為申究。凡賊兵聞李將軍名，便稍收歛。」

(註二)「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云：「吳三桂至瀾州，聞愛姬陳沅被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

## 尾 聲

地點 煤山道上。

人物 崇禎皇帝

王承恩

難 民（無定數）

關 兵（無定數）

（附記：如果舞台條件可能，腰幕最好是天幕顏色。並紫繪好皇城內街道的簡單景物，在腰幕剛落定時，分自左右兩面推進。）

腰幕落定後，難民一組，拖老攜幼，拿着包裹，哭哭啼啼從台左跑向台右。另一組，從台右跑向台左。一路喊叫，神色倉皇。雙方穿場而過。

一片激烈的戰鼓，與嘈雜的人聲。

一個老人，一個婦女，一個小孩子。老人手裏攜着衣包，婦女牽着孩子，從台右跑出來，臉上充滿驚怖。

當他們出場的時候——

老（急切地）趕快逃罷！趕快逃罷！

婦（哭泣地）逃到那裏去呢？

孩（向老者）爹爹！人家不是要迎闖王嗎？

老（無可奈何地）誰知道闖王是這樣的壞呢！

一陣戰爭的急鼓。

老（急）趕快走罷！趕快走罷！

拖着孩子，大家急急地向左走。

迎面來了兩個闖兵，逃避已經來不及。

兩兵搶他們的包裹，掙扎，被搶去。

一個兵拖了婦女就走，婦女大哭。

婦女被拖向右內，孩子跟在後面哭。

老（跟在後面）老總！饒饒命啊！饒饒命啊！

兩兵快入幕內，迎頭來了一個老太婆。

她手裏執着一個包裹。那拖婦女的兵順手搶了過去。

老者、孩子、跟着下場。

婆（向地下一坐，大哭）我的天啦！我的天啦！

又是一陣激烈的戰鼓。

一陣難民，扶老攜幼，自右至左的穿場。

老婆婆爬了起來，跟他們大哭大喊的進去。

他們剛剛進去，又有一組難民自左出。

同時，崇禎皇帝自右出——罪髮，黑袍，一靴已失。

崇禎和左出的難民之一相撞，把他的包裹撞散了。

其餘的難民向右下，祇這一個人和崇禎留在場上。

那被撞散包袱的人，收拾地上散亂的東西。

民（很不高興地向崇禎）你這個人幹什麼的？

崇（顫音）對不起！對不起！請問前面是什麼地方？

（附記：在「尾聲」裏，崇禎保持着正幕與王承恩對話的強的一面的人格，到上煤山一段轉弱。）

民（邊拾邊打量他）你這個人怎麼弄的，連腳上的靴子都跑掉了一隻！

崇（蹣跚、搖頭）唉！——不知是什麼時候弄掉的！

那人繼續拾東西，崇禎走了兩步又停下來。

崇（慘然地）你們向那兒跑呀！

民（不快地）向鬼門關跑！天曉得有什麼地方可跑？他媽的，崇禎，真是害死人！

崇（刺激地，自語）他媽的，崇禎真是害死人！

他禁不住的有些顫抖。

民（奇怪地）咦！你這個人說話，怎麼這種腔調？

崇（驚覺地）啊！——我昏了！你說，崇禎爲什麼害死人呀！

民（憤然地）做了十七年的皇帝，替老百姓一點事也沒有做，反而弄得前門進虎，後門引狼，那面韃子打到錦州，這裏李闖王又攻到北京來了！

崇（顫音）照這樣說來，崇禎這個皇帝，真是該殺該剮了！

民（老老實實地）誰說不是呢？十七年來，他什麼事也沒有替老百姓做，祇是成天的殺人，剿匪，對韃子屈辱投降！

崇（強辯地）你的話不對。崇禎曾經澄清吏治！——

民（笑）別說吧，澄清吏治。請問澄清吏治的結果怎麼樣呢？八個大字，貪污滿道，奸佞滿朝！（註）

崇（失望地）啊！——（繼續）崇禎曾經整頓軍旅——

民（不快地）好漂亮的詞兒！整頓軍旅，把軍旅整頓得不敢

---

（註）載記極多。當時有一諺語，可作具體說明。「談聞續筆」卷四云：「貪人執政，賄賂公行。有爲諺語者曰：或獻銀萬鎰於執政，政府酬以銀青。或獻黃金萬鎰，政府酬以金紫。有獻東珠若干者，執政愀然曰：是欲得朱皇帝座位耶？聞者闕然，遂成語讖。」

打韃子兵，見到韃子兵就逃。整頓得連兵士都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剿匪剿到連京城都被匪攻破了。好一個整頓軍旅！（註一）

崇（大驚）啊——！（繼續地）崇禎曾經賑濟難民，不止一回的下過罪己詔紙。（註二）

民（不快地）下『罪己詔』的事倒是有的，可是畫餅兒充不了飢，有什麼用呢？賑濟，那也不過是有那麼一回事吧了。飢民是什麼也沒有得着的！

崇（深深失望地）啊！——（繼續地）照你說來，崇禎這個皇帝——！

民（緊接地）崇禎這個皇帝，對我們百姓，是沒有什麼好處的。他比起別的皇帝來，祇是多着一套本領，就是會說漂亮話，老是口惠而實不至。

崇（自語地）口惠而實不至！（淒哀地）照你這樣說，崇禎真是一個該死的皇帝了！

民（決定性地）不但該死，而且死有餘辜！

崇 崇禎這個皇帝，不但該死，而且死有餘辜！可是，在崇禎自己說來，所以弄得這樣慘敗，——咳——！真是君非亡國之君，臣竟是亡國之臣啊！（註三）

民（笑）君非亡國之君，臣盡是亡國之臣。這簡直是崇禎自

---

（註一）參看「明史」「明紀」等書內兵餉，兵變，剿寇諸載記。

（註二）參照「甲申三百年祭」。

（註三）據「明紀」諸書，引崇禎自己的話。



說自話。我們老百姓可不這樣想。

崇 老百姓怎麼想呢！

民 可以替他改上幾個字，叫做君是寧可亡給韃子不肯亡給李  
闖的君，臣是不管他媽的亡國不亡國祇要發財的臣。

崇 難道你們對他這樣的悲慘——國破家亡，親手殺了皇后，  
殺了嬪妃，殺了公主——都看不見，都不憐惜一點嗎？

民 （笑）看到崇禎那樣國破家亡的慘狀，我們會動一動心，  
這是人情。可是，一連想到，那被他殺害的千千萬萬百  
姓，那一路的哭聲，一片的怨罵，這一點小小地人情味，  
也就立刻化成青烟，飛得沒有去向了。憐惜、同情，就什  
麼也不會有了。

崇 （大驚、後退）啊——！

一陣急鼓，王承恩自右跑出。

王 （跪）陛下——！

崇 （大驚）趕快起來！

王 （憬悟地）啊——！（急爬起）

難民已收拾好東西，看見，奇怪。

民 （自語地）什麼陛下？（擦磨眼睛，看崇禎）

裏面又是一陣急鼓。

崇 （騙民）李闖王的兵來了！（作走勢）

民急急拖包袱向右下場。

王 （看左右無人）陛下！臣找得你好苦啊！

崇 （慘然地）你找我有什麼事？承恩！天愁地慘，你還不快  
點逃走嗎？

王（哀泣地）臣知道陛下在找什麼地方，特地前來相送。臣願與陛下同死！

崇（淒涼地）朕死，是分所當然，你何必輕生囉！

王（哭聲）陛下——！

又是一陣激鼓，夾着嘈雜的人聲。

有人在喊：

——你們看見崇禎皇帝嗎？

重復的說着。

崇（大驚、看）承恩！你知道前面是什麼地方？

王（哭）那就是皇陵的所在，就是煤——山——！

崇（絕望地）啊——！就是煤——山——！就是我們列祖先宗墳墓所在的地方。

又是一陣激烈的戰鼓。

崇（反而安定，但淒涼地）承恩！今天是什麼日子？

王（慘然地）三——月——十——九——。

崇（自語地）三月十九，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這個日子，崇禎有負先祖列宗，失却了天下！（頓）崇禎！崇禎！你真罪該萬死啊——！

王（哭）陛下——！

又是一陣戰鼓，激越地。

崇（哀慘地）上煤山去——罷！……（註）

---

（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云：「帝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爲遺詔，自縊於山亭，遂崩。太監王承恩縊於側。」

戰鼓聲更激越，人聲更嘈雜。

有人在喊：

——不要放走了崇禎啊！

反復的說着。

崇禎與王承恩淒哀地下場。

戰鼓聲最高緊張。

（第二幕完）

## 第三幕

時間 崇禎十七年四月十八日。

地點 劉宗敏府第（即前壽王府）。

人物 劉宗敏

朝華夫人

劉華安

馮 凱

李 岩

宋獻策

顧君恩

悟明和尙

胡 嘉

牛金星

李閨王

李 牟

閨侍從

閨侍衛（二）

牛侍從

探 子

押 差

門 子

使 女（二或四）

佈景 壽王府客廳——劉宗敏的客室。舞台後面，爲左小右大之「人」字形的紫帷幕構成的牆。在右帷幕的左頭，有一寬大之內入門——通過這門，可以看到在天幕前的曲欄，盆景之屬。門有淺豔色綢簾，已爲絲絡所繫。左右兩壁，係硬片構成，各有門——左門通至拘囚室，右門係外入口。壁上有一些壁飾，極華貴珍奇。左裏角，設一胡床——對右傾斜——，下有墊腳板。床的左頭，有小几，上置銅爐，燃有香烟。左頭，有一矮几，備陳茶點之屬。胡床與內入門之間，有精緻之古董架，上陳華貴古董二三事。外入門與內門之間——距離幕片約二三尺處，有兩客椅，中置一几。靠左門，另有一張客椅。椅上、几上、胡床上，香几上、茶點几上，均有繡金彩披。在客几上，放有漂亮女人衣衫一件，珍珠項珠一串。室中陳設，無一不表示出劉府的華貴氣象。

幕啟時，台上香烟繚繞。劉宗敏正從外面拜客回來。一個叫做朝華的寵姬，在替他除冠，解袍，交與傍立的兩個女侍。換衣後，兩女侍捧着衣冠進去。宗敏地位，原在台中，解完衣，轉向

太師椅休息。

朝華看着女侍們自內入門下場。

室內有很悠韻的琵琶聲音。

朝華嫵媚的走向宗敏。

朝（嬌媚地）丞相，王爺登大寶的日子，已經看定了嗎？

劉宋軍師已經給選定了，就是本月——四月二十九日。

（註一）

朝（想）今天四月十八，那不是祇有十一天了嗎？

劉祇有十一天了，以後王爺就是大順皇帝了。我劉宗敏，  
（得意地）嗨嗨嗨嗨——！（註二）

朝（笑）丞相又要升官了，是不是？

劉（有意的不睬理，自語地）日子過得真快，從我們到北京，崇禎皇帝在煤山弔死了以後，已經有了一個月了。  
（得意地）我劉宗敏簡直像登了仙一樣，飄飄然、飄飄然，活在七寶樓台裏面。富貴榮華，黃金美人——（眼光接觸到了朝華，打趣地）啊！朝華！你老是惦記着王爺登大寶，大概是在等着一品夫人做罷？

朝（有點羞澀）丞相別開玩笑了。我那裏有這個福分！像那

---

（註一）「諛聞續筆」作「牛金星爲賊劃策，以四月十五郊天，十七禱位」，後改五月朔，以事急改四月二十九。

（註二）按同年正月，李闖王在西安就王位，曾改名自成，國號「順」，改元永昌。稱新順王。今次「大順皇帝」，「永昌錢」當本此。

天下第一美女陳圓圓，她纔——！

劉（有些窘）又是陳圓圓了！好像陳圓圓和我劉宗敏的名字分不開似的。朝華！這件事別人可以不知道，濫造謠言——！

朝（搶接，笑着）也不能說是謠言，無風總不會生起浪來的，丞相！你說是不是？

劉（更窘）什麼是不是？我劉宗敏到了北京以後，最倒霉的事，莫過於這一樁了。陳圓圓和我有什麼交道？當初搶了她來，無非是爲着李制將軍那樣寬容的辦法不對，怕她趁機跑掉，所以把她拘禁，好讓吳三桂死心塌地的來歸順。那裏知道，連王爺也誤會起來，以爲我劉宗敏看中了陳圓圓——！

朝（冷雋地）其實，就是看中了陳圓圓又怎麼樣呢？難道像丞相這樣的貴人，弄個美女玩玩，還算得一回事嗎？倒是王爺纔真冤枉呢——？

劉（不解地）王爺有什麼冤枉？

朝（帶笑地）黃狗吃肉，黑狗報災，陳圓圓還住在劉丞相府，却有人硬說王爺把她收做了妃子呢！（註）

---

（註）指陸次雲「圓圓傳」所說：「自成驚且喜，遽令歌，奏吳歎，自成感額曰：何配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

劉（掩飾地）實際上，要把這件事說穿了，是不值一笑的。誰能相信天下有這樣的笨虫？一面望吳三桂前來歸順，一面却把他心愛的人搶了回來。要真的這樣，那不簡直是逼吳三桂反叛嗎？不管是王爺，還是我劉宗敏，總不會這樣不聰明罷？

朝（冷雋地）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的事是有的。而大家又不肯原諒，不肯這麼想——！

劉所以就糟了呀！在北京城裏，大家隨便說說，倒也沒有什麼，萬一傳到吳三桂耳朵裏，也許會引起很大的事來呢！

朝（冷雋地）怕什麼呢？王爺在這一件事上，對丞相雖有些不高興，可都不得不寬容，吳三桂算什麼？幾十萬騾驢兵，還值得丞相打嗎？

劉算了罷！算了罷！總算我劉宗敏倒臺，拚了這麼一個冤枉！

朝（打趣地）丞相這個冤枉，拚得倒也很風流呢！

宗敏默然的站在舞台一角。

朝華望着他笑，回頭看几上的珍珠衣衫。

她飄然地走到宗敏身後——

朝（笑）啊——！丞相！丞相！我忘却了一件事了，我給你點東西看看。（飄然的走到几旁）

劉（跟上幾步）什麼東西——？

朝（取衣給宗敏看）一件娘兒們的漂亮衣衫，好不好？

劉（點頭笑）好極了！

朝（取項鍊）一串這麼大的珍珠項鍊！妙不妙！



劉（點頭笑）妙極了！（想）這是什麼時候送來的？

朝（笑）約莫一個時辰。

劉 一共需着多少銀子？

朝 說是特地爲丞相找來的，需不着銀子。

劉（高興地）噢——！這樣珍貴的東西，需不着銀子，那是太好了。

朝 那個珠寶店的掌櫃說，這是從崇禎皇帝的一個京官兒那裏找來的，這京官的意思，祇要丞相歡喜，就送給丞相。但望往後有機會，丞相能提拔提拔他。

劉（笑）又是一個想做官兒的。履歷表開來了沒有？

朝 沒有。說是如果丞相答應，就開了送來。

劉 好吧！這個傢伙倒很乖巧，賞個官兒給他做做吧。

朝（嬌媚地）丞相！你這是預備送給那個美人兒的呀！

劉（躊躇）這個——！

朝（辛辣地）大概又是那天下第一美女陳圓圓了！

劉（窘）不是的！不是的！

朝（辛辣地）丞相！你別假惺惺了，我來替你送去罷。（取起衣包）

嫵娜一下身姿，翩然而入。

到達門限，回首，嫣然一笑，然後進入。

宗敏看着她，有些陶醉，微笑的搖頭。

劉華安——宗敏的從官——自左門上場。

華（禮）丞相！你要打的那五百副老虎凳，木匠已經給打好送來了。

劉（記不起似的）什麼老虎凳？（註一）

華 就是丞相說的，那審問犯人的新刑罰。

劉（恍然地）啊！——我倒忘了，打得怎麼樣？

華 已經試用過了，很好。木上有稜，釘子很多。上了凳子的人，都因為受不了那樣的苦，情願重罰。有的已經出到五萬兩紋銀。（註二）

劉 可以逼他們多出一點。我看這一班犯人，很有些可以擠出十萬兩的。不要輕易饒過。（註三）

華 是！——（稍間）丞相！你昨天要的那個讀書人，我們今天清晨，已經派人把他捉來了。

劉 現在在什麼地方？

華（指左外）就在外面，他很倔強。

劉 帶他進來，讓我自己問。

華（禮）是！——（自左外下）

宗敏擺定問官姿勢，笨拙可笑。

華安，押差，押馮凱自左上。

馮凱——三十來歲，窮書生打扮。

---

（註一）即『談聞續筆』所稱：「適是日王城解五百副鐵至事。」

（註二）『明季北略』卷二十云：「二十四日，壬子，劉宗敏以人試新夾棍。夾木俱有稜，鐵釘相連，皆入京造者。」

（註三）『明紀』卷五十七：「徵內閣十萬金。京卿錦衣七萬，或五三萬。給事、御史、吏部、翰林、五萬至一萬有差。部曹數千。勳戚無定數。諸人悉受拷掠。」

劉（十足的問官姿勢）你就是馮凱嗎？

馮（昂然地）是的。

劉 你是一個饕餮秀才！

馮（昂然地）是的。

劉 你常常在街坊上漫罵我們。

馮（考慮，昂然地）是的。

劉（驚，起立）噢！——你的胆量倒不小，在我劉丞相面前，居然直認不諱！（大聲）你爲什麼要罵？

馮（較和平地）你們進京以後的行爲，太叫人失望了。

劉 有什麼叫你失望的！

馮（嚴肅地）你們還沒有到北京之前，我們都以爲李闖王的犬兵，真是仁義之師，可以拯救我們於水火之中。那知你們到了北京之後，一切都和知道的不同，——奸淫擄掠，蔽詐勒索，竟時有所聞。（註）

劉（叱）你胡說！

馮（激動地）我不是胡說。一切都是事實。別的不說，就說你劉丞相府罷。請問你在府裏，一共拘禁了多少人，——雖然有一些賊官，可也有不少安份的百姓。再請問在你府前，豎的兩根殺人的大柱，柱上又塗了多少無辜人民的

---

（註）「明季北略」卷二十「廿五日癸丑拷夾百官」條云：「又拿京城富商居民，極刑追逼，死者千餘人。」又云：「自二十三至二十六日，滿街遍捉士大夫拘繫行路之人，如湯鷄在鍋。」「金陵對泣錄」云：「僞將劉宗敏拘各臣千六百餘人，獨多。」

血！——（註）

劉（怒）你不怕死嗎？

馮（正義地）我怕死，我愛活。正因為愛活，我以萬分的熱誠迎接李闖王。正因為愛活，我對你們進京後的一切行爲感到憤慨。我對你們失望得太深，我忍受不了。但是我不甘心死，我想在死裏求生！——

劉（怒）好！——你要在死裏求生！我看你簡直是死到頭上不知死！我要叫你死，我劉丞相要叫你求不得生！（向華）替我拖出去斬首！

押差喊一聲走，拖馮凱下場。

馮（冷笑）哼！——這就是你們進北京城以後的仁義！（沉着的向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華（走過，把他一推）走！——

華安與押差解馮凱下場。

劉（憤極自語）在這樣極刑底下，還有這樣大胆說話的人！（恨極）居然敢當面罵我劉丞相！——

門子拿了一張紅帖。提了一個禮包，自右門上場。

門（禮）丞相！外面有一個讀書人前來投帖，向丞相拜門生，這是帶來的見面禮！（呈帖）

劉（把帖撕得粉碎）剛打發掉一個讀書人，又來了一個讀書人！讀書人！讀書人！我就討厭這些讀書的傢伙！滾出

---

（註）「明季北略」卷二十云：「劉宗敏以人試新夾棍」條云：「宗敏之門立二柱，磔人無虛日。」

去！——（一脚將禮包跌得很遠）（註一）

門子倉皇拾起禮包，打算向外走。

劉（怒意仍強）站住！（門子停下來）裏面是些什麼東西？

門（顛顛兢兢地）黃金十兩，漢璧成雙，珍珠一對，還有四隻楊貴妃穿過的繡花紅鞋。

劉（意外地）這麼多！（叱）送進去！（指內）

門（顛兢兢地）是！——（胆顛心驚的跑進去）

李岩——穿着普通老百姓衣服——走了進來。

岩（看宗敏）劉丞相！今天怎麼這樣不高興呀！

劉（餘怒未消）沒有什麼？……請坐。

岩（邊坐邊說）今天沒有上朝？

劉（仍有餘怒）身體不大舒適，——（看到他便裝）今天又去民間私訪了嗎？你對私訪，倒是很有興趣呀！——

岩（嚴肅地）倒也不是興趣，祇是想多懂得他們一點痛苦。（想起）啊！——劉丞相！你知道那個殺羅虎將軍的宮女是誰？我已經打聽出來了。（註二）

使人上來獻茶。

---

（註一）「諛聞續筆」云：「而宗敏一用事，旗鼓諸公，爭往投刺，或稱「門下」或稱「晚學」，或用手本，蠅頭小字，區區跪拜，皆名門士也。」

（註二）「甲申三百年祭」引「剿聞小史」云：「岩每出私行，即訪問民間情弊，次日必曲意安撫。每勸聞賊申蔡將士，寬恤民力，以收人心，聞賊毫不介意。」

劉（很感興趣地）誰？——

岩 她叫費貞娥，祇有十六歲，是在宮裏伺候長平公主的，什麼地方人可不知道。

劉 看不出。小小地年紀，居然做出這樣大事！

岩 她究竟是怎樣把羅將軍刺死的？

劉 就是當天。羅將軍把她帶回營裏，逼她，她假意的說願意嫁。羅將軍信以為真，當晚就大宴賓客，喝得爛醉。到了房裏，費宮人又把他一灌，弄得他爛醉如泥。人散以後，她就先把羅將軍刺死，然後自殺——！（註一）

岩 那和老百姓傳的，是一樣的。祇是他們加油加醬，把費貞娥形容得更懂大義，把我們說得更不成樣子就是了。祇是有一點，他們倒竭力讚揚，就是我們王爺禮葬費貞娥的事。百姓們說，費貞娥殺了王爺的大將，臨死還以殺不到王爺為恨，照理王爺是應該不高興的。那知道王爺反而佩服費貞娥，稱讚費貞娥，還用隆重的禮節埋葬了費貞娥。老百姓覺得王爺這個人，真是了不起！啊！——劉丞相！說到費貞娥，我却想起了兩件事，希望你能澈查一下，我們的軍紀，要是再不整頓，實在是沒有辦法了。（註二）

劉（並不願意聽地）李制將軍！你請說吧。

岩 第一，自從王爺出了示諭，要百姓們告發軍兵一切不法行

---

（註一）據陸次雲「費宮人傳」，小說「鐵冠圖」誤作殺李岩。

（註二）「明季北略」卷二十「宮人魏費節義」條云：「自成大驚，令收葬之。」

爲以後。那出首的，常常受到危害。老百姓就再也不敢告發了。完全改變了以前對待老百姓的態度，把王爺的示諭當作具文，這是希望劉丞相澈查辦理的一件事。（註一）

劉（不高興地）老百姓們也真是太不知足了。我們部隊，就是偶而有一些越軌的行爲，但總不至於像崇禎那樣的給他們殘害吧？也要來什麼『告發』！

岩 話不能這麼說。崇禎皇帝和他的下屬，給老百姓們的危害，固然比我們更多更慘，但我們是標着『拯救人民』的旗幟的，我們不應該有這樣行爲的。

劉（不高興地）第二樁呢？

岩 第二樁，就是我們的軍兵將領，有些不但作威作福，魚肉人民，勒索敲詐，目無法紀，連老百姓無可奈何，說兩句怨言怨語，都不爲他們許可。祇要被他們聽見，就被抓去砍頭。今天私訪，就聽說有一個叫做馮凱的書生，平時極得人民信仰，竟因爲說了幾句怨言，被我們抓了來。特地前來找劉丞相設法，那知馮凱的頭，已經掛在府前的柱上，許多老百姓呆在他屍身的旁邊流淚。闖王仁義之師，居然有這樣行爲！劉丞相！你看這件事該怎樣辦纔好？（註二）

李岩說到後來，感情甚爲激動。

---

（註一）據『談聞續筆』卷一。

（註二）就『談聞續筆』作者被捕事，推衍寫定，詳見『續筆』卷一。

宗敏也格外的趨於不快的心情。

劉（不快地）李制將軍！你今天究竟爲什麼來的？怎麼進京以後，老是跟我和金星過不去？是有意尋仇嗎？我劉宗敏很尊重你，並沒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

岩（也激動地）劉丞相！這不是尋仇！我們之間沒有仇！我實在是忍受不下去了！大家同患難，共死生，有十多年，好容易纔有今天！可是，你們進了北京以後，就這樣不自愛起來，這樣的倒行逆施！不但對不起人民，也對不起自己！——你們這樣下去，是非致大家於毀滅不可的！我不希望你們這樣做！你們應該爲王爺萬世不朽的基業着想，爲你們自己作長期打算！——你們應該懸崖勒馬，在最危險的地方把自己救出來！劉丞相！爲着我們大家的不朽事業，你反省反省罷！

劉（不快的）我沒有做錯什麼事，我不需要反省。倒是你這樣的不通世故人情，不顧朋友們對你是怎樣的看法，孤傲坦直（這四個字特別強調），纔真要担心中心纔是呢！

李岩長歎一聲，緩慢地走將出去。

當他快走出門限的時候。——

劉（勉強地）李制將軍！你不再坐一會兒了嗎？

岩（回頭）不坐了，我還有事去找金星！

頹然的走將出去。

宗敏冷然的看着他——

劉（冷然的搖頭）快活日子不過，真是自找煩惱！

一個便衣探子自左門上。



探（驚訝地）丞相！出了岔子了！

劉 什麼岔子？——

探 牛金星牛丞相，他在王爺面前告發丞相你，說我們府裏關了好幾百人，敲詐勒索，還說丞相最近又打了五百副可怕的刑具——老虎凳呢。

劉（驚）你是從那兒聽來的？

探 丞相規定小的做的，不是專門打探牛金星丞相府裏的事嗎？這是小的從他們家人嘴裏探出來的。

劉 王爺怎麼說？

探（搖頭）這可不知道。

劉（大怒）牛金星，他是什麼東西！犯人在我府裏，他拿錢，要我放人，我不答應，他就這樣幹我——和我過不去！好！——（看探，一脚），替我滾出去！

探子大叫「哎喲——！」跌滾了出去。

顧君恩、宋獻策，從右門走了進來。

宋（一路笑着）哈哈哈哈哈！劉丞相！你怎麼也和李制將軍鬧起來了？

劉（不快地迎上去）請坐！

宋獻策、顧君恩就坐。

宋（調解地）大家都是自己弟兄，何必鬧閨氣呢？李制將軍生性迂腐，書呆子氣，難道相交十幾年，你還不能原諒他嗎？

劉（餘怒未消）這個人說話，真是太不懂事！老是那麼一套，什麼百姓、百姓、再百姓。好像我們不做百姓的兒子、孫

子，就不能吃飯似的。我們天下已經打定了，還老百姓些什麼呢？過了河，就不用橋，我們是無須乎再把百姓頂在頭上了！

使女送茶，取空碗下。

顯 劉丞相！你平平氣罷。李制將軍也是個好人，愛朋友，望朋友好。祇是讀孔夫子的書讀得太多了，對於儒家的一番教義相信得太入迷了，就老記着『民爲邦本』，『弔民伐罪』這一套，日長久遠，反而濃得化不開了。

劉 （餘怒未消地）李制將軍忠心赤胆，梗直無私，我是佩服他的，偶而鬧一鬧，倒也沒有什麼。祇是牛金星，他媽的是什麼東西，居然在王爺面前搗我的鬼。他做了丞相——！我劉宗敏也是丞相呀——！就忘記掉一切，什麼人都看不順眼了，我倒有些不相信，我倒要看他有多大本領！

顯 今天在宮裏，金星和李制將軍也鬧了一場，看金星那樣子，簡直恨不得把李制將軍殺掉纔痛快似的。他的鋒芒，也實在太露了。

宋 （慨歎地）這個人進了北京，變得是太厲害了！

劉 （冷笑地）豈但進了北京，他一向就是出賣朋友的。你們總不會忘記，他牛金星是李制將軍推薦給王爺的。後來，他却一味地在王爺面前說李制將軍怪話。什麼老百姓祇知道李公子不知道王爺，什麼李制將軍雄武有大略，不會久居人下。弄得王爺不信任李制將軍起來，他就得勢了。尤其是到了北京以後，李制將軍和他幾次爭辯，他格外的不痛快，就在王爺面前，把李制將軍說得更壞。說李制將軍

打抱不平，私訪，要求整頓軍紀等等，都是一種要買人心，別具肺腑，與王爺不利的行爲。所以王爺對李制將軍，現在是愈來愈冷落，甚至有時說話，簡直給李制將軍過不去。還有你們不知道的事，去年在西安，就連王爺他也想給賣掉呢？——（註一）

顯（驚奇地）有這麼一回事嗎？

宋（同時地）有這麼一回事嗎？

劉（冷笑地）怎麼沒有？他牛金星，居然上一封書給崇禎皇帝。說他是爲貪官污吏所逼，纔投奔王爺。王爺聽了他的話，纔不燒、不殺學好。他說祇要崇禎皇帝改弦更張，重用他，他有把握勸王爺歸順朝廷。你們說，要是王爺知道這件事，他還會有命嗎？（註二）

顯（搖頭）那也真太豈有此理了！

劉（憤慨地）老實說，金星，他誰也不配說。未進北京之前，還不是和我一樣，一個窮大漢。現在呢？沒有一個月，家當是弄到一百萬以上了。女人是那麼多。吃的、穿的、是多麼豪華。這些錢是那兒來的。要說俸銀，真是給他吃一頓早茶，也不夠。自己貪污腐化，還好意思編派別人呢？我劉宗敏就不在乎他，倒要看看他對我怎麼辦？（註三）

---

（註一）參看拙稿「李岩被殺的因果」一文。

（註二）參看拙稿「李岩被殺的因果」一文。

（註三）「甲申傳信錄」寫牛金星云：「大轎門棍，酒金匾上貼內閣字，玉帶蟒袍圓領，往來拜客，遍請同鄉。」「甲申三百

劉（慨歎地）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以前彼此是多麼親密，生死患難，什麼都同商共議，友愛得如膠似漆，現在竟弄得這樣分歧。日子還長得很，往後怎麼辦呢？

這時左內有：

——「抓住他！抓住他！」

的聲音，很大。

宗敏等不知何事，驚起，注視。

突然跑出一個和尚——悟明——，和一個官員打扮的人——胡嘉。兩個人急匆匆地向外跑。前一個發現了場上人，立刻怔住。

後一個也停了下來。

劉華安執着鞭子趕上，看見有客，也停住了。

劉（不快地）你是什麼人？

悟（惶恐地）阿彌陀佛！小僧是一個和尚！

劉我當然知道你是一個和尚。你怎麼跑到這兒來的？

悟（惶恐地）小僧在廟裏——！

劉和尚不在廟裏，難道還在尼姑庵裏嗎？

悟（惶恐地）小僧在廟裏唸經，（指胡）他無禮的罵我。後來又帶了人，把小僧抓到這裏來。（合十）望施主們大發慈悲，放了小僧回去吧。

嘉（氣憤很高）現在是什麼時候，他還在替明朝的崇禎皇帝唸經！（向悟）罵屈了你嗎？

---

年祭」亦總述云：「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極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一般的貪污情形，此可以推標而知之也。

劉（向胡）你又是什麼人？

嘉 卑職現在禮部供職。

顯（插接）既在禮部供職，就應該更加講理，怎麼罵起和尚來了？

嘉（抵賴地）我沒有罵他，祇是笑他不識時務。

悟（合十）阿彌陀佛！像你纔識時務呢？昨天做崇禎皇上的官，今天又做新朝的官，明天！——

劉（向悟）他做李闖王的官，關你什麼事？做得不對嗎？

悟（合十）小僧怎麼敢說不對。小僧祇是說像他這樣人，不配罵人！

顯 你還是什麼意思？

悟（可憐地）施主！你們評評理看。做新朝的官就做新朝的官好了，還要到處發帖子，亂打抽豐就連小廟，也要硬逼着送禮，不送就罵！——

嘉 我是罵你爲什麼替崇禎皇帝唸經，在新朝胆敢如此，你知道該當何罪？——你在亂造謠言！

悟（合十）阿彌陀佛！出家人都是一樣，是難忘故主之情的。崇禎皇上是小廟的施主，他活着的時候，在小廟上過許多香火。今天他死了，唸幾天經，替他禮懺禮懺，就是你們在家人，也是人情之常呀！

劉（向華安）真麻煩！（叱）把他們帶下去！

華（禮）是！——

胡嘉聞言，卽拖悟明，三人預備下。

宋（帶笑地）劉丞相！這件小事，就讓我來作個主張吧。

劉（假意地）你能料理，那是再好不過了。

宋（向悟、嘉）我來替你們下一個公斷。和尚還有故主之情，和尚比官員好。不過，和尚是一個廢物。官員識大義，歸新朝，這是官員比和尚有用。不過，官員敲詐，貪污橫行，未免無恥。一個廢物，一個無恥，無恥廢物，都是要不得的東西（奪過華安手裏的鞭子）都替我滾出去！都替我滾出去！（一路打向右門）（註）

和尚、官員，狼狽向右門同逃出。

和尚嘴裏，不斷唸着「阿彌陀佛！」

獻策、君恩，兩人作會心大笑。

宗敏苦笑，他知道獻策有意開脫和尚。

獻策邊笑邊將鞭子交還華安，華安下。

牛金星在笑聲中進來，氣派雍容華貴。

後面跟着隨從，執着「內閣」二字灑金大扇。

牛（邊走進邊說）怎嗎——？劉丞相府裏居然連和尚也跑了進來，真九流三教，薈萃一堂，風雅之至呀？哈哈哈哈——！

他一直走到中間的主要地位。

劉（不快的）像我這樣的老粗，可不懂什麼風雅。你——丞相的打扮，成天在外面拜客，後面張着這麼一把灑金「內閣」扇，纔真夠風雅呢？

---

（註）據「甲申三百年祭」所引「剿聞小史」所述李岩與宋獻策，在長安城外跌儒釋一段，備衍而成。

牛（覺得話不對頭）怎嗎——？（回頭看，灑金扇張在後面，伴怒）這個人怎麼這樣糊塗！劉宗敏劉丞相府，是非同小可的地方，這樣的勞什子也能張將進來嗎？出去——！出去——！（把張扇的隨從揪出去，笑向劉）老劉，小弟今天來得鹵莽，得罪了！

宋（笑）嘻嘻嘻嘻！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想不到你們兩位都這麼會做戲！

顧（調解地）牛丞相！請坐下來談吧。

劉（不大自然地）我倒忘了，牛丞相請坐。

牛不用客氣。（就坐）老劉！你怎麼今天這樣不高興呀！我牛金星來得不是時候嗎？

兩個使女出來送茶收碗。

劉沒有的事，我正要找你呢？

牛有什麼預備賜教？

劉不敢。（頓）牛丞相！聽說你稟告王爺，說我劉宗敏收藏好幾百人犯，如打了五百副老虎凳，有這件事嗎？

牛（大驚）這個——！（想定）是誰告訴你說的？

劉不必問誰？我和你牛金星沒有什麼過不去。祇有上一回，你收了人家錢，要我把人放掉，我沒有答應。你收錢，我放人，天下有這樣道理嗎？大約你就因此記仇，找機會在王爺面前編派我。（憤、慢、不屑）可是我劉宗敏——！

牛（冷然地）你劉宗敏是很講道理的。不然，也不會看中我府裏幾個有錢的犯人，硬逼着我讓他們保釋，出來以後，

又暗暗地拘到自己府裏，在每人身下勒索十萬了。（註一）

劉 不錯，是有這樣的事。可是你牛金星不應該忘記，在每一個十萬之中，是轉送了五萬給你呀！在保釋的時候，我也不知道他們真是賊官——有錢呀！

牛 那麼，你怎麼知道我請你放人，就不分錢給你呢？（頓）老劉！做事不要太顧自己，你獨佔一個陳圓圓，也該滿足，該夠啦？陳圓圓要不是我幾次三番在王爺面前說好話，哼——！你劉宗敏——

劉 （大怒）我劉宗敏怎麼樣？——我劉宗敏沒有對王爺不忠心，我劉宗敏沒有出賣朋友，我劉宗敏沒有從西安上書給崇禎皇帝——！

宋獻策、顧君恩，一直冷眼旁觀。

牛金星背身背手冷笑。

宗敏說話剛落音，圍侍衛進。

圍侍衛係自右上，戎裝，立定。

衛 （大聲）王爺駕到！（註二）

---

（註一）「明季北略」卷二十二「陳演」條云：「偽相牛金星，以二鐵索貫其（陳演）左右手，所至牽以自隨。步稍遲，皮鞭亂下，身無完膚。竟誅死。」以此推衍，牛丞相府當亦有犯人也。

（註二）「談聞續筆」卷一云：「偽國公劉宗敏，居田皇親宅中，廳事數層，丹墀廣斥，刑夾桑桑，塞滿無下足處，賊輔牛金星聞諸將酷比狀，入言於圍，聞聽入宗敏第，見被夾數百人，庭不能容，至充塞街衢，稍稍詰評，令行審釋。」「明季北略」卷二十「二十



劉（大驚，向宋、顧）王爺從三月十九進宮以後，從沒有出來過，怎麼親自來了！

李聞王上，後隨兩侍衛。

衆同呼：「王爺！」站立在對面地位。

聞（有點不快地）劉丞相！孤王來得很意外吧？

劉（禮）臣萬死！未能早接聖駕。

聞（四顧）你生活得很好，很愉快！

劉（有點不安）臣不敢。

聞也應該過得好一點，過去十幾年，苦難受得太多了。

劉深感王爺的厚賜。

聞（帶笑地）聽說你很張羅了一些美女。

劉（有些惶恐）沒有的事，祇有一兩個人。

聞聽說你還得到了許多古玩珍寶。

劉（惶恐地）偶而買了一點，做做擺設。

聞很好——！（走動）聽說你府裏還有好幾百個犯人，從明朝的文武官員到平民百姓全有，你們府裏稱這些人，叫做「搖錢樹」。

劉（惶急）這是更不會有的事。

聞聽說你府裏還有許多獨出心裁的刑罰。

---

五日癸丑拷夾百官」條云：「初七日，自成過宗敏第，見廳院夾三百多人，寢號半絕。自成云：天象示警，宋軍師官，當省刑，宜酌放之。此中縉紳十一，餘皆雜流、武弁，及效勞辦事人，釋千餘人，然死者過半矣。」

劉（更惶恐地）沒有——，臣該萬死！

闕 劉丞相！孤王說的，全都是謠言嗎？

劉（仍惶恐地）臣敢斷言，王爺說的，沒有一件不是謠言。都是那些忌刻臣的人，捏造出來的。

闕（有意地）啊——！（走着）

左外有鞭打聲，慘叫聲，甚厲。

闕（驚異地）這是什麼聲音？

劉（窘）這個——！沒有！沒有！（不安之至）

闕王看看他，突急入左內。

兩侍衛跟在後面，沒入左內。

宗敏焦急萬狀，如熱鍋上螞蟻。

他來回走動，躊躇，而後跟進。

顧君恩，宋獻策也跟了進去。

牛金星冷眼旁觀——好笑。

場上人全下以後，他緩緩向左門走。

在他將進去時，李岩自右門出現。

他一眼看到金星，立刻喚住他。

岩（在右門口）牛丞相——！

牛（回頭，冷然地）啊——！李制將軍！（走回）

岩（走近）剛剛到過你的府裏。

牛（冷然地）失迎得很，有什麼見教？

岩 據李宏將軍自永平軍次來書，所述吳三桂情形，和我們派去的欽使——降將唐通的奏章，有些不大相同。吳三桂對歸順我們的事，並不像唐欽使所說的已經決定，而是還在

躊躇之中——在按兵不動呢！（註一）

牛（冷然地）也許是李宏將軍太過慮了罷。唐欽使雖是明朝的降將，人很忠誠，不會虛報、誑報。

岩 即使唐通如牛丞相所說，忠誠可靠，但吳三桂會不會有意騙他，却很難說。須知陳圓圓的事情發生，對他是會有很大的打擊的。依我看，我們還得預先有些準備，萬一臨時有事發生，措手不及！

牛（冷笑）你大概還是以前的主張，要王爺下諭，着劉侯劉宗敏前往鎮守山海關。照目前京城裏的情形，以及劉侯本人的願望，都是難辦得到的。何況李宏將軍前往那一帶宣撫，又還沒有回來？詳細情形不知，大計是很難決定的！

（註二）

岩（有點激越地）牛丞相！我們這樣的偷安，是很危險的。古人說，安不忘危，我們不能自以為拿下了北京，就拿下了天下，崇禎上了煤山，就是明朝徹頭徹尾的覆亡！危機四伏，來日大難，你牛丞相是我們的重臣，要深刻的打算一下纔好，要常常警惕，警惕自己纔好。

牛（冷然地）我牛金星不是一個傻瓜，無須警惕！我們現在既談不上安，就更思不到危。國家大事，自有像你這樣公忠體國的人在。我看還是你在私訪閒暇的時候，一個人在城外打算打算去罷。我是沒有這麼多的時間——！（急向

---

（註一）參照「甲申三百年祭」。

（註二）參照「甲申三百年祭」。

左門走)

岩 (追上一步) 牛丞相——!

李岩剛喊過，闖王一行自內復出。

金星剛到門口，急向後讓。

李岩進前一步，喊「王爺」，即旁立。

劉宗敏深感不安的跟在後面。

劉 (在闖王站定後) 臣真是罪該萬死!

闖王看他一下，默然無語。

闖 (顯牛) 牛丞相! 你去把那五百副老虎凳，和一應刑具，都加上封條，以後不許再用!

牛 (禮) 是——! (向左門下)

闖 (向君恩) 顯院長——!

顯 (進一步) 王爺有何旨諭?

闖 你去把那幾百犯人審問一下。沒有罪的，放掉。罪輕的，也放掉。好的，勸他們繼續供職，不要灰心。真正該罪該罰的，一律帶回刑部審理。

顯 (禮) 是——! (向左門下)

闖 (向劉宗敏) 劉丞相! 你願意孤王這樣處理嗎?

劉 (不能不願意地) 王爺處理得對!

闖 (親切地) 劉丞相! 你不要誤會，以為孤王有意和你為難。實在是這樣幹下去，於大家都沒有好處。打到北京，生活自然應該過好一點。祇是，我們不能忘本，不能做得太不像話!

(稍停) 孤王就要做皇帝了。你看，我穿的還不是大布的

衣服嗎？吃的雖不像以前粗糲，可也祇是普通的菜飯，沒有山珍，也沒有海味。在宮裏，房子雖然好一點，却也沒有三宮六院，嬪妃如雲。孤王從沒有得意忘形！這不是別的，一句話，孤王不敢忘本！孤王怕過累百姓，將來會遭到崇禎那樣悲慘的命運！（註）

劉 臣罪該萬死！

獨 你們不要以為天下大定了。吳三桂有回信，願歸順，即日就要來京，自然是可喜的事。（重）但關外還有更重要的敵人！——精騎善射的韃子兵！（頓）南方史可法、左良玉、何騰蛟，一班明朝將領，手裏還有很多的兵，還沒有將他們摧毀！有那麼廣大的土地，也還沒有收復！——可是，大家都似乎有些苟安了。富貴榮華到了手，大家都準備享福了！這樣的情形，孤王是深以為慮！（有點傷感地）孤王今天自己跑到這兒來，老實說，也真是萬不得已！

門子持情報急急上。

門 （向宗敏）丞相！永平來的緊急情報！（呈報，下場）

宗敏接報，看，大家注視他。

獨 （看宗敏神色倉皇）有了什麼事嗎？

劉 （很氣憤地）吳三桂已經發佈討伐王爺檄文了！（呈報）

闖王接報，看。

宋 （向劉宗敏）怎嗎？吳三桂變了！

---

（註）「明季北略」述李闖王朝見百官時，「戴尖頂白氈帽，藍布上馬衣，臨踏鞍靴」，生活上似亦無多大變化。

闖 (看完，怒擲地)逆賊！居然罵我李闖王是「么魔小醜」！自稱什麼「義師」！（大擊）我就不相信，我李闖王打不垮他！

宋 (不解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王爺！——

闖 (憤憤地)據情報說，吳三桂隊伍開回到了灤州，有一個家人從北京逃了去告訴他，說陳圓圓給劉侯劉宗敏搶了去了，他就一怒回師，發佈檄文，要和我們打仗！（重）吳三桂這樣的僭妄，我李闖王決不饒過他！——（註）

牛金星又自左內上場。

闖 (指地，向牛)牛丞相！你看！

牛金星拾情報，檄文，看。

牛 (看完，冷然地)吳三桂，也真是太不計算自己的力量了！

(向闖)王爺現在打算怎麼辦呢？

闖 (大擊)孤王的意思，即日調動大軍，加以討伐！

牛 臣的意思，吳三桂雖然發佈了檄文，但他已經回師關外，

---

(註)陸次雲「圓圓傳」云：「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遷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即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剿巨寇。」就余所憶，「甲申日記」作自京逃出家人，在途次與三桂遇，告以圓圓被擄掠事。

將來究竟怎樣的動，現在還不可知。兵員最好暫時不動，候李牟將軍宣撫回來，看清他的動靜再說。

宋 臣昨夜仰觀天象，紫微星座，略現黯淡，這幾天似乎不宜舉兵。牛丞相之意甚是，暫時可以按兵不動，看吳三桂的動靜，再作大計。（註）

闖 （怒）什麼叫做「么麼小丑」，孤王可忍受不了！

岩 王爺不能太激動了。吳三桂這個人是不易與的，此去關外，究竟作怎樣的打算，很難說。他是洪承疇的部屬，祖大壽又是他的舅舅；這兩人早已降了韃子，有名的漢奸，我們的行動，應該顧慮這一點。臣的意思，如其即事討伐，不如先派大兵，扼守邊境，再遣能臣，前往開導，曉以大義。送回吳襄、陳圓圓，以緩和他的憤激之情。庶幾有化干戈爲玉帛的萬一之望！

闖 （不快的）這件事孤王自有主張，你用不着管！

李岩很窘，退立。

大家默然，僵場。

李牟急匆匆自右上場。

他的神情緊張，似乎有些疲乏。

牟 （禮）王爺！吳三桂那邊，已經發生了大變。臣怕驛站宕誤，特地連夜回來稟報，沒有先請聖諭，該死！該死！

闖 吳三桂那邊的情形究竟怎樣？

牟 據臣在永平所接確切情報，吳三桂出了山海關以後，就和

---

（註）牛金星，宋獻策阻李闖王出兵事，見「映聞續筆」卷一。

漢奸洪承疇、祖大壽，去拜見韃子的九王多爾袞。吳三桂向九王多爾袞借兵來和我們對抗，講定事平以後，把燕薊兩州，全部割讓給韃子！（註）

闖（震怒）喪心病狂，竟到了這樣！

牟 吳三桂是甘心做漢奸了，他簡直要亡掉中國。燕、薊二州，是連北京一帶，都包括在內的。京城都能給韃子，他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望王爺趕快定大計，以張我們國威！

岩（插接）臣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闖（叱）李制將軍！說話慎重一點！

岩（悽然地）是——！王爺（退立）

宋（別有所感地）想不到明朝保護國疆的文武大臣，變做漢奸的，竟一天多似一天，國家養兵，結果如此，真教人太失望了！

劉 王爺！吳三桂甘心出賣國家，臣願率兵前往，滅此小醜，以洩王憤！

闖（大聲）我李闖王是中國人，他吳三桂也應該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中國人跟中國人打，勝就勝，敗就敗，算不得什麼！爲什麼無恥到要借韃子兵，豈不是有意引狼入室嗎？

牛（冷然地）真是引狼入室，爲虎作倀！

闖（大聲）吳三桂投敵，我李闖王決不容忍！吳三桂甘心做漢奸，我李闖王決不寬恕！各位將領！孤王已經決定了！

---

（註）詳見「明紀」，「歷代通鑑輯覽」等書。



趁韃子兵沒有來的時候，先一鼓足氣的消滅他，而後再去對付韃子兵！

（向宗敏）劉丞相！即刻替孤王點定二十萬大兵，來朝三更造飯，五鼓起程，孤王與你一同親征！吳襄，陳圓圓，永定二王，一齊帶走，京城以及後方，牛金星丞相負責留守！（註）

宗敏，金星同時高呼：

——拜令——！

闖王急自右下，隨侍下。

牛金星，宋獻策，李牟下。

李岩情緒黯然，後隨下。

闖王侍衛兵全下。

場上僅餘劉宗敏一人，呆呆地看他們下場。

朝華自內急出，至宗敏身後。

朝（驚魂初定地）丞相——！

宗敏慢慢地轉過頭來。

朝（繼續地）嚇壞我了！（拍着自己的胸脯）

宗敏冷然地看她一下，伸一伸懶腰，向大師椅走。

朝（跟上去）丞相！今天太委屈你了！

宗敏正預備在胡床上坐下。

朝華靠近他，看着。

---

（註）「歷代通鑑輯覽」作「十餘萬」。「明紀」作「二十萬」。「明季北略」作「四十萬，號八十萬討吳，沿途七百里。」

劉（軟弱無力地）今天早晨起來，老鴉迎着我叫了三聲，我就知道有點不妙了。（懊悔地）我忘記看看皇歷——！

朝（愁眉）丞相！皇歷，我已經看過了，今天是一個黑日。  
（「黑日」二字特重）

劉（恍然地）怪不得！原來今天是一個黑日（「黑日」二字特重），倒霉的事情，就湊到一起來了。（頹然的拍香檯）噯——！（順便想坐下去）

宗敏一拳打下去，誤把一爐香打翻了。

火熱的香，落得宗敏一手。

他急急地把手抽開，亂抖，站起，呼痛：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朝（驚急）丞相燙了手了嗎？（去抓他的那隻手）

劉（他更痛了，掙扎脫出，抖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宗敏一直抖叫不歇。

朝華同情的默然看着他。

宗敏的臉上尷尬萬分。

幕——緩緩地下落。

（第三幕完）

## 第四幕

時間 崇禎十七年四月——七月。

地點 山海關——永平——北京——徐溝——平陽。

人物

第一景

吳老海——方桂生——黃金標——范古山——大林子——傳令兵(二)——闖兵(八)——掌旗官(三)——闖小將

夏國相——馬寶——李懷義 吳三桂——祖大壽——吳侍從——祖侍從——吳兵

第二景

范古山——黃金標——難民(五)——闖兵(四)——清兵(三)

——吳兵（三）——闖將——清將——掌旗官（三）

李闖王——牛金星——李岩——劉宗敏——宮女——禁衛將領  
（四）

### 第三景

闖兵（八）——清兵（六）——吳兵（四）——掌旗官（二）  
——清將——闖將——吳三桂——李闖王——劉宗敏——執蓋  
者。

吳三桂——夏國相——馬寶——李懷義——吳侍從——吳兵  
——太監（二）

牛金星——劉宗敏——李岩——李闖王——宋獻策——宮女  
（二）闖侍從——禁衛軍（十六）

（附記：以上各景，人物雖多，但如適當配置兼串，則除李闖王、牛金星、劉宗敏、宋獻策、李岩、顧君恩、吳三桂、夏國相、李懷義、馬寶、祖大壽、宮女（二）外，祇須雜角十二人至十五人，合不過三十人已夠用。）

佈景 本幕地點不一，佈景也較複雜。大體言之，舞台分作三個部份。第一部份——即腰幕（最好是天幕顏色）前——僅一櫺是固定的。第二部份——即中部——須選用牆景，後亦需用一天幕。第三部份——舞台之最後部份——景係固定，僅結幕時須用。各景，裝置，於各景分別詳載。至結幕一景，用幕雖多，如劇團所有，不足數用，可用硬片代，用板代，用笆糊紙代，可擬

酌實際情形加以處理。

## 第一景

在腰幕前。

台左角有一大樹，樹上有橫行地名牌：「山海關」。

台左角靠裏——即大樹右側，距離入口處二、三尺地位——，支着一個小型的篷帳，一半伸到腰幕裏面（爲着便利前面人物的經過），帳門斜對着右面的觀衆。

這是臨近山海關門的閩王軍兵休息處。

場上有幾個兵士，在帳門外坐着的一個，叫做黃金標，因爲他有些女人腔，大家稱他做黃大姐。他正拿着針線，替另一個兵士縫鞋子。另一個叫范古山，年紀已經有四十歲了，站在他的旁邊，口啣旱烟管，在閒看着他。吳老海坐在台中偏左的地位，赤膊，在捉軍衣上的虱子，一個一個地在嘴裏咬着。方桂生——第一幕裏的那個俘虜兵——在台右口，正對右內伸頭張望。各人，軍氈代替了坐凳，放在身邊。還有一些日用的零件散置着。

太陽正照臨着他們，吳老海身上被射得尤其強烈。季候，是已經到了四月下旬了。

幕啟時，方桂生正對右內伸着頭，看來看去，臉上充滿着讚歎的神色，帶着笑。

遠遠地有號角聲音。

方（看了一下，回頭，向大家）山海關有這麼雄壯！（他表

示着無限的驚奇)

范 (回頭看看方,不屑的,表示自己的多知)地勢險得很呢!

海 (正吃過一個虱子)他媽的!你當過那麼多年的明朝兵,還不知道山海關!(指)你去看!關門上就橫着五個大字,叫做『天下第一關』(伸大姆指),天下第一道關口呢!(又去捉他的虱子)

方 (驚奇地)噢——!(再回頭看)

范 (插入)喂!吳老海!你知道『天下第一關』的『天』字怎麼寫的?

海 (氣得站將起來,衣服抓在手裏)你媽的!老范!你老是揭老子的瘡眼兒!(進前)我吳老海是不認得扁担大的『一』字,說打仗,可比你打得多呢!你媽的!(把衣一掀,披到身上,就勢轉身)

范 (沒有他辦法)你又罵人了!

方桂生看過石刻,走了回來。

方 (向吳老海)對!對!對!五個大字,看得明明白白,還是刻在石頭上的呢!(指)吳三桂那小子,就退在這裏面嗎?

海 (點頭)就退在這裏面。(半自語的)烏龜進了殼,縮了頭了!這樣銀樣蠟槍頭,還敢和我們打呢!

黃 (把縫好的鞋子向范一丟,隨身站起)縫好了,拿去!

范 (打趣地)謝謝你,黃大姐!

他拿起鞋看看,坐下地去穿。

黃 (嗤他一下,然後走向吳)吳三桂不是很會打仗嗎?

范（搶接，笑）不但會打仗，還會玩女人，你黃大姐得擔心呢！

黃（指他）你看這張臭嘴！

范古山祇是笑。

海我也聽說他會打仗，現在纔知道他會打敗仗！（後四個字說的特強，詼諧地）

方（插接）碰到我們就一路敗，一直敗到山海關——（指）這個烏龜殼裏！

范（自語地）天知道他那一天纔敢伸出頭來！

海（自信地）用不着那一天。你們看吧，這座關，早晚就要給我們拿下的。

黃（不相信地）你怎麼知道？

方（插接）怪不得人家把你當女人看，連這一點都不曉得。我們隊伍，不是把山海關包圍起來了嗎？——

海（緊接地）豈但包圍，王爺還另外派了大兵，從一片石開到關外，去斷吳三桂的後路呢。王爺說，山海關這麼點兒大地方，他用靴尖一踢（作勢），就夠把它踢翻，還要用多大力量嗎？還怕吳三桂那小子不投降嗎？（笑）（註）

大家和着他笑着。

黃（仍舊有點疑慮地）王爺真有這樣把握？

---

（註）「談聞續筆」卷一云：「至順義，與吳遇，吳退入中，賊驕甚，曰：此彈丸地，不足當京師一角，用靴尖踢倒耳。」今當用。

海（掃興地）他媽的！真是女人見識！王爺的話，還會錯嗎？  
（半自語地）什麼事都預備好了，龍袍啦，玉璽啦，打過吳三桂，就回北京接皇帝的位，還能不打勝仗嗎？（看黃）  
真是女人見識！

黃（不高興地）我不和你們聊了，老是什麼女人，女人的！  
（轉身走回）

大家看着黃，哈哈大笑。

黃金標進到篷帳裏去。

伙頭軍大林子，圍着腰圍，走了出來。

林（向大家）你們又在笑誰呀！

方（向林）大林子！午飯好了沒有？你看（指太陽），太陽過了午了！

林 早呢？糧還沒有弄齊呢？我到這一帶來找鍋。（四下看）

范（驚異地）午飯糧還沒有弄齊？還到這兒來找鍋？

林（有些怨意地）老百姓簡直找不着一個，天知道跑到那裏去了？鍋，一口也還沒有找到呢！

海（牢騷地）他媽的！真怪！我們打進北京之前，老百姓見到我們，就像見到親人一樣，茶呀，烟呀，飯呀，什麼沒有？這一路來，他媽的，却天翻地覆了！——還沒有看到我們影子，就跑掉了，鍋呀，碗呀，牛呀，羊呀，什麼都帶走了！這是什麼鬼把戲呀——！（註）

---

（註）「談聞續筆」卷一云：「以四十二薄暮，自率所部出阜成門。一路居民逃徙，井灶俱廢，索食不得。兼程而進，困敝殊甚。」



方（指）一定是吳三桂這小子在弄鬼！

黃金標又從篷帳內走出。

范（冷然地）我看倒不見得——。

黃（銜接）范古山又要說怪話了！

范 你個臭娘兒嘴又來了。我倒不是說怪話，我親耳聽見一個老頭兒說的。他說：李闖王的兵，進了北京城就變了。現在，老百姓可不敢靠近他們了。

林（證實地）我們也聽到好幾次。想盡方法去找老百姓，就找到了，他們也什麼不給，鍋也沒有啦，碗也打破啦！歸根結底，還不是不相信，不肯借嗎？

黃（湊一下）我也想起了，有一個婦道人家——！

海（不高興地）他媽的！又是婦道人家！

黃（看他一個白眼）我們到的地方，連婦道人家都不敢在家裏呆呢。說我們——！（沒有說完）

海（打斷他的話）我早說的，像這樣子搞下去，將來會弄得連飯都不會有得吃，還做什麼卵子皇帝！進了北京城，大大小小，全都發昏了！

方（阻住他）吳老海！你別發傻了！什麼卵子皇帝！小心一點！你就不要腦袋了嗎？要是有人聽見，去王爺那裏稟告，我問你吳老海，究竟有幾個腦袋！

海（氣憤地）一個腦袋！老子不怕！——

林（插入）你們這兒真沒有鍋嗎？

范（不高興地）連一個鍋腔子都沒見，還鍋呢！

林（失望地）真倒霉！（啞一啞嘴，復自左下）

海（看着他下）她媽的！老子這一回回到北京，一定要李制將軍給我一個長假。回家去，不幹了！

黃（觸起感想地）我也想回去呢？出來幾年了，老婆孩子——！（難受地）唉！——我難受得很！我想家了！

方（也感歎地）和我纔來的時候，真是大不相同了。那時，就沒有聽見那個說想回家。現在，可不一樣了，什麼都變了！你們看，這回出京，雖說打了勝仗，和往昔比，士氣可弱得多呢。

海（憤怒地）把什麼陳圓圓，陳尖尖，也帶在隊伍裏，烏烟瘴氣，仗怎麼能打得好！從古以來，打仗就不作興帶女人——！

黃（反駁地）你的話不對，霸王不是帶了虞姬嗎？

范就因為帶了虞姬，纔有垓下之圍，到了烏江，霸王就不得不自刎。像你們這些女人——！

黃（罵他）狗嘴裏真是掏不出象牙！

遠遠地山海關城上號角聲起。

海（聽罷）吳三桂還想衝出來嗎？

關上的號角聲繼續的吹。

范（聽罷）是關城上的號聲，怕有戰事了！

說完，急走向右台，向內看，吳老海跟上去。

黃金標、方桂生，移動一兩步即止，靜靜地凝住神聽。

在繼續的號聲中，傳令兵自左上，手執令旗。

他越過篷帳地位，立定，向大家傳令——

傳（嚴肅地）各位軍兵聽者！王爺有令！吳三桂企圖突圍，

仰各營軍兵，嚴密戒備，相機反擊，趁勢滅此小醜！（頓）  
後退者斬！

傳令兵一直走到右面台內去，大家看着他的背影。

方（不高興地）飯還沒有吃，就打仗嗎？

海（苦笑）把肚子先綑起來再說罷！

關城上的號角聲繼續在吹。

傳令兵在右內，又在照樣的傳令。

場上人各回原位，拿起武器，包紮東西。

黃金標獨自收拾篷帳。

右內的戰鼓聲，左內的號角聲，同時並起。

場上人急急地裝備起來，緊張，注視。

馬鈴聲、馬蹄聲，在兩邊雜起。

脚步聲、戰鼓聲，雜亂的起來。

一掌旗官，執旂自左衝出。

後面跟着一個闖小將，四個闖兵。

另一個傳令兵，執令旂，自右上。

雙方在側右的台口遇見了。

將（急）關前怎麼樣了？

令 吳三桂已經衝出來了！

說罷，傳令兵急急地從右下。

將（對兵大揮手）衝上去！消滅他！

說罷，向右內衝去，兵士跟上去。

海（緊接着）衝上去！消滅他！（揮刀）

場上人同應：

——衝上去！消滅他！

衆先下，吳老海跟着下去。

一切的戰爭效果競起。

又是一掌旂官，與四兵士，魚貫的穿場而過。

人聲嘈雜，鑼鼓聲並起。

人走盡時，腰幕起，戰鼓更趨激烈、緊張。

腰幕啟時，舞台上現出吳三桂營帳小景。

中部的天幕已經落下。略略偏左，正面觀衆，是一個雙人座的石凳。凳左是旗桿，上懸「吳」字旗。凳右是一塊較高的天然石，上面可以放置東西。在右面，斜放着吳三桂的軍棹，座椅，棹上並有簡單陳設。

左台口大樹上，依舊是「山海關」的地名牌。

這時，戰鼓聲小，金大鳴，吳三桂收軍了。

戰鼓漸漸地弱了下來。

吳三桂、夏國相、馬寶、李懷義及三桂侍從，魚貫入場。

吳三桂喪氣地逕趨將座。坐下，以右手支頰，面向內，默然無語。

夏國相不安的立在他的身左。

馬寶、李懷義、戎服，進至石凳與大樹之間立着。

侍衛至吳三桂後側立。

各人地位定後，戰鼓止。

馬（禮）末將等罪該萬死！

懷（禮，同時）末將等罪該萬死！

吳（頹然地轉過頭來）不能怪你們！（緩緩起立）闖賊的軍

兵，實在太兇悍了！

（附記：按吳三桂是一個反派，是一個大漢奸，不是小丑似的人物，除掉自己內心的表演外，對夏國相、祖大壽、及李懷義、馬寶，所顯露出漢奸的真面目，其深淺度是各自不同的。大約對夏國相顯露得最多——夏國相當別人面前勸他，有時實在是做雙簧——，對祖大壽次之，對李懷義，馬寶又次之——這一場對李懷義，馬寶可說是完全的假作忠義。變化很多，演員應深加體驗，勿真的演成正派的腳色，或單純的加以表演，要盡量發揮其複雜性、多樣性，以及其內心的矛盾性。）

馬（禮）末將等願出關再戰，帶罪圖功！

懷（禮，同時）末將等願出關再戰，帶罪圖功！

吳（失望地）不必了！（走出坐位）各位將領！依照目前情勢，我們要想衝出關去，除非九王多爾袞兵到，是很難有望。適纔一仗，我們用盡力量，還是被闖賊堵將回來。能再有什麼辦法呢！（走）我很奇怪？爲什麼九王多爾袞的兵，到現在還不來呢！（以拳擊掌）

懷（老態地）末將以爲，韃子居心叵測，決沒有誠意幫助我們。但看九王多爾袞，一面答應總戎，前來應援，一面又食約不前，按兵不動，顯然是坐觀成敗。其間必有詭詐，總戎要防備他些纔好。

夏（插接）李老將軍！你也真是太過慮了。難道我們總戎，連這一點都看不到嗎，還要你來提嗎？

懷（驚退一步）啊……！

吳（緊急地）李老將軍！一切事情，我和九王多爾袞、經略

洪承疇、我舅父祖大壽，是說得明明白白地。他們決不至失約！也不會有什麼詭計。你放心好了！——祇是（再以拳擊掌）韃子兵爲什麼還不到呢！

馬（插接）九王多爾袞不會失約，大概是還沒有準備好吧！

懷（半抗辯地）在末將看來，闖賊究竟是中國人，韃子——幾十年來對中國的擾害和居心，總戎還不知道嗎？洪承疇、祖大壽、雖是先帝臣子，自從投降韃子以後，是早已忘掉自己的國家了。借外力來消滅內亂——請恕末將放肆——那多少是有些近乎引狼入室！

吳（怒、擊桌）我吳三桂却不這樣想。闖賊反覆無常，變化莫測，一面借使與我交好，一面却據我家室，我和這樣的人，是決不同戴一天的！——我寧可以！——（感到失言，不再說下去）

懷（緊接）陳夫人是不是被闖賊收進了宮，現在並還沒有證實，難道總戎就——

吳（不快）就怎麼樣？

懷（緊接）就寧與外犬，不與家奴，爲着紅顏，真的衝冠一怒，不從大處着想嗎？——

夏（忙阻住他）李老將軍！你這是什麼話。

懷（激動地，但也知道說得過火了）我是太憂慮了！我活了六十多歲！（捋鬚）我親眼看見韃子兵怎樣一回一回地危害我們國家！——

吳（怒，阻住他）不要再說下去！（頓）李老將軍！你放心好了！我吳三桂決不會做漢奸、賣國賊、出賣祖宗坟墓，

投降韃子！我向他們借兵，祇是權宜行事，只是挽救我們自己。我們不能不生存！（較大的間歇）各位將領！勝敗兵家常事，你們不要給闖賊打了幾個敗仗，就動魄驚心！祇要九王多爾袞大兵一到，外合裏應，我們立刻就可以轉敗為勝！

（頷）你們現在，可以去好好地看守關城！

（禮）拜令——！（退）

（禮，同時）拜令——！（退）

三桂跟上幾步，看二人下。回身，預備向國相說話，一眼看到了侍從——

（怒意未消）下去——！

（禮）是——！（退）

（附記：吳三桂與夏國相這一場戲，兩個人應都以鬼崇聲聽出之，以反襯出上一場吳三桂的話，大部份並非真心話。）

（侍從下後）國相！我看李老將軍這個人——不但李老將軍，自從總戎上次回拜洪承疇，祖大壽，同去見了九王多爾袞回來以後，大家就議論紛紛了。不知是誰傳來的，說是韃子兵幫我們打敗闖賊以後，總戎願意將薊州、燕州割讓給他們，酬勞他們功勳。將領軍兵之間，不以為然的，是大有人在。（註）

（註）「談聞續筆」卷一云：「桂念腹背受敵，勢不得全，乃與諸師約云：從吾言，并力擊賊，吾取北京歸汝。不從吾言，等死耳，請決一戰。問所欲，曰：毋傷百姓，毋犯陵寢，訪東宮及二

吳（大驚）這怎麼會給他們知道的？

夏 不過還不要緊，大家並不十分相信。祇要總戎自己不鬆口，他們會以為是謠言。而且總戎剛才對李老將軍的一番話，說得也非常得體。他們是一點也不會看出總戎真心思來的。倒是九王多爾袞的按兵不動，却值得我們掛心！

吳（愁慮地）我想九王多爾袞，坐觀我們成敗，按兵不動，大概是想藉此多提出一些要挾。其實，就有什麼要挾，又何不乾脆提將出來呢？祇要能夠答應，我吳三桂——（警覺，不想坦直的說下去）啊，國相！聽說闖賊這回出兵，連陳夫人圓圓也帶在軍中呢！（忽然激怒）噲——！我恨不能手刃此賊，以洩心頭之恨！

夏 聽說老太爺也帶來了。

吳（不經意地）這倒沒有聽見。（兒女情長地）國相！據說圓圓在闖賊營中，日夕以淚洗面，心境很是悲苦。有什麼辦法，能很快地把她搶救出來呢！（自語地）要不是爲了圓圓，唉！——（搖頭）

侍從急急上。

侍（禮）總戎！舅太爺祖大壽，奉了九王的令來見！

吳（驚喜交集）趕快請！

侍 是！——（退）

吳（帶笑地）我知道九王多爾袞，是決不會失約的！（看見

---

王所在，立之南京。黃河爲界，遼瀋北好。清帥許之，鐵刀伐誓，而以兵若干，助桂擊賊」。「吳三桂演義」作「薊燕二州」。



祖大壽將出，趨前）啊！——舅父！（恭立）

國相帶笑恭立在旁。

祖大壽清服上。後隨侍從，亦清裝，手裏捧盤，盤內盛清禮服，黃馬褂，紅纓帽。

三桂、國相，看了一驚，旋又鎮定。

吳（向祖）舅父！一路辛苦了！請坐！——（指石凳）

祖（帶笑地）沒有什麼！孩子！——（就坐）

祖侍從將盤放在几上，後面立。

吳 怎麼今天才到，我們等得心焦了！

夏（插接）我們已經打了好幾次敗仗了！

祖（笑）勝敗兵家常事，怕什麼呢？哈哈哈哈哈！

吳（很急地）九王也到了嗎？

祖 來了。在路上，聽說闖賊把你們逼進了關，還派了隊伍，從一片石繞過，想割斷我們之間連絡，就一氣趕到了！

（註）

吳 九王什麼時候，可以和我們一同進兵？

祖（愁慮地）甥兒！這件事，現在可有些麻煩了！

夏（驚）九王不願意幫助我們了嗎？

三桂亦驚，但默然，不說話。

祖（向夏）幫助倒還願意幫助，（向三桂）祇是他有些不相

---

（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云：「東攻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關名，在永平府撫寧縣東北）越關外，三桂懼，乞降於清。」

信你趕來了。九王說，他一定要取得你的保證，纔能和你一同進兵。他怕打了下關賊以後，你會背信棄義！（後四字說得特重）

吳（有些氣憤）舅父難道也不相信甥兒嗎？

祖 我有什麼不能相信你？祇是九王一定要這麼想，我和洪經略再三替你關說，他都不肯答應，有什麼辦法呢！

吳（不解地）那他又爲什麼把大兵拉到這兒來呢？

祖（湊上）他還是有意幫你的忙呀！祇是要取得你的保證！

吳（氣憤地）他要我給他什麼保證？

祖（指頭）他要你剃掉頭髮！（指衣）他要你換上黃馬褂！（指三桂衣）他要你脫掉明朝衣服，（指自己身上）穿上韃子清裝——！（註）

當祖說時，三桂一句一驚，趨於憤怒。

吳（緊接祖的話，語調極重）他要我投降——！我吳三桂辦不到——！

夏（感到他失言，有些急）總戎——！

祖（奸）孩子！你又在耍脾氣了！你要盛得住氣呀！我做舅父的，決不會不替你打算！你自己平心靜氣想想，你現在是什麼處境，你要圖逞意氣，馬上就會滅亡！爲着你自己將來，在大兵壓境的時候，你不能不暫時委屈，暫時忍受！到將來再說呀！

吳（氣憤一半平靜下來）九王竟這樣的乘人之危！

---

（註）據「吳三桂演義」，「清史演義」諸書。

祖（趁勢再逼）孩子！你放冷靜一點！說起來，九王對你，也是太契重了。他幾次三番，誇獎你少年英俊，幾年來都望你過去，給你大權掌握。要不是這樣，他這一回是不會幫你忙的。他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打垮你！他是幾番的打到過北京，他要依靠你什麼呢？孩子！你要放明白一點！暫時的委屈，是算不了什麼的！你的舅父，我祖大壽，洪經略洪承疇，難道都是甘心做漢奸嗎？一時的行權罷了。

吳（情感，幾於完全歸復平靜）我不能改變服裝，我的部下

祖（漫不經心地）部下有什麼呢？告訴他們，你這樣做，是行權，是權變，是爲着救國！是假投降，不是真投降！等到有朝一日，把闖賊打垮了，和南方的勤王義師會合了，聲勢浩大，韃子兵敢不退走嗎？那時頭髮可以再養起來，明朝的衣服可以再穿起來。有九王的重兵壓在這裏，你還怕你的部下不答應嗎？你還怕你的部下叛變嗎？你怎麼這樣傻呀——！

三桂默然無語。

祖（趁勢再進逼）孩子！你是讀聖賢書的，你應該深明大義！你不要因爲這暫時的小節，就誤了國家大事！北方是完全淪陷在闖賊手裏了，挽救這樣局面的重任，是落在你一個人肩膀上。舉足輕重，你要從大處着想！何況你的全家——父親，母親，你那愛姬陳圓圓——！

吳（下意識地）陳圓圓怎麼啦！

祖（故意不說下去）沒有怎麼？你想一下吧。你全家三十幾

口，全落在虎口裏面，你也不能不忍辱負重，搶救他們呀！

夏（插接）舅老爺的話，是很有道理的呀！

吳兵一人自左上，手持書信——

兵（禮）稟告總戎！闖賊那邊，派了一個人前來下書！（呈書）

三桂順勢把書搶過，撕封口，但不取出信，向祖大壽看右眼。

祖（會意的向夏）國相！我到你那兒去坐坐吧。（說罷便推夏走）

夏（隨着走）好——！

國相與大壽自右下場。

吳（抽出信看數行）怎嗎？（讀信）——

將軍借外兵以殘我，非計之得也！我即潰敗，將軍豈便能復明統耶？今故主二王與君父，俱在吾軍，若稍有差池，即玉石俱焚君父爲戮！將軍於明爲不忠，於家爲不孝，願將軍思之？（註）

（想）么魔小醜！居然這樣放肆！（怒，撕信，向兵）來使在那裏？

兵（指左內）在營外！

吳（怒）替我推出去斬首！

兵是——！（退）

吳（陷於苦悶的踱着）我吳三桂怎麼辦呢？聖上在煤山吊死了，可以不去管他。二王陷在闖賊的手中，也可以不去管

---

（註）據「吳三桂演義」。

他。可是——我自己，我吳三桂却不能不生存，我的五十萬大兵，却不能不保全。我的陳圓圓陳夫人，却不能不奪將回來。闖賊的兵力太大了，我要是歸順，誰又能担保他不把我吞併！（頓）投降九王，穿上這一套清人的衣服（指）於心也有些不甘！（想）怎麼辦呢？怎麼辦呢？（苦惱地）吳三桂！吳三桂！你現在是進退爲難了！（頓）闖賊連我最心愛的圓圓都要擄掠過去，還能向我推誠嗎？（頓）最近的京中探報，看他一切行動，也不是真能成大事，立大業的人。（想）我吳三桂就是投順過去，一朝再有變化，又怎麼是好？真個與他同盡嗎？（堅決地）不能！不能！絕不能！（轉）那麼，我祇有穿上這一套清裝了！（再堅決地）不能，不能，也不能！（踱着，再思索）不能？（悠然一轉）不能現在也要能了！（決然地）我吳三桂要生存！我吳三桂將五十萬大兵要保全！我的圓圓要奪將回來！（抑低）我不能圖那些身後之名，我要爲現在着想！（揚起）現在，現在，現在我吳三桂要保全自己！現在我吳三桂爲着自己的存在，爲着自己勢力的存在，不能不投降敵人。我吳三桂可以不要明朝的皇帝，我吳三桂可以不要父親，母親，兄弟姊妹，我吳三桂可以不怕萬世唾罵！我要奪回我的圓圓！我是寧可以做漢奸，祇要能夠保存自己的實力！（壓平）九王無論怎樣兇險，究竟是一個外國人。韃子地小人稀，兵力究竟不大！（轉快）他要依靠我，他要信賴我，他要利用我（轉快地）我吳三桂還顧慮什麼呢？（昂然的向右走幾步）

好——！來人啦！

侍從自右面上。——

吳（指盤）捧起這一套官服！

侍 是！——（走過去，捧起盤）

吳（指，大聲）傳令備馬，去九王營裏謝恩！

侍 是——！（向右內，總戎有諭！傳令備馬，去九王營裏謝恩！

衆內應：——傳令備馬，去九王營裏謝恩！

吳三桂英雄氣概地急急下場。

侍從捧着衣盤，緊隨着吳三桂走。

戰鼓突起，腰幕下落。

## 第 二 景

腰幕落下時，地名牌換作「永平」。

一排小樹林，從大樹後推將出來，預備藏人。

戰鼓聲愈來愈激。

難民數人，攜帶包裹，自左而右穿場。

裏面有一個四十來歲的，人喊他「張老爹」。

當他們快沒入左幕內時，三十歲的「李老闆」自右追出。

他一路跑一路叫地喊張老爹。

李（邊跑邊叫）張老爹！張老爹！

張（回頭看，走回）啊！李老闆，你也逃來了嗎？

其餘的難民直向左下場。

李（焦急地）老爹！你看我們到那裏去好呢？

張（躊躇）我也不知道。我們隨便找個地方躲一下，候李闖王的敗兵過去再說吧。

李（焦急地）這怎麼行呢？

張（辯解地）爲什麼不行？後面是吳總戎吳三桂的兵，你還怕什麼？

李（焦急地）張老爹！你簡直是在做夢啊！什麼吳三桂，吳總戎！後面是韃子兵，吳三桂已經投降了韃子了！

張（大失望）後面是韃兵，這怎麼是好呢？  
一陣激越的戰鼓。

李（回頭看過）不得了！來啦！快點走吧！

李急拖着張老爹下。

黃金標、范古山，軍服，各挾小包跑上。

他們從右面出來，神色倉皇，是開小差的。

當他們躲躲藏藏地跑時，跟上一陣急鼓。

他們手足措亂，四面張望，尋找地方。

最後，他們藏到台左小樹林後面去。

又來了一陣激越的戰鼓。

李闖王敗兵一組，有旗官，小將，穿場過。

他們帶跑帶叫地從右面向左面跑過去。

半晌，黃金標、范古山，從樹後偷偷地出來。

黃 我們怎麼辦呢？

范 想法子找兩件便衣，逃吧？

黃 我們真的不幹了嗎？

范 你看這樣的情形，有什麼幹頭呢？不如回去種田，還可以把這顆腦袋留住。

黃 （猶豫地）我還多少有些捨不得！

范 （感慨地）捨不得又有什麼辦法呢？要是以前，大家真的爲着老百姓，戰死了倒也值得。現在我們爲着什麼呢？當兵爲他們升官發財，丟掉自己的腦袋嗎？萬一攪得不好，腦袋丟掉不算，還要受老百姓們的罵。真是太不值得呀！去吧！我們去吧！

黃 （也感慨地）真沒有想到，做李闖王的兵，居然還有這樣的一天！『迎闖王，不納糧——！』

范 沒有辦法的事，不要傷心了。

一陣激越的戰鼓。

范 （看）吳三桂的兵追來了，趕快逃罷！逃罷——！（范古山拖着黃金標急急地自左下場。）

戰鼓又激越地敲將起來。

清兵、吳兵合一組，「清」字旂先導，一小將率領，穿場追李闖王兵。隊後跟着「吳」字旂。大家吼着。

清兵在前，吳兵在後。

當清旂，清小將，快達到左內時——

將 （停住，回頭向衆）衆將官——！

衆同應：「有——！」

將 （指左內）前面是什麼地方？

衆應：「永平——！」

將 （大聲）永平——？趁勢追趕，直逼京師！



衆吼應：「趁勢追趕，直逼京師——！」

旂一揮，衆向左內奔去。

戰鼓繼續的緊張。

戰鼓聲中，腰幕拉起。

地名牌：「北京」。

場上現出御花園的一角。

御花園的景物，佔台之中部，後爲中間天幕，從左面大櫺起，右斜至天幕，然後與天幕平行向左，爲御園高牆。在左角牆內，爲一有石級之茅亭，門側右開。或作假山，繞以矮樹叢枝亦可。中部最後三分之一地位，有矮樹，自左牆起，與天幕平行，至近亭處，復向後斜折，然後亦延天幕平行向右。牆不甚高，立亭上或假山上可以看見外面。

宮牆的外面，有隱隱地火光。嘈雜的人聲，戰鼓聲。

李闖王站在園亭的門口——臨近着石級——看着那煩惱的火光聽着戰鬥的音響，有些木然的立着。

階石下，站着一個宮女，手裏執着紅紗製成的宮燈，照着。

牛金星站在亭下——近台口——在躬身傾聽。

幕啟定，闖王轉過頭來，向着金星。

闖（慘然地）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朕十九日親征，二十六日就敗退回來。剛剛登上大寶，接了大順皇帝的位，吳三桂就趕到了北京。（指）看現在的情勢，朕留在宮裏，時候也不會長久了。（激動地）想到上個月進宮那一天，竟好像是隔了一世——！（註）

牛（安慰他）陛下！多難興邦，自古皆然。憑着我們力

量，臣深信還能把吳三桂那逆賊打將回去。願陛下不要難受！

闕（轉憤激）朕沒有難受，朕祇是恨——！朕恨那逆賊吳三桂，借着韃子力量，認賊作父，來殘殺自家弟兄！朕打敗仗，算得什麼？朕祇恨失敗在這個引狼入室的賊子手裏！（激越地）這也就是朕，當着這逆賊的面，殺掉他一家三十八口的原因。

牛 陛下！現在還不能說我們就失敗了。

闕（昂然地）牛丞相！不要欺騙自己！大丈夫光明磊落，失敗就是失敗！人家已經從山海關，把我們一路趕了回來，把京城團團圍住！我們還能說沒有失敗嗎？（顫動地）朕很明白，這一回，我們不但失敗，甚至於會——！

牛（忙阻住地）陛下！請不要亂想。

闕（激越地指宮牆外邊說邊跑了下來）看！還是火光！（宮

---

（註）「甲申三百年祭」云：「自成以四月十九日親征，二十六日敗歸，二十九日離開北京，首途向西安進發。」「明季北略」作「四月三十日西奔。」「金陵對泣錄」紀自成回京云：「癸未午刻，李自成回京入德勝門。被髮，手白布拂面，從馬約七千匹，列東華門。二十餘騎自御道入東華門。」又紀自成登極事云：「是日，故學士楊觀光，何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經，李延鼎，同鴻臚寺官八人，勸進。自成曰：事且棘，何登極之有？劉宗敏厲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語，敏曰：爾十幾年辛苦，一旦敗壞，若不登極，何以回關中？自成默然。」

牆外有火光)這是戰鼓!(戰鼓的效果)這是我們大敗下來的證據!這是逼着我們退出北京的一個真真實實的信號!不是亂想!(轉沉鬱)三月十九,四月二十八,整整四十天(指)就變到這個樣子!

牛 (安慰他)陛下!不要緊!我們就是退將出去,一定還有機會打將進來!

闖 (理直氣壯地)朕自然相信,我們還會打將進來!牛丞相!朕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會饒過這賣國的奸徒!(大聲)我要報仇!我要雪恥!(咬牙)我要親手殺掉這叛逆,把韃子兵趕回建州去!(顫抖地)朕還是要回到京城裏來的!(頹然地)朕不相信就會失敗到底!

李牟戎裝自左內急步上。

牟 (禮)陛下——!

闖 (着他那緊張,一驚)啊——李宏將軍——!

牛金星亦驚退一步。

牟 (激越地)城外的情勢已經不大好,士氣愈來愈壞,外城恐怕不能守了!

闖 (顫抖地)外城恐怕不能守了?

牟 (繼續地)臣特地趕了回來,望陛下早作準備!

闖 (慘然地)朕明白了,李宏將軍!你去吧!再去支持些時候,我們的準備也快好了。

牟 (禮)臣拜令!——(急匆匆下)

闖王慘然地看着他下場,呆住。

牛 (喚醒闖王)陛下!——

闖（怒）不要陛下了！（顫抖半自語地）現在是我大順皇帝，是我李闖王退出北京的時候了！退出北京！退出北京！退出這輝煌的宮殿！退出這繁華的都城！（轉激越）可是，我大順皇帝，我李闖王，決不甘心，決不甘心這大好帝王之都，落在漢奸韃子手裏！朕——！（連續砲聲）砲聲！砲聲！韃子的砲聲！——（咬牙）這是漢奸吳三桂帶來的韃子砲聲！——

牛（急）韃子在加緊攻城了！

闖（恨）讓他攻吧！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筆血債，是要償還的！（頓）讓他攻吧！朕還不是沒有地方退！所有宮裏貴重的東西，所有輜重砲火，金銀財寶，是全都裝上騾馬了！我們可以退到西安，憑着這筆資財，準備再來！（頓）讓他攻吧！讓韃子攻進北京，來毀滅他們自己吧！（註）

又是連續的砲聲。

劉宗敏急急地自左上場。

劉（禮）陛下！外城戰事，已經緊急到了萬分。韃子用大砲不斷的轟城，眼見就要陷落，臣等是否死守，特來請旨！

牛金星驚退一步。

闖（變態的笑）嚇嚇嚇嚇！這樣的時候，你還回來請旨嗎？劉丞相！你應該懂得朕，不是那個平庸之主，不是可

---

（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一十六云：「悉鑄所鑄索金及宮中幣藏器皿，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

憐地崇禎！李闖王是漢子！大順皇帝是漢子！是跌得倒，爬得起，失敗了會再來的英雄好漢！（堅決地）朕不要你們死在北京城裏！（緊急地，一氣到底）回到城上去！讓朕的旂幟，依舊插在那裏，讓這些旂幟飄揚！讓韃子們明朝夢醒了，纔知道大順皇帝，李闖王，在他們不知不覺中間，已經離開了北京！劉丞相！回到城上去！立刻把隊伍拖將回來，與朕一同西走！

劉（禮）拜旨——！（退）

闖（突然，心裏好像輕鬆了似的，閒情的看着金星）牛丞相！四十天的富貴榮華，很值得你留戀吧？

牛（禮）臣不敢——！

闖（笑）哈哈——！朕知道你不敢啊——！  
又是連續的砲聲。

闖（顧宮女，大聲地）宣禁衛將領，立刻進宮！  
宮女走向左內入口。

宮（向內）聖上有旨！宣禁衛將領，立刻進宮！  
左內有人傳着：

——聖上有旨！宣禁衛將領立刻進宮！

又有人再傳一遍下去。

宮女就地留在金星左側。

牛（躊躇而後進言）臣以為這一回失敗，李制將軍的冷眼旁觀，不劃一策，也是一個主要原因。

闖（有怒意）牛丞相，這是什麼時候——！

牛金星感到很窘，默然後退。

禁衛將領四人自右入，俯伏同聲：「臣等參見陛下！」

關（嚴厲地）朕就要離開京城了！朕不甘心 這樣大好的宮殿，落在韃子漢奸手裏！你們立刻分頭前去，放火焚燒，不許留下一間！（註）

衆同呼：「拜旨——！」同退。

戰鼓又輕輕地響着。

關（變態的獨白）你們趕快的燒！（變態的笑意）朕要走了！朕要在離開這裏之前，看輝煌的宮殿，怎樣地火光裏焚燬！朕要在離開這裏之前，看雕龍寶柱，亭閣樓台，怎樣地在熊熊烈焰裏燼化！

左後兩面，火光漸漸起來，愈燒愈大。

（跑上台階，面向右面火光大聲地）鐵不治之火治之！

（指）火！火！祇有火，能很快的毀滅一切！祇有光，能使這周圍的黑暗光明！（高舉起拳頭）

火光大起，人聲嘈雜，夾着遠遠地砲聲。

戰鼓聲又復一陣陣地激烈起來。

腰幕緩緩地在戰鼓聲中下落。

---

（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云：「二十九日，僭帝號於武英殿。是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晨，挾太子，二王西走。」又『談聞續筆』卷一云：「諸宮殿俱爲賊燬，惟武英獨存。」『金陵對泣錄』云：「丁亥卯刻，賊出阜城門。留卒七百餘人，入大內及各巷縱火。」

### 第三景

腰幕剛落定，又復拉起。

地名牌：「定州」。

場上出現着「樹幕」——用樹編成兩片，反面有撐，自內右兩面推結成一片，佔整個台面，戲即在此「樹幕」後進行，觀衆但能隱約看到而已——，「樹幕」後爲野戰場。

戰鼓——緊張，緊張，再緊張。

闖兵一組自右出，邊打邊退，對方是一組清兵。

一邊「闖」字旗，一邊「清」字旗，各有小將率領。

打至台中，雙方掀起激烈的戰爭。

數回合，「闖」旗倒，闖兵向左退去。

清兵吼着，「追呀——！」一直追到左內去。

戰鼓聲依舊的繼續着——緊張。

場上無人，「樹幕」不動，戰鼓頻敲。

地名牌：「真定」。

左幕內，闖小將在喊：

——聖上有諭，在此與吳三桂決一死戰！將士們！衝呀——

衆和着：「衝呀——！」一羣闖兵，旂先導，小將率領，自左向右衝去。接着就是第二組，後面跟着李闖王、劉宗敏。闖王後面，張着「黃蓋」。

戰鼓——幕後作戰的聲音。

闖王軍敗回，退至台中。

闖（大聲）傳諭全軍！不得後退，違令者斬！

右內應着。闖王復率隊向右衝，到達入口處，闖王猛的「哎呀——！」一聲，中了吳三桂的箭，倒地。衆大叫：

——聖上中箭了！

衆急扶侍闖王，向左退去。

清兵一組，攔「吳」字旗，追了出來，後面跟着吳三桂。

吳三桂——清裝：箭衣，黃馬褂，涼帽，拖着辮子。走到台中，吳三桂哈哈大笑。

吳（得意地）闖賊！你中了我吳三桂的箭了，你現在該知道我吳三桂的厲害了吧！（向衆）衆將官！——

衆同應：『有——！』

吳（急，快）不要讓闖賊喘息，一直向西追趕！

衆吼叫，衝進。吳三桂起程時，戰鼓起來。

「樹幕」不動，場上無人，戰鼓繼續。

地名牌：「娘子關」。

「樹幕」左角，斜伸出一關城硬片。

闖兵一組，旗在後，小將率領，逃入關城。

清兵一組，旗先導，小將率領，自右追上。

追至台中，立定，小將喊：

——總戎有諭！越過娘子關，已到山西地界。不要讓闖賊喘息，加緊追趕。

衆大吼：『追啊——！』衝進關去。



在戰鼓聲中，腰幕急落。

（附記：以上三個斷片，必須注意「腰幕落地即起」之搶景計劃，時間不能有詭差。幾個戰鬥場面，要明快有力。武力要乾淨，李闖王中箭，吳三桂說話，小將說話，要給觀眾通過「樹幕」看清楚——樹與樹之間的距離，有大有小，就戲的地位決定。）

在腰幕前。

地名牌：「徐溝」。

吳三桂追趕李闖王至黎城，將渡河的時候。

一陣激越的戰鼓。

吳三桂，夏國相，李懷義，吳侍從，自右漫步入場。

當他們走到台中時，馬寶自左上。

馬（禮）稟告總戎！各營人馬，已經集中河邊，船隻也預備齊全了，待命渡河！

吳 立刻造飯，飯罷渡河。不要以為越過娘子關，已經把闖賊追到山西地界，闖賊又中了本帥一箭，傷勢很重，就懈怠下來。闖賊的兵力還是很大，（大聲）不要讓闖賊喘息，一鼓足氣剿滅他！（註）

馬（禮）拜令——！（退）

吳兵自右上，趨吳三桂。

---

（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云：「自成西走，至定州，清道敗之，走真定，復擊之。自成中流矢創甚。西踰故關，入山西。令大吳東返，自成乃得鳩合潰散走平陽。」

兵（禮）稟告總戎！有聖旨到！

吳（奇怪地）聖——旨——到！（急問）那兒有什麼聖旨！

兵（右指）總戎請看！

太監，捧禮太監，自右上。

吳兵侍他們走過身邊，下場。

吳（大驚）啊——！（後退一步）

國相、懷義、吳侍從，也不期然地後退。

太監等嚴肅地走到他們前面。

監（嚴肅地）吳總戎跪接聖旨！（『跪』字聲音特重）

三桂大怔。稍間，木然的下跪。

國相看看三桂，亦跪了下去。

吳侍從莫明其妙地也跪下去。

監（目視懷義）跪下——！

懷義沒有辦法，跪了下去。

監（宣讀聖旨）——

將軍以百戰之勞，窮追闖賊，功績昭著。現闖勢已盛，蜀氛又起。非將軍無以致勝，仰即移師入川，坐鎮滇南，剿滅張逆獻忠。所有剿闖經過，無須入京面奏。朕初接大位，忝念勳勞，特賜平西王爵，並賜冠帶為儀。欽此！（註）讀罷，將旨收捲，雙手遞三桂。

---

（註）此諭旨，以劇情關係，頗有改動。史實時間，以劇情，亦有改變。地點原為徐州，復以此移徐溝。詳載「明紀」等書。

三桂起，接旨，疑慮重重。

吳（向監）還沒有知道聖上是——！

監（緊接地）是建州四太子，他已經趕到北京，接了皇位！

夏（向監）國號和朝號呢？

監 國號大清、朝號順治，以今年爲順治元年。

吳（急問）九王呢？

監 做了攝政王了。（取過冠帶）這是聖上賞給王爺的冠帶！

（遞給三桂）

三桂接過冠帶，隨手交與侍從。

吳（躊躇）軍次草草，一切不恭，諸希原諒。

監（謙）王爺不必客氣了！

太監仍自右下場。

三桂等木然地看着他們。

吳（拿過聖旨，冠帶看）這是給我的冠帶！封我做平西王！我吳三桂向韃子借兵，却借了一個皇帝來了！（大聲歎息）嗨——！

吳侍從拾起，送到右內去。

懷（慘然地）總戎！末將不是早就說過嗎？借外兵，平內亂，無異於引狼入室！我們以百戰勳勞，攻下京城，追擊闖賊，正待一鼓而擒，却又要將我們逼到雲南去。韃子，竟然做起我們中國的皇帝來了！像這樣的引異族，主中原，我們豈不要爲天下人所笑？

吳（憤慨地）我們打到北京，九王多爾袞，借着追趕闖賊爲名，不許我在京城停留，我當時就有些奇怪了！想不到竟

來了這麼一着！

懷（加緊地）總戎再想一想，他們現在又爲什麼要我們到雲南去！

吳（苦笑）很明白。當初要我們離開北京，是怕我們留在那裏；成爲腹心之患，難以實現他們陰謀！現在，做起皇帝來了，又怕我們滅了闖賊，反攻北京——！一步一步地把我們向遠處趕！

夏（奸）那麼，我們怎麼辦呢？

吳（思索，憤然）韃子這樣強大，闖賊又還沒有消滅，我們能怎麼辦？（決然地）忍辱負重，屈膝稱臣，我們所能做的，如此而已！

懷義默然，國相似乎很得意。

三桂侍從自右面上場。

侍（禮）總戎！陳夫人已經到了！

吳（不解地）陳夫人到了！那個陳夫人到了？

侍 就是陳圓圓陳夫人，她已經從北京到了這裏了。

吳（急問）在那兒——？

侍 離這兒還有三十里。

吳（追問地）她怎麼會在北京，闖賊沒有帶着她走嗎？

侍 是闖賊出京的時候，她在混亂中逃了出來，給我們的人遇見了，就一路傳送到了這裏。

吳（不相信地）有這樣的事嗎？

侍 世間上什麼樣的事沒有？一點兒也不會假。

吳（高興地自語）真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向懷義）李將

軍——！

懷（上前一步）有——！

吳（故作正經地）聖上欽使到此，勢必不能進軍，謹煩將軍會同馬將軍，先就河干安營紮寨。沒有命令，不得渡河！

懷（不愉快地）拜令——！（退）

吳（向夏）國相！預備香輦一乘，隨同旌旗簫鼓，與本帥前往迎迓圓圓。

夏是——！（退）

吳（止住他）還有。在本帥營門前面，即刻動工，紮他一個大大地五彩牌樓，火樹銀花，耍窮極華麗。圓圓到的時候，讓她的香輦打這裏走過。（註）

夏是——！（退）

李懷義很高興地手捧策命自左上。

懷（禮）總戎！喜訊來了！

吳又是什麼喜訊？

懷末將剛走出轅門，就碰到南明宏光皇上那邊派來的使者——。

---

（註）鈕琇「觚賸」卷四「圓圓」條云：「闖寨京出走，十八營解散，各委其婦女輜重於途。延陵追度故關，至山西，晝夜不息，尙未知圓圓之存亡也。其部將已於都城搜訪得之，飛騎傳送。延號方駐師絳州，將渡河，聞之大喜。遂於至帳結五彩樓，備翟茀之服，從以香輦，列旌旗簫鼓，卅里親往迎迓。」又避免觀衆混淆，前此稱「總戎」，不稱「平西伯」。

吳（奇怪地）什嗎！南明宏光皇上那邊派來的使者！那兒又出來了一個皇帝！

懷 宏光皇帝，就是福王由崧，已經在南京接了皇位，預備爲崇禎爺復仇，恢復北方的半壁江山。特派兵部左侍郎左懋第前來策封總戎。這是先頭遞到的策命！（呈策命）

吳（不接，冷笑）這些傢伙簡直是在做夢！螳螂當車，毫不計算自己力量。我吳三桂決不做這樣傻事！這策命（取策命授侍從），可以原封不動，轉給大清皇上！以示我吳三桂沒有二心。

左懋第如果要來，我也不要見他，可以替我擋駕！（註）

懷（異常失望地）是——！（退）

吳（向侍）取出大清皇上賞給的平西王冠帶，伺候本帥穿着！

侍（禮）是——！（退）

吳三桂說罷下場，侍從後隨。

腰幕拉起。

地名牌：「平陽」。

舞台上現出李闖王平陽行宮前部——即舞台中部，止於原第二道天幕處，鄰腰幕兩邊，各有宮門，門外側各有朱欄，長約三

---

（註）「小腆紀傳」卷十五「左懋第傳」云：「八月渡河，次滄州。聞吳三桂已改封平西王，乃遣使以策命先授三桂喻來意。三桂不發書，臧冊上攝政王。」

丈。門後側兩面，有大朱柱。原第二道天幕處——地位略向前——有大紅幔（寬約丈餘）下垂，幔兩側又各有朱柱。紅幔係雙幅，能分向左右吊起，但此時必須使觀衆看作一整幅。紅幔後二尺地位，即左右鄰接紅幔處，有藍幔分向左右延，與佈景板相連，亦能左右吊起。紅藍幔距離地位，爲內出行人道。紅幔兩柱前，各有石鼓凳一隻。場上甚空闊，石凳而外，他無所有。⊕

（附記：牛金星與劉宗敏一場對話，演員應注意兩人關係並不好，故雙方所顯示的，都有勉強應付，和一般應酬談話的神情。）

幕啟時，場上無人。

牛金星、劉宗敏，邊談邊從紅幕左面過道出來。

劉（有些掛慮地）牛丞相！你看聖上這回箭傷，還要多少時日，纔能好清？

牛 御醫說，再有兩個月的調養，就能復元了。祇是聖上脾氣太暴躁，容易動怒，也許會要延長一些時日。

劉 是的。聖上自從退出北京，脾氣是愈來愈壞了，像這樣容易動怒，對聖躬是不大好的。

牛（原諒地）也難怪！遭過這樣大的變故，無論是誰，都很難受得了。就是我們，心裏又何嘗不懊喪呢？

劉（自慰地）總算天幸，韃子把吳三桂調到四川、雲南打獻忠去了。不然，我們連喘氣的機會都沒有，那纔夠糟呢！

牛 劉侯！這兩天隊伍整頓得怎麼樣了？

劉 潰散的，已經漸漸集中。兵士們非常疲勞。還得一個時候休息，纔能恢復原狀。

牛 那是一定的。一連幾個月敗仗，打得我們真是像落水狗一樣，幾乎不能爬起來了。吳三桂那叛逆，雖說已經向雲南開，韃子也未必就能容易放過我們。依我想，最好還是趁這個空當兒，趕快把隊伍先拉回西安。

劉（躊躇地）祇是聖上的剝傷——！（指臂）（註一）

幕後起了闖王的叫囂。

闖（在幕後）朕就不愛聽你這一套！什麼驕傲！什麼輕敵！什麼自高自大！打敗仗就打敗仗，這是自己的力量拚不過人，還有什麼一套大道理！

金星、宗敏，很驚異的傾聽。

岩（在內）臣罪該萬死！

闖（在內）李制將軍！你應該放明白一點！朕不懲誡你，已經就是好事了，還那有你說的？從朕到山海關起，你從來就沒有負過什麼責任。你消沉！你不管事！你祇是冷眼旁觀！你眼看着朕一路敗，你沒有替朕畫一個策！你以為朕不知道，朕是糊塗蟲嗎？（註二）

岩（在內）臣罪該萬死！臣總以為——！

闖（在內）不要以為，替我出去——！

宗敏聽罷一驚，金星看着他。

劉（相當同情地）李制將軍這個人，也真是太慫！

---

（註一）「明季北略」云：「五月五日，逼吳營大戰，自成中箭落馬。」

（註二）從「吳三桂演義」。



牛（不滿意地）簡直不通世務人情！說話也不問時候，也不問地方。你還不知道呢？我們退出北京的時候，你看他多傻。那樣緊急，他弄一個胡床，坐在路口，親自看兵士一個個走出城，然後自己纔離開。萬一被吳三桂趕上了，怎麼辦呢？在他離開北京城的時候，他還要討百姓們的好，對百姓們說：在此擾害你們已經很厲害了，還忍心讓兵士搶你們東西，燒你們房子嗎？北京已經不要了，他還怕兵士擾害百姓，自己看着他們。這不是一個傻瓜是什麼呢？（慨歎地）唉——！天底下竟有這樣的人——！（看見李岩，後退一點）啊——！（李岩臉上很不愉快地從紅幕左面出來。他一直向右下。但當他走近宗敏的時候——）（註）

劉（前一步，想安慰地）李制將軍！

岩（不等他開口，就插接着）良藥苦口，竟不為聖上採納，叫我李岩，也真是空有報國之心了。我不忍心我們就這樣垮下去，可是，『鞠躬盡瘁』，現是連『死而後已』的機會都沒有了！（搖頭歎息）唉——！

李岩說罷，就大踏步的自右門下。

當他走出右門時，宗敏趕將上去。

劉（邊趕邊叫）李制將軍！李制將軍——！（退）

金鳳看着右門，聳着肩冷笑。

闖王自紅幕左出，盛怒，臂包了傷。

---

（註）據「談聞續筆」卷一「東西兩偽將軍」條。

後面跟着侍從，他在黃幔的牆角立住。

（附記：李闖王與牛金星一大場戲，闖王對白雖少，在排演時必須注意，應以闖王始終放在主要地位，金星在次要地位。因金星種種讒言，目的在激起闖王憤怒，以造成殺李岩之後果，闖王在劇情上，始終佔在主位也。否則，賓主將倒置矣。）

闖（罵岩）你還在這裏說些什麼？

但他見到場上，已經沒有了李岩。

牛（迎上去）陛下——！

闖（有餘怒地）啊——！你一個人在這裏。

牛 李制將軍和劉丞相已經走了。

闖（很不高興地）這個人真是愈來愈不成話！他還來編派朕的不是！朕看他活得有些不耐煩了，他想找死！——

牛（趁機進讒）他對聖上很是不滿。

闖（有怒意）你又聽到他說什麼嗎？

牛（得到了機會）他說，我們的這一連串的失敗，完全是聖上自己搞壞的。他怪聖上到北京，不派宗敏帶領大軍，前往山海關鎮守，是一個大錯。他又說，聖上要是聽他的話，封吳三桂父子以高官厚爵，不許劉侯把陳圓圓扣留下來，吳三桂是很可能歸順的，鞭子兵也就不會進關了。他還說，聖上斬殺吳三桂一家三十八口，完全說明聖上不懂得怎樣瓦解敵人。不然，吳三桂決不會這樣一步不鬆的追趕我們。照他的話，聖上是忠言逆耳，左右的好佞太多了。

闖（怒）居然這樣的狂妄！

牛（繼續地）這一回真定、平陽之間的大戰，他的態度是格外不像一個人臣身份。準備作戰的時候，他就破口大罵，敗了以後，更是冷譏熱嘲。臣是主張打的，被他罵得狗血噴頭，連聖上——，他也說是不懂得打仗呢。他說，在敵人氣餒高的時候，祇有更快的退却，纔合乎兵法，聖上連這一點都不懂得，這樣搞下去，是非垮掉不可的！——非滅亡不可的！（註）

闖（怒）非滅亡不可的！——牛丞相，李制將軍真放肆到這樣地步嗎？

牛（繼續地）在聖上的前面，臣決不敢說假話。李制將軍還到處宣說，我們這一回的潰敗，完全是由於聖上以及諸將太驕傲，太輕敵，自高自大，以至弄得軍紀敗壞，貪污枉法，一切的行爲造成的。他說從聖上起，大家都忘了本，忘了自己爲什麼纔起兵的。看那樣子，李岩，他現在簡直有些不尊重聖上了！

闖（氣憤地）竟然連君臣的名分都忘記了。好——！朕倒要看看他能僭妄到什麼時候。他這樣，朕決不饒過他！

宋獻策很急地自右門上場。

宋（禮）臣宋獻策參見陛下！

闖（有餘怒地）宋軍師！你有什麼事？

宋 河南快馬遞來奏章，駐軍受了韃子和吳三桂間諜煽動，形勢頗爲不穩，求陛下速派大將，領帶重兵，前往鎮

---

（註）從小說「吳三桂演義」。

壓！（註）

牛 河南省？——

宋 是的。據說，情勢已經萬分緊急了。

闖 所有軍兵，已經夠疲累了，能派誰去呢？

宋 以臣愚見，後方要不鞏固，對聖上威脅是更大的。

闖 宋軍師！你看有誰能抽調前去？

宋 依臣的愚見，河南是李制將軍的家鄉，軍兵人民，對他都極尊敬。最好能抽調一部份勁旅，要他率領前往，局勢可能很快的穩定下來！

闖 （不快地）哼！李制將軍！（半晌）你先下去罷！

宋 （禮，不安地）是——！陛下！（退）

牛 （再激）聖上！臣說的話沒有錯吧！李制將軍心思，是愈來愈明白了！他現在是打算回到河南去了，想找一個機會離開陛下了！宋軍師爲什麼推薦他，很明白，他們兩個人是莫逆之交，李制將軍不好出口，串出他來，想請聖上答應。李制將軍，大概是看到陛下無可爲，想到河南去自力

---

（註）「明史」「李自成傳」云：「李岩者，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又獨於任大夫無所撓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反正。自成召諸將議，岩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讖，得非岩乎？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岩飲，殺之，羣賊解體。」而「明亡逃略」、「明季北略」、「剿闖小史」，則同言李岩當時亦被殺。

更生了！防患未然，聖上要操心纔是呀！

聞王默然的聽，愈聽愈憤激。

聞（大聲）沒有什麼可担心的，他李岩能鬧出什麼名堂來！

牛（更進一步地）聖上不能這樣寬大。聖上不應該忘記兩件事。宋軍師替聖上占的卦說：『十八子，主神器』，這個『十八子』，在河南就有兩種傳說：一說是指陛下，一說是指的李制將軍。在老百姓們中間，由於李制將軍到處要買人心，多少年來，也是二李並稱的。到了北京之後，他做得是更加露骨，那個不說李制將軍比王爺還要好？人心隔肚皮，現在誰知道他這樣是什麼心思呢？陛下！天無二日，國無二主——！（註）

聞（自語）天無二日，國無二主——！

牛（更進一步地）依臣的看法，李制將軍這一回，他的心肝腸肺，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他自己不能有為，就串出宋軍師，想多討些勁旅。不然，臣想，他是連請令也不會來請，就會把隊伍拖跑掉的。萬幸王爺一向提防他，不多給他兵帶，要不然——，聖上！——

聞（不可忍地）朕明白了！牛丞相！要幹就幹，朕就授權於你，立刻砍掉李岩的腦袋！斬草除根，連宏將軍李牟，也不要留下他！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朕的大順皇帝，是要

---

（註）「明季北略」云：「余幼時聞賊信急，咸云李公子亂，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主，予猶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岩也。」

幹下去的！

牛（得意地）陛下！臣拜旨——！

很快的起來，急走出去。

李岩急急自右上場。

金星祇得又留了下來。

岩（禮）陛下——！京城快馬送來情報，韃子已任命豫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率領勁旅西來，接替吳三桂，征討我軍！（註）

闖（大聲、大揮袖）知道了——！

說罷，滿臉怒容的向後面去。

侍從跟着闖王下場。

李岩很尷尬，躊躇而後退出。

當李岩將及門，金星趕上去攔住。

牛（沉下臉）李制將軍！請你不要走！

岩（驚退一步）有什麼事嗎？

牛（指石鼓）請坐下來。

李岩莫明其妙，祇得坐下。

牛（嚴肅地，也自得地）聖上要我轉問李制將軍，此去河南，究竟要帶多少人馬，纔能底定叛亂！

岩（不解地）牛丞相！你的話，我不懂！

牛（盛氣凌人地）好一個不懂！你簡直在把聖上當傻子！

---

（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云：「十月，清令豫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討李自成。」今將時間移前。

岩（很不高興地）究竟是什麼意思，說明白些！

牛（惡狠地）說明白些，聖上已經知道你要離開他，聖上已經知道你企圖把隊伍拉到河南去，聖上已經知道你李岩要叛變！（聲音愈說愈大）

岩（不可忍地）你這是什麼話！簡直在含血噴人！（起立）

牛（厲色地）我沒有含血噴人！你對聖上的不滿，對我們一連串失敗的怨言，就證明了你想叛變！你還能抵賴嗎？——朝廷之上，從聖上起，那一個不知道，那一個不明白！

岩（理直氣壯地）不錯，我曾說過——，就是對你牛丞相也會說過——，我們不能這樣的毀滅！（頓）我說，在軍事上，我們不應該驕傲輕敵，把敵人力量估計得太低。山海關一戰，要不是我們看不起吳三桂，毫不準備，就是韃子突然從右面衝將出來，也不一定就一敗塗地，使士氣一蹶不振，難以收拾。（頓）真定、平陽之戰，明明是孤注一擲，毫無勝利之望，大家——尤其是你牛丞相——却不愛惜自己的力量，以至在敗勢下面，更加上一層敗勢。這些都是明明白白地事實。知己知彼，纔能百戰百勝，該進則進，該退則退，這纔不浪費自己力量！（頓）再說韃子處心積慮，謀我中國，已非一朝一夕，吳三桂反復無常，投機取巧，更是盡人皆知。可是，我們打進了北京以後，却以為天下是我們的了，穩如泰山了，忽略還有勁敵，還有邊防。吳三桂能以領韃子兵驅直入，打進關內，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他們的力量真能勝過我們。這是我們在失敗之後，應該深切反省的。（頓）不錯，我不滿意這

些戰略，我對從山海關起一連串的失敗有憤慨。這不是爲着我李岩，是爲着大家，爲着聖上萬年不朽的基業。算不得『怨言』！（註）

牛金星祇是冷笑，坐了下來，背對着他。

岩（憤慨地）牛丞相！我沒有忘記，我曾經說過——就是對你牛丞相也會說過——，我們不能這樣的毀滅！（頓）進了北京之後，大家就像瘋狂了一樣，你以『元勳』自居，他以『功臣』自豪，眼睛搬到額角頭上，走起路來像比人高上幾尺！貪污腐化，奸欺勒索，無所不爲！人人自滿，個個自得，什麼軍紀，什麼邊防，什麼百姓，全都拋到了九霄雲外。以至於不到一個月的日子，弄得怨聲載道，民心盡失！以至於我軍到處，人民不但不再給便利，幫助阻礙敵人，反而逃散一空，蹤影全無，連鍋腔都不肯留給我們使用。（頓）從山海關起，這一串的軍事失敗，是很明白，不完全是由於軍事的原因，北京一個月的暴行，早就種下了惡果了。（頓）毀滅我們的，不是吳三桂，不是韃子兵，主要的，却是你們這些『元勳』，這些『功臣』，

---

（註）『談聞續筆』卷一云：「自成令奪食而後攻。諸賊悉解鞍卸甲，樵採汲爨，毫無禦備。忽城門四開，胡服突騎，四出攻擊。賊出不意，四散倉卒，無持尺刀隻箭者，遂大潰。先是，內府監局所收盔甲弓矢鞍仗等物，三百年來，不啻山積，賊悉取之，以給其下。故軍容最盛。自是逃散一空，所棄甲仗，高如山阜，賊氣索不復振。」



自以爲勞苦功高的『英雄好漢』！（頓）我不同意你們這樣做，我不忍看你們爬起來又跌下去！我罵你們，我要你們痛改，我正是爲着大家，爲着聖上萬年不朽的基業！我沒有『犯上』！我也不是『怨言』——！

牛（回身，怒）你的話已經夠了！在聖上的行宮裏面，竟敢這樣放肆，你眼睛裏還有聖上嗎？你還是一個臣子嗎？就憑你今天的一席話，就夠砍掉你的腦袋了！李制將軍！你不要再做夢了！聖上已經有諭，是你死去的時候了！你看罷——！（指兩門，向後退一步）

四個禁衛兵，手執斧鉞，分從左右二門走進。

岩（看，冷笑）很——好！我李岩並不怕死！我要是一個怕死的漢子，在做崇禎皇帝舉人的時候，就不會那樣爲饑民請命，以至於被捉將官裏去。（頓）我李岩要是一個怕死的人，就不會參加聖上隊伍，爲聖上號召廣大人民，推翻明朝江山！（頓）我李岩要是一個怕死的人，在進入北京之後，就不會那樣不怕死的反對你們貪污苟賤，醉生夢死，背叛人民！聖上，我不相信他會這樣殘害忠良！我要去參見聖上——！（急向紅幕左門）（註）

牛（大聲）你慢着——！

李岩將到幕門，聞言停步。

四禁衛兵，各執斧鉞，分從左右兩面出來。

李岩後退一步，看着金星冷笑。

---

（註）見「明紀」、「歷代通鑑輯覽」及其他各書李岩傳。

岩（正色、緩慢地）你們今天真的要殺掉我——！

牛（冷然地）還會是假的嗎？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在聖上一連串大敗之後，你却要拖着隊伍回河南去，聖上會看不出你的心思嗎？聖上能饒得過你嗎？你大概是把聖上殺羅汝才、賀一龍一班人的事忘記了。

岩（正色的）我沒有忘記羅汝才、賀一龍的事。聖上愛才忌才，愛賢忌賢，這樣的事是有的。（轉）不過這一回，牛丞相，恐怕是你用『莫須有』三字，在聖上面前羅織成我的罪名罷！（註）

牛金星大驚，後退一步。

岩（嚴肅地）牛丞相！我李岩可以死！今天（指禁衛兵），我也不相信能以再生！我還是希望，希望你們能深刻的反省，或者可以有救，不然，你們將來，是會死無葬身之地的！到那個時候，你們會想起患難朋友，為你們殺害了的李岩來的，我李岩可以死！我要見一見聖上，要證實是聖上的意思——！

牛（大聲地）你證實罷！（指紅幔）

跟着牛金星的話，戰鼓起來。

紅幔也同時分邊拉起。

藍幔也同時分邊拉起。

在兩幕拉起過程中，紅幔邊四禁衛軍，分向左右門走，與原來

---

（註）據「明紀」卷五十七，李闖王曾殺羅汝才、賀一龍、關養成、袁時中等。

的四個合在一起——每邊四個，成八字形。

在藍幔後面，露出兩邊的黃幔——與藍幔約二尺距離——，幔前每邊平板上，各立着四個禁衛軍，執着高大的斧鉞。

而紅幔近視部份，在紅幔後爲石階——約三四級——，階後線左右，爲與黃幔連接走兩大龍柱，柱上盤龍，龍頭遠伸。龍柱之間，一字形懸四宮燈。再遠處爲御坐——與石級地位距離愈遠愈妙，最好距台口在五丈左右——闖王坐御椅上，前爲御棹，繡金棹圍，棹上略有陳設。兩旁有二宮女，一執拂塵，一執大宮扇。闖王身後爲龍屏，龍屏後爲最後一道天幕。這是平陽行宮景物的後部。

舞台燈光，應愈到後面愈加明亮，闖王部份光線應特強。

闖王坐在上面，默然不動，注視着李岩。

李岩看到闖王，驚退到台口右側，感慨無限的瞻望，半天說不出話來。突然——

岩（急遽的俯下去慘然地，大聲地）陛下——！

闖（緩緩地起立，身前傾，以手支棹，大聲地）『十八子，主神器！』李岩！現在是你歸天主神器的時候了！哈哈哈哈哈——！（註）

在不斷的，聲音愈笑愈大的笑聲中，闖王倒到御坐上去。

牛金星——站在紅幔的前面——奸笑的和着。

幕在李闖王的的笑聲中緩緩地下落。

（第四幕完）

---

（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云：「七月，以讒殺其黨李岩。」

## 第五幕

- 時間 康熙甲辰年二月。
- 地點 石門縣夾山普慈寺佛堂。
- 人物 奉天玉和尚（即李自成）  
寶兒  
周施主  
野拂和尚（即李侍從）  
寶母（即花鼓女）  
素因和尚（即顧君恩）  
讀書人（二）  
清 官  
清 兵（六）  
看閒的人（三、四）

佈景 夾山禪寺的佛堂。在佈景左裏角，斜斜地裝置着一個大佛龕。龕外帷幕深垂，龕內有佛。帷幕上橫一軟匾，題『普慈寺』三字。佛龕前爲香棹，有蠟燭、香爐、籤筒、磬、長明燈一切陳設。棹前一大蒲團。棹右又一蒲團，下襯高几。距龕後尺許，有板壁，寬約台面二之一強。後此板壁尺許，有一板壁迤右，直延至台內。此壁上有一大窗，窗外古木參天。兩板之間，爲入內房過道。窗前數尺，有高大鐘、鼓架子，懸鐘懸鼓。前面，爲右入門。禪寺地點，在山上。

幕啟：約當下午未時。

佛龕前，帷幕深垂，香烟繚繞，長明燈在燃。

日光透過窗櫺，射到佛堂內，窗外那棵參天古木的段影，也被投到裏面來。

遠遠地，有鳥兒在歌唱。

整個的空氣，和平，靜穆，說明着這是桃源的世外。

佛棹右旁蒲團上——下有墊几——，一老僧年約七十，鬚眉盡白，龍鍾老態。黃冠、黃衫、黃履，着白道襪。他手捻念珠，兩目深閉，宛似打坐神態。愁眉緊鎖，一望而知曾飽經世變者。此卽吾劇之主人公——李闖王，失敗以後，遁入空門，蓋已三十年矣。

他的道號，叫做奉天玉和尚，左近鄉民則簡稱之曰：玉師傅。闖王身右——約兩三步距離並稍前——，立着一個農村打扮的牧牛兒，年約十四五歲，他手裏舞弄着牛鞭，呆呆地向闖王看着。

他的名字叫做寶兒，是第一幕唱『迎闖王』的那個花鼓女的孩

子，他不久纔和他的母親回到故鄉。

寶（追問地）玉師傅！李闖王在平陽殺了李制將軍弟兄以後怎樣呢？

玉（閉着眼，數着念珠，緩慢地）李闖王殺了李岩弟兄以後，清朝的豫英親王就趕到了。又像吳三桂一樣，帶着重兵，跟在李闖王的後面追。李闖王退到西安，在潼關又打了一個大敗仗。沒有辦法，祇好由龍駒寨退走武岡，進襄陽，逼武昌，到達湖北地界。——（註一）

寶（不相信地）李闖王在平陽，不是還有六七十萬兵嗎？爲什麼這樣不經打呢？

玉（仍閉眼，平心靜氣地）第一，是由於從山海關一路敗下來，士氣早已不振了。第二，就是李闖王，他不該一時聽信牛金星讒言，誤殺了李制將軍兄弟，弄得部下離心。李闖王殺了李岩弟兄以後，劉宗敏就首先拖着隊伍，跑到河南去了。接着，宋軍師宋獻策，又不別而行。一錯再錯，你叫李闖王怎麼能不一敗塗地呢！（註二）

寶（追問下去）李闖王敗退到武昌以後怎樣呢？

---

（註一）參照「明紀」卷五十七至五十九，及「歷代通鑑輯覽」卷一四至一六。

（註二）據各家所載，李岩被殺，賊羣遂解體。「明季北略」云：「宋獻策素善李岩，遂往見劉宗敏，以辭激之。宗敏怒曰：彼無一箭功，敢擅殺兩大將，須誅之，由是自成將相離心，獻策他往，宗敏率衆赴河南。」

玉（依舊閉目，依舊心平氣和地）豫英親王的兵，還是追跡的找着他打。李闖王又退到延陵、退到蒲圻，最後到了通城九宮山。他的隊伍，一路上，逃散的逃散，投降的投降，到這時，是差不多完了。就在九宮山裏，被老百姓們把他圍了起來，殺掉了！剩餘的軍隊，由他的皇后和兒子率領歸順了南明朝一同抗擊清兵。（註）

寶（有點惶惑的）玉師傅！這是什麼時候？

玉（依舊閉目，心平氣和）是李闖王離開北京的第二年，南明朝的弘光元年，不，弘光已經被清兵打垮了，是隆武元年也就是清朝的順治二年，九月間的事。

寶（舐舐舌頭，想了一想，不信地）玉師傅！你說的不對（闖王微感不安）。我媽媽說，李闖王並沒有死在九宮山，那是騙人的！

玉（把眼睜開一下，看他，然後起立）寶兒！你媽媽是誰？

寶（無從答復地）我媽媽就是我媽媽。

玉（寧靜地）啊——！寶兒！你媽媽怎麼知道李闖王沒有死在九宮山，難道豫英親王給清朝皇帝的奏章，還說錯了嗎？

寶（天真地）我媽媽說，那是豫英親王騙皇帝的。豫英親王打到了九宮山，就找不到李闖王本人了。老百姓告訴他，說李闖王被他們打死了，他就以假作真，奏報了皇上。

玉（半晌，看寶）寶兒，你媽媽是誰呀！

---

（註）參照「明紀」及「歷代通鑑輯覽」。

寶（無從答復地）我媽媽就是我媽媽呀！

玉（寧靜地）啊——！

寶（天真地）玉師傅！我媽媽說，李闖王的本領大，他決不會死（闖王微微震動）。說李闖王一定是隱姓埋名，跑到那個深山野凹，藏起來了。說李闖王也許到現在還活着呢！（註）

玉（又微微一震，旋復寧靜）寶兒！你媽媽也真太會想了！

寶（誇耀地）玉師傅！我媽媽還說，她年青的時候，見到過李闖王的（闖王較大的震動）。她還會唱一套『李闖王』的歌，好聽得很呢。玉師傅！你要聽聽嗎？

玉（想、若有所感地）寶兒！你唱吧！

幕後花鼓樂聲起。

寶唱花鼓詞，姿態與前花鼓女所唱同——

迎闖王 不納糧 闖王仁義震四方

不殺不掠濟貧寒 饑民紛紛歸虎帳

過唱鑼鼓，寶兒口唸配合。

迎闖王 不納糧 豪貴暴政一掃光

輾戰直把燕京搗 打定天下好還鄉

結場鑼鼓，寶兒口唸配合。

寶兒唱時，闖王情感有極大波動，終至飽滿着眼淚，低下頭去。聽完了，深深地歎息。

---

（註）參看編者，「寫劇雜記」「李闖王的死」及江賓谷「李自成墓誌」。



玉（歎息地）唉！塵世真如一夢啊！

寶（不解地）玉師傅！你說什麼呀！

玉（有些感慨地）我沒有說什麼？（頓）寶兒！你媽媽究竟是誰呀！

寶（不耐煩地）我不是告訴了師傅嗎？我的媽媽就是我的媽媽呀！

玉（寧靜地）啊——！

周施主——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民，赤足，才拿着香燭從右面走進佛堂。在他後面，跟着一個中年和尚，他叫野拂，就是闖王的侍從。農民走進，看到玉師傅，急恭恭敬敬地走過去。

周（誠摯地）玉師傅！你好呀！

玉（微笑）周施主！你好——！

寶（插問）周公公！你看到我的牛嗎！

周（帶笑地）看到了，就在廟門口。

外面有牛叫的聲音。

寶兒高興着牛兒沒有跑，笑着。

周施主走到佛棹旁點香燭，燒紙。

野拂幫助着他，處理一切。

外面又有牛叫的聲音，接着就是女人的喊聲：

——寶兒！寶兒——！

寶（聽罷，向着窗外）媽媽！我在玉師傅這兒呀！（跑了出去）

周施主禮佛，磕頭。

野拂跑過去擊了三下磬。

周施主起，以紙包香灰。

玉（看他取香灰）周施主！你們老人家還沒有好嗎？

周（愁慮地）這兩天，病勢更加重了，恐怕難呢！（看着香灰）祇望這一帖香灰吃下去，能有個轉機。

玉（愁眉地）我看你老人家的病，香灰是吃不好的，最好還是請個大夫看看。

周（無限焦愁地）玉師傅！連今天買香燭的錢，都是想盡了法纔弄到的。縣裏的田賦，每天在逼着交，說三天不給，就要把人捉到衙門裏去。那裏還有錢請大夫？

（走，搖頭歎息）唉——！（走出去）

野拂跟着他走出去。

玉（喊回野拂）野拂——！

野（轉身）師傅——！

周施主也很自然的停住了。

玉（平靜地）我床頭還有幾錢碎銀子。你進去，要素因師叔也湊上幾錢，拿來給周施主，讓他明天去鎮上，給他老人家請個大夫看看。

野（低聲地）是——！（走向後面去）

周（感激地）玉師傅！這怎麼好呢！我們沒有力量，常來廟裏進香火，倒反時時累師傅幫我們的忙——

玉（坦然地）施主不必掛心。我佛慈悲，普濟世人，這是貧僧的本分。祇是力量太有限了，不能多幫你們忙。

野拂自內出，拿着一包碎銀子。

野（示銀）師傅！你那裏有四錢多，素因師叔給湊成了一

兩。

玉（指）就交給周施主吧。

野拂以銀授周施主。

周（接銀，說不出的感激）那就謝謝師傅了。

玉（謙虛地）施主不必拘禮！

周施主自右下場。

玉（看着周施主下場以後）素因師叔今天一定要走嗎？

野 他的行囊已經準備好了，說不能再耽擱，有好多人在岳麓山等着他呢。

玉（感歎地）三十年來，他也真是席不暇暖，西走東奔，一心一意地爲着自己的國家——！

野（也感歎地）三十年不見，難得這回行脚到了這裏，怎麼又要匆匆地走開呢？素因師叔也真是——！

玉（感歎地）人生聚散無常，有五天的相聚，已經是出於望外了。野拂！你還希望着什麼呢？——

寶兒把他母親從外面拖了進來。

寶（邊拖邊叫）玉師傅！玉師傅我媽媽來了！

闖王回身看。寶兒的母親，年紀已經過五十歲，穿得很樸素，但不完全像是鄉下人。她就是第一幕唱花鼓的那個紅娘子。老了，不艷麗了，更說不上當年的活潑。但一雙眼睛依舊是那樣的銳利、動人。

（附記：以下奉天玉和尚與寶母一大場戲，導演應特別強調，以地位配合劇情的開合擒縱。在某些必要的地方爲着寶母更能明期的做戲，最後把她處置在奉天玉和尚的後側面。）

母（笑）這就是玉師傅嗎？

玉（禮）貧僧正是奉天玉和尚——。

野拂就在這時候下場。

母（笑）寶兒常常提起師傅，祇是莊稼太忙，寶兒的爸爸又過了世，什麼事都要自己親身經管，沒有來問師傅的好。

玉（恭敬地）施主太多禮了。

寶兒站在旁邊，覺着無聊，躺到蒲團上去，玩他的牛鞭。

母聽說師傅很熟悉李闖王的事情。

玉（笑）也不過是道聽塗說，隨便聊聊，說不上很熟悉。

母（神往地）李闖王真是個了不起的人！（想起似的）我年輕的時候，倒見過他呢。

玉（驚、定）噢——！（又忍不住地）在什麼地方？

母（笑）在寧武關，在李闖王的軍帳裏。我替他唱了一套『迎闖王』的花鼓。他很高興，還賞給我許多東西呢？

（想）他那個樣子——啊——！真威武！

闖王在她說時，注視着她的臉，許久，他恍然了。

但闖王猛的又感到她已經老了，說不出的感慨。

闖王壓抑自己的感情，使之再回向沉靜。

她却沒有注意到闖王這一些神態的轉變。

玉（半抒情地）這已是三十年前的事吧。

母（也感慨地）有三十年了。那時我還是一個年輕的女人，現在，可成了老太婆了！

玉（感慨地）闖王這個人，也真是太自作自受了！

母（感慨地）後來敗得真慘！老百姓大家都罵他，見了他的

兵就逃！實在呢，李闖王自己，倒不是一個壞人，祇是耳根軟了一點，歡喜聽奉承話，脾氣來了，就什麼都不管（闖王大震動）！壞就壞在他歡喜的那一班手下人，什麼牛金星啦，劉宗敏啦，一進了北京，就變得簡直不成樣子！

王（感慨地）塵世的事，如水月空明，過眼皆幻，這一切的恩怨，早已同埋荒土，說不得了。闖王的屍骨，三十年來，久已化成了灰燼。想不到在這窮鄉僻壤的地方，還有像你這樣的人，沒有忘記他。這在闖王生前，恐怕連做夢也不會想到吧。

母（感激地）玉師傅的話是對的。現在的人，祇要提起李闖王，那個不恨，那個不罵呢？像我這樣惦記着他的，恐怕就很少。這一回，我帶着寶兒回來，路過安徽邊界，就看到一座大山岩，岩洞裏面，可以容得下一兩萬人。當地的人說，那就是避王岩，李闖王走過那裏的時候，他們避難的地方。我當時想起以前唱的『迎闖王』，真忍不住的流下了眼淚。

王（黯然地）貧僧兩年前雲遊的時候，也會到過那地方，可見闖王怨毒中於人心，實在太深了。李闖王這個人，真是死有餘辜！『迎闖王，不納糧，闖王仁義震四方』，到後來，這簡直變成騙人的話了！

母聽到歌詞的聲音，有些熟悉，驚異的看着闖王。

母（疑惑地）玉師傅！你的口音，我好像很熟悉。

王（驚、定）不會的！大概你在外鄉流浪久了，有一些熟識的陝西人吧？我們陝西人講話，口音是大致相同的。

母（並不相信地）對了！李闖王是陝西省延安府雙泉郡人。玉師傅俗家原來也是陝西。難道我說聲音怎麼這樣相像呢。（進一步逼）玉師傅！你和李闖王是同鄉，你也曾見到過他嗎？（註）

玉（掩飾地）沒有見過，貧僧三十歲，就到南方來了，祇是聽家鄉人常常提起他。我們陝西出了這樣的叛逆，真是一件可羞辱的事，不過，後來削髮爲僧，參透禪機，也就懂得了這是人世的一種因果，注定的一回浩劫，倒也不覺着什麼了。

母（奇怪地）玉師傅，怎麼你的臉，我也好像很熟悉？

這時，寶兒早已在蒲團上打呼了。

玉（驚、定）不會的。你看錯了。也許是你年紀輕的時候，跑的地方多，見到的人廣，人是常有相像的，就夾纏不清，難免錯認了。

母（實際上，已經認清了）也許是吧。我們夫婦在外面，跑了三十多年的江湖，直到去年，寶兒的爸爸死了，纔回到夾山這兒來呢！

玉（如釋重負）那就更對了！

母再細細地看闖王，細細地想，闖王有些不安。

母（更進一步的逼）玉師傅！你可曾聽說過，李闖王現在究竟在那裏！他好像還活着呢！

玉（不安地）這個——！（轉）也許是有一些老百姓，他們

---

（註）「雙泉都」據「借山隨筆」補。

對闖王還有些好意，不望他死，捏造出來，自己安慰自己的吧。李闖王，貧僧相信，他是決不會活着的。

母（看着他）那就奇怪了！（故意地）難不成我自己的眼睛——眼睛——！

山下四面鑼聲響了起來，夾着嘈雜的人聲。

闖王、寶母，同時一驚，寶兒却呼呼地睡着。

又是更響的鑼聲，更嘈雜的人聲。

玉（有意岔開）山下出了什麼事了！（急急地走向窗口）

寶母跟上幾步，又轉了回來。

母（看不見寶兒）寶兒——！寶兒——！（看，發現寶兒酣睡在蒲團上，走過去）寶兒！——（拖着他就走）

寶兒在睡夢中被拉醒了，半醒半佯的跟着走，又掙扎着。

寶（揉着眼睛）什麼事呀——媽媽！媽媽——！……

寶兒一直被寶母拉將出去。

玉（從窗口轉身，看寶母出去後，無限感慨地走向台中）沒有想到——，真是連做夢也沒有想到——！

兩個書生打扮的人跑了進來。

野拂也從後面跟進。

兩個書生看見闖王，同時地：

——師傅！救救我們！救救我們！

說罷，同時俯伏下去。

玉（扶他們起來）居士們有什麼事？

書（其一，可憐地）我們都是讀書人，隱居在山裏。大清皇上不肯饒過，要我們出去做官。現在派人搜山，一路追趕

着我們。

書（其二，可憐地）我們知書識禮，都是漢人，不願意做韃子的官。

玉（警覺他們）居士們說話當心一點！

鑼聲愈近，人聲愈嘈雜。

闖王回來再向窗外看。

書（其一，可憐地）師傅！你是超然物外的，救救我們吧！

玉（想）善哉！善哉！（看龕）你們藏到佛像後面去，菩薩會保佑你們。

兩書生同時：——謝謝師傅！跑到佛龕後面去。

玉 野拂！你替我將禪杖拿將出來！

野 是——！師傅！（向後面去）

玉（喊回他）野拂——！

野拂回轉身。

玉（繼續地）招呼素因師叔，也準備一下。

野 是——！（進入裏面）

玉（想，恨，重）放下屠刀三十年，今次殺機又動了！（幕後配輕鼓）

野拂掙了禪杖出來。

野（遞杖）已經告訴過素因師叔了。

玉（看野）你自己呢？

野（露出袖內的匕首）也預備好了！

鑼聲逼近，人聲更嘈雜。

闖王、野拂，向右門走。



一個清小官衝了進來。  
後面跟着兩個拿大刀の兵。  
門前還站着兩個兵。  
窗子外，也站滿了看閒の人。

官（氣勢汹汹地）剛纔有兩個讀書人跑到這兒來嗎？

野（怒其無禮）你問誰？

官（打量他一番）我就問你。

玉（不快地）你是什麼人？

官（威武地）這倒看不出嗎？（以大拇指指自己）我是官兒——，大清皇上的令官兒！

玉（不快地）你們來小廟裏有什麼事？

官（神氣地）當今皇帝萬歲爺，要讀書人出去做官，到朝廷裏當權。這些讀書人不識抬舉，一個一個地藏到山裏來。（以拇指指自己）本官奉了聖令，前來搜山，不許他們藏躲。剛剛找到兩個，偏偏又給跑了。好像是逃到這裏來——。

玉（故意地）小廟裏不會有人來過。

官（搖頭）沒有的事！本官明明白白，看見他們逃進來的！

玉（勉爲和平）阿彌陀佛！實在沒有，你們別處找吧。

官（大聲）實在沒有？（指）本官的眼睛沒有瞎，一雙眼子明亮亮地，你這個禿驢還想窩藏嗎？

玉（聲色俱厲）佛門清淨地，你的嘴放乾淨一點！

官（不睬地）什麼乾淨不乾淨，把兩個讀書人交出來！

野（反感地）要和尚倒有兩個，讀書人却一個也沒有。

官（怔住，旋故揚其聲）左右！替我搜！

兩個兵，持刀，向前直衝到台左。

門內的兩個兵挺了進來，亦執刀。

門前依舊還有兩個。

王（以禪杖擊地）慢——着——！

四個兵都停了下來。

官（怒問）爲什麼要慢着？

王（聲色俱厲地）你先問問它（指禪杖），看它許不許你搜！

官（奇怪地）怎嗎？小小地和尙，居然敢違抗聖命！

野（大聲地）和尙雖小，比起你這個芝麻官，可大得多！

官（向野）好厲害的嘴！（向兵）替我搜！

左面的兩個兵同聲應：「搜——！」持刀回衝。

闖王向後一讓，將禪杖輕輕就地一掃。

兩兵「哎呀！」一聲，同時跌伏下去。

窗外看閒的人，大聲的笑着。

後兩兵想跟上，看前兵跌，退了回去。

官怒，拔出腰刀，向着闖王就砍。

野拂趁勢把他手一托，摘下了刀。

官惱，奪過一兵刀，對闖王再砍。

闖王舉杖輕格，「噹——！」的一聲，刀落地。

官「哎呀——！」一聲，又跌翻在地。

窗外看閒的人，又是大聲的笑了起來。

兵退回，官也退回，三把刀却留在地上。

閻王冷笑的看着他們狼狽。

官（磨拳擦掌，狼狽地）你們出家人不講理嗎？禪杖是打和尚的，怎麼打起我官兒來了？

玉（舉杖向前）貧僧的這根禪杖，可與衆不同。它不肯打和尚，偏偏要打像你這樣的官兒！

官（不相信地）我就沒有聽見過有這樣的禪杖！

玉（尋他玩笑地）你連『水滸傳』都沒有讀過嗎？花和尚魯智深，使的就是這一件玩意兒，叫做水磨禪杖。

官（不相信地）魯智深的那根禪杖，有百來斤重，你——  
（不屑地）我做官兒的就不相信。

玉（舉杖前伸）不相信，你就試試。

官（點頭）好——！（對一個兵）你去——！

那兵一試，簡直提不起，把頭直搖，叫着：「不行！不行！」地跑回去。

官（較大聲音，對另一兵）你去——！

用盡力一提，仍舊不動，叫着「辦不了！辦不了！」逃回去。

閻王與野拂祇是閒立冷笑。

官想再叫兵去，看看，他們都故意的轉開了身。

官（罵）你們這些膿包，簡直抵不了事，看我的——！

他磨拳擦掌，走了過去，一提，不動。

再吐一吐口沫，擦掌，準備力量，一提，依舊拿不起。

他看看禪杖，又打量閻王。

他又鼓足力量，紅着臉，吼了一聲，提起。

禪杖沒有動，但用力過猛，却翻了一個大筋斗。

在場的兵，窗外看閒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他狼狽不堪的逃了回去，臉紅紅地。

闍王、野拂，站在旁邊，祇是冷笑。

官（就此下台地）真看不出，你已經是皮包着骨頭了，還有這麼大的勁兒！

玉（笑）你還要來污我清靜之地。搜什麼讀書人嗎？

官（作揖打恭地）和尚老子！不敢了！不敢了！你把刀還了我們吧！（指那地上的三把刀。）

玉（和平地）拿去——！

官（呼號地）拿——去！

兩個兵胆顫心驚地走過去，害怕的拾回刀，把官的還給官，官把官擱在肩上，大搖大擺的走。

官（狼狽不堪地）走吧！今天總算倒了霉！

野（搶前一步）你說什麼？

官（顫抖地）我說，今天運氣很好，遇到你們兩位菩薩神仙！

玉（也前一步，但和平地）你還預備再來嗎？

官（怕他打，轉身就跑）沒有這個種了，沒有這個種了！

官抱頭鼠竄而出，兵跟着。

窗外看的閒人哈哈大笑，散去。

闍王搖頭冷笑，把禪杖交給野拂。

野拂擱着禪杖，又送到後面去。

闍王走到佛龕前面——。

玉（向龕）兩位居士，請出來吧。

兩個讀書人自龕後出，納頭便拜。

闍王伸手請他們起來。

書（其一）想不到師傅竟是這樣的任俠好義！

玉（莊嚴地）貧僧七十歲，禮佛三十年，塵緣未斷的，就是這一點：見到了不平，便難免心頭怒起。（黯然地）在我們佛門之內，這是難以修得正果的！

書（其二）衆生都在災難之中，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出世正所以入世，師傅又何必難受呢！

玉（勸勉地）居士！你們可以回去了！但這個地方，你們是不能再住下去的。一味躲避，也不是一個辦法。風波險惡，你們還得另作打算，纔能夠到達彼岸！（註）

兩個書生同時俯伏：

——深謝師傅的教誨！

然後相偕的走了出去。

闍王無限感慨地遙遙看着。

野拂、素因——卽君恩——從裏面出來。

素因挑着一個行李担子。

野拂走向闍王。

素因將担子放在鐘鼓架邊地上。

野 師傅！素因師叔走了。

玉（轉身）素因——！

---

（註）本場就「桃花扇」末齣搜山事舖衍。

素（迎上一步，合十地）師兄！小弟告辭了，不知什麼時候再能一面！（說罷，有些黯然）

玉（黯然地）塵世難料，愚兄又是這麼一把年紀（摸鬚），離坐化的日子，恐怕也不會遠了。願院長！腥風血海，前途茫茫，願你好自爲之。

素（感慨地）小弟祇要一天不死，在這一襲袈裟掩護下面，我們還是要和韃子拚一天的。三十年的時間，我們國家淪陷在異族手裏，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樣的血債，小弟們是決不會忘記的。我們深信——，我們一定會有這樣的力量，把他們趕到關外去！（轉黯然）祇是爲着這些事情奔波，就不能朝夕伺候兄長，這是小弟心裏最不安的。（註）

---

（註）參看「清史」、「清鑑」、「清史演義」等。按李闖王失敗後，其部下除降清者外，大都在李遇及其妻高氏領導下，歸順何騰蛟。「談聞續筆」及南明史料書，多紀其事。茲錄「續筆」：「李錦者，闖賊猶子李遇也。號一隻虎。奉闖妻高氏渡洞庭，據山寨。督撫招降之，具疏上聞。賜名赤心，授御營前部左軍，掛龍虎將軍印。封高氏爲貞義夫人。勅諭有云：爾以善教爲慈，赤心以遵母爲孝。慈孝既萃於爾門，忠義必成於功業。爾其時以大義訓子，俾其一德，明良始終。後上既晏駕，堵胤錫以永歷閣部撫湖南，赤心就招稱臣。何騰蛟以閣部督師，輕騎入其營，會師取長沙。封興國侯。高氏等必正等，封伯十餘人。」又據「明紀」所載，李闖王死於九宮山後，「獲自成兩從父僞趙侯，僞襄南伯，及僞汝侯劉

王（也感慨地）顧院長！你能這樣，愚兄心裏也就夠安慰了。這一回，偶然的短期相聚，真是做夢也不會想到，愚兄還再能有什麼希望呢？尤其是聽到你們，在這悠長的時間裏面，怎樣聯合忠義，和韃子苦鬥，就是愚兄止水的心，也禁不住有些波動。祇是，愚兄罪孽太深了，青燈古佛，窮年的懺悔已經不夠，現在更說不上別的了。

素（黯然地）師兄！在臨別的當兒，有什麼可以教誨小弟的嗎？

王（無限感慨地）顧院長！愚兄身担了百世莫贖的罪愆，還有什麼配說呢？祇望你們——今天的以及將來的仁師義旅——把愚兄的一生行爲，當作榜樣。三十年面對青燈，反省之餘，深覺過去是欺騙了百姓，對不起人民。我李闖王，我大順皇帝，是從百姓中來，但沒有回到百姓中去。到了北京，雖沒有把百姓忘記，但李制將軍的話是對的，一道宮牆，把愚兄和百姓們隔開了。愚兄祇算是假借了百姓的血，人民的汗，達到了帝王的夢想，何嘗是爲着他們。這就必然弄到民心盡失，民怨沸騰，李闖王、大順皇帝也就再做不下去了。

---

宗敏，僞軍師宋獻策等。於是斬自成從父及宗敏於軍。牛金星，宋企郊等，遇遁亡。改名錦，賊將劉體仁，郝搖旗等，以衆無主，歸何騰蛟。」「諛聞續筆」則稱，「劉宗敏率所部竟歸關中，」「吳三桂演義」謂「劉宗敏死於山海關。」山海關說故不可靠，九宮山說，亦不知「明紀」何據？

素（插接）這也不能怪師兄。金星、宗敏他們，弄得實在太糟了。要是都像李制將軍兄弟、宋軍師一樣潔身自好，我們決不會受到那樣慘敗的！

玉（感歎地）宗敏、獻策、後來已被韃子捉住，不肯投降，被殺掉了。牛金星的生死，現在雖依舊不可知，但像他那樣的人，也不會有什麼善果。制將軍李岩、宏將軍李牟，却不幸死在愚兄的手裏——唉！恩仇彼岸，現在也說不得了。（頓）不過，愚兄總忘不掉李制將軍臨死的遺言，在軍事上，制了我們死命的，不是韃子兵的兇狠，也不是吳三桂的反覆，而是由於打到了北京，勝利把我們衝昏了，以為天下太平，海內無事，再沒有可以對抗我們的敵人了。就自滿自得、自高自大，驕傲輕敵，不懂得怎樣可以不依賴戰爭，又能瓦解敵人。不但這樣，金星、宗敏他們，反個個自以為勞苦功高，了不起，以功臣自命，以元勳自居，不肯再刻苦耐勞，甚而貪污苟賤，無所不為。以至邊防忽略，吳三桂叛亂，弄得愚兄一敗塗地！

野（難受地）這些重複的話，師傅也不必再說了。憂能傷人，過去的讓它過去吧。

玉（不以為然地）野拂！你的話不對！為着未來，我們不能忘却過去，我們更要不要厭其煩的回顧過去。以歷史還歷史，以過去還過去，我們要從過去的經驗裏面，找出我們失敗的根源，作以後的榜樣！（回顧素因）顧院長，愚兄還有更不可饒恕的罪愆。（轉悲涼）由於想做皇帝，祇為自己打算，多疑多慮，忌才忌賢。無論文官武職，祇要他



力量大了，不恭順了，愚兄總是毫不顧慮的殺掉他們，以至弄得部下離心，相率逃走。對兵士呢，愚兄和他們共甘苦，一同演習武藝，說來是很好聽的。但却不願意他們多知，不教誨他們，不許他們說話，祇一意使他們愚昧，使他們糊塗。不然，他們都有了知識，都懂得大義，進了北京，也就不會鬧到那樣不可收拾。山海關敗了，也不會那樣一蹶不振，終至覆滅死亡，把整個的國家，淪陷於韃子之手！我李闖王大順皇帝的罪，真是不勝誅的！

素（慘然地）陛下！——

玉（長歎地）顧院長！你去吧！你把愚兄在血海裏得到的這些教訓，帶給大家，警惕大家吧！（淒哀地）願大家永遠紀念李制將軍——，他的為人，他的一切言行。不過，李制將軍也自有李制將軍的缺點，他孤僻，他高傲，他不會團結人，他不懂得如何適應環境，逐漸的、逐步的使大家進步。他雖『愛民如子』，但他却不是澈頭澈尾的爲着百姓。這些，都是致他於死的性格上原因，大家却不可學習他。這也是愚兄三十年來反省的一得，希望大家能引爲鑑戒。（慘然地）顧院長！愚兄爲天下百姓所棄，三十年了，在這樣巨大的刺激底下，能以反省的，如此而已。

素（慘然地）謝謝陛下的教誨！（俯伏下去）願陛下尊重！（起）

玉（慘然地）顧院長！你——去——罷——！

素因依戀的走將過去，擱起行李。

當他緩慢的將走出時，寶兒在外面：

——玉師傅！玉師傅！

的叫着走了進來，跑到闖王面前。

闖王撫着他，同看君恩下場。

野拂也淒哀地跟了出去。

靜默的場面中，有淒哀的鳥叫。

當君恩、野拂走出去以後——

寶（看闖王一下）玉師傅！

玉（淒然地）黃昏了！寶兒！你還沒有吃飯嗎？

寶（搖頭）沒有。（仰看着他）玉師傅！我媽媽說，李闖王曾經要把「迎闖王」的歌，一路唱到山海關外去。她要我問你，知不知道李闖王，什麼時候會打到關外！我媽媽說，她還願跟着李闖王，一路唱過去。

玉（大驚，自語）好厲害的眼睛！她沒有看錯人！她認出了奉天玉和尚就是李闖王了！（轉冷靜、淒然地）寶兒！回去告訴媽媽！李闖王再沒有力量打到關外了，老百姓受過他的騙，現在是不肯再相信他了。這期望（撫着寶兒），是祇有落在你們一代的肩上了。

（不勝感慨地）李闖王，他叱咤風雲的一生，是早已如電掣雷馳的過去了！沒有了！剩下的，祇是無限的遺恨，足以給後人警惕的血的教訓！

（淒宛的）寶兒！回去告訴媽媽！李闖王衰老了！就要離開塵世了！他現在棲遲於青燈古廟之間，所能夠做的，祇是把他一生的經驗，一生失敗的教訓，早上藉着晨鐘（向鐘鼓一步），晚上藉着暮鼓（又一步），藉着鐘鼓的聲

音，傳達到人間！（一路走將過去）

舞台前燈光——除掉照着寶兒的——全暗。

從窗外射進了晚霞，照着闖王身上。

窗櫺外，有雀噪的聲音。

闖王緩緩的拿起鐘鼓的錘子。

（擊鼓）暮鼓！（敲鐘）晨鐘！

（敲鐘）晨鐘！（擊鼓）暮鼓（不斷的敲鐘擊鼓——調子很慢）李闖王要藉着這晨鐘暮鼓，懺悔他的一生！（轉較快）李闖王要藉着這暮鼓晨鐘，永遠地喚醒世人！（轉更快）晨鐘！暮鼓！暮鼓！晨鐘！李闖王要敲着他喚醒世人，喚醒世人，直到他最後的時候，直到他離開塵世的時候，直到他不能再敲的時候！（鐘鼓聲轉弱）不能再敲的時候！不能再敲的時候！喚醒世人！喚醒世人！……

闖王敲到最後，已無力再敲，倒到鐘上去。

但他仍掙扎着敲，使聲音不斷。

他在鐘聲的尾聲中倒了下去。

寶兒大驚，直撲過去。

寶（驚叫地）玉師傅！玉師傅！……

寶兒抱住闖王，緩緩把他放下。

外面遠處，又有了淒涼緩慢的鐘聲。

燈光在闖王倒時，逐漸弱下去。

幕——以哀怨的情調，緩緩地下落。

（全劇終）

## 附 錄

### 寫 劇 雜 記

#### 一 『以歷史還歷史』

L·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時，曾經拿照像作例子，說明他的糊作態度。他說：過去作家寫歷史作品，人物的肖像大，背景遠，小。他却相反的，也是發展的，把背景拉得很近很大，人物縮得很小，但到了 A·托爾斯泰寫歷史作品的時候，却為我們提出一個更新的、更進步的口號：

『以歷史還歷史。』

這就是說，我們既是寫『歷史』作品，主要的是應該還他個歷史的本來面目。歷史不是循環的，也不是不變的，是發展的。因此，『歷史的現實』，祇是『歷史的現實』，不是『當前的現實』。若果使『歷史的現實』現代化，人物披上一套『古裝』演現代事，甚至整個的氛圍都是現代的，那不是真正

的寫歷史作品。

歷史作品的主要意義，應該是作者批判的寫出『歷史的現實』，使之再現在我們眼前。我們讀了這些歷史作品，或者看了這些『歷史戲劇』，不但可以了解得在歷史的某一階段上的某一事件或某些人物，以及世界是怎樣發展、進步過來的，還可以從那些歷史的事件裏，學習得豐富寶貴的經驗教訓，來警惕，教育我們自己和後來人。在某一些場合，當然也可以藉作『諷諭』。所以，中共中央宣傳部、總政治部，頒發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就着重的指出：

……是砍斷驕傲的。郭文指出李自成之敗，在於進北京後忽略敵人，不講政策，脫離羣衆，妄殺幹部，『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爲天下就已經太平了的一樣』，實爲明末農民革命留給我們的一大教訓。

……對我們的重大意義，就是要我們全黨，首先是高級領導同志，無論遇到何種勝利形勢與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萬萬不可沖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

當然，這並不是說，強調了李自成的失敗經驗，就忽略了原作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諷諭』意義，而是由於在解放區的環境與大後方相異的一點上，對我們教育意義和需要比重的不同上，原作內容對我們今天最有利的基礎上，不得不把它作爲次要（副主題）的存在。

同時，也不是說，我們寫歷史作品，就不能讓他與現在契

合——拒絕可以與現代契合的東西。那樣的理解，是一種機械的理解。相反的，一個作家寫歷史作品，他所以要截取那一段歷史題材，正爲着要與現代契合。譬如在蘇德戰爭期間，蘇聯科學院產生了許多寶貴的、有價值的、對這一回戰爭有着教育意義的歷史專著，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而戲劇家、電影家，截取 L.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裏，拿破崙進攻到莫斯科，俄羅斯人在庫杜淑夫領導下焦土抗戰一段，演成戲劇，搬上銀幕，也正是爲着要與現在契合。

問題在於這種契合，不是機械的契合，脫離『歷史現實』的契合。不是與現代事一模一樣的翻版。作品裏反映的時代，應該是歷史上那個時代——氛圍。人物，也應該是歷史上那個時代的人物——思想意識以及生活語言。事件，當然也應該是歷史上那個時代的事件——庫杜淑夫的焦土抗戰，決不是斯大林的抗戰，希特勒也並不是拿破崙。在各方面，都得呈現歷史的面貌，與現代契合的，祇是作品的主題，作者通過歷史形象所要寫出的一種基本的概念。

因此，『歷史劇』作者，必須熟悉他所要演述的那一階段歷史，與主題有關的各方面歷史。這樣，他所描寫的人物和事件，纔會被籠罩在現實的歷史環境與氛圍之中，不至脫離歷史的現實。也祇有這樣，『歷史劇』作者，纔能適當的，正確的，分析所要描寫的人物與事件，不至使那些人物與事件，與歷史的環境脫離，吊空，變成現代人，現在事。纔不會像某些讀者同志，把『甲申三百年』裏『悲劇人物』——李岩，看作今天的共產黨。當然，也應該把握那時代的語言和其他。

我是企圖用這樣的糊作態度，來完成『李闖王』的。所以我寫李闖王，祇能把他寫成一個農民思想、『流寇』思想、與帝王思想的混血兒。寫李岩，也祇能把他寫成一個三百年前封建士大夫階級。寫崇禎，也就不可能歪曲他本來的性格、作風，使其具體言行現代化，成爲今天某一人物的寫照。我同樣的沒有可能，把當時的封建社會，寫成今天的半殖民地、在共產黨抗戰，與國民黨拖戰中的中國。實際上是契合的，但契合點祇是主題——祇是基本的概念。即使有一些具體的想像事件，也都是些歷史的現實，浮面現象雖有類似之點，本質上却是不同的。

這裏所說的『歷史的現實』，並不是說『歷史劇』裏所扮演的的事件，每一件都是實實在在地事情，沒有虛構，或與原來的事情有若干出入的。因爲『歷史劇』不是刻板的照相，連鬚眉都要畢肖的。要是這樣，那就是絕頂的天才，對『歷史劇』也將感到棘手。爲什麼呢？因爲『歷史劇』的作者，他所要表現出的，是『歷史的現實』，不是『歷史的真實』——是通過藝術家的智慧完成的人物『畫像』，不是機械攝製出的『照像』。

劇作者（包括『歷史劇』作者在內）的主要任務，是在分析人物心理在一定環境裏的一定的心理變化及其發展、演變過程，不是事態一般的、概括的敘述。但這些——特別是『歷史劇』作者——，我們無法完全取之於真實的歷史。歷史能告訴我們李闖王因『讒』殺了李岩，但不能告訴我們是在怎樣的心理狀態下殺李岩。歷史能告訴我們崇禎皇帝曾經『殺宮』，不

能告訴我們是在怎樣的心情下殺宮。崇禎皇帝的「殺宮」與李闖王的「燒宮」，在兩個人物心理上有什麼差異，歷史是更不會告訴我們。「歷史劇」作者所要表現的，正是這歷史所略，所不能詳，是「現實」而非「真實」的部份。

所以，「歷史劇」表現的「歷史的現實」，與「歷史的真實」，是有着差異的，有着藝術限度的誇張。「歷史劇」裏，由於事件開展必要寫進的人物，有時甚至完全出於虛構。然而又何以仍不失其為「歷史的」呢？那就由於這差異，這誇張，這虛構，是根據一定歷史的時代、環境、氛圍，及其可能的條件下創造，或修改出來的，是產生於「歷史的現實」的基礎上的。有如「神話」，雖演述着天下神仙的事，其實那些「神」，那些「事」，依舊是在地上生着根，還是現實的一樣。如「甲申三百年祭」裏所引李岩與宋獻策「品評明政和談儒釋兩教」的一段，劇本裏借此鋪衍成襯托劉宗敏一類大小人物的貪污，就是一個與本事差異得很遠的例。花鼓女在夾山禪寺裏的再度與李闖王相逢，和寶兒的歌唱，雖未免偶然，但也是人情之常，由於與「歷史的現實」的聯繫，也並不像一個凌空的虛構。寫李闖王「燒宮」，「殺岩」的變態心理，自然有着若干誇張，可能却不是沒有。

祇要是入情入理、可能，在一定的歷史環境裏生着根，這樣基於劇情開展的需要，把抽象的東西，使之變成具體形象的需要，產生的所謂虛構的，與原來模樣有變動的人物與事件，「歷史劇」作者的創造，是被容許的。可對於歷史上的真實人物與事件，性格的創造與發展過程，却必須依據人物與事件的



全部歷史，根據有關其本體的一切文獻，然後纔有完成的可能。

在「李闖王」裏，寫李闖王在「入宮」、「燒宮」、「殺岩」、「懺悔」諸多場面心理的演變，因此，就不能不根據那些事態的諸過程，在階級所決定的人物性格——心理狀態下，加以合理的追尋。寫李岩的死因，就不能不從李闖王與李岩本身的行動，兩個人關係演變的物理因素，和李岩與牛金星等其他人物的關係，牛金星與李闖王的關係中去發現。寫崇禎皇帝，也就不容許把他寫成一個「混世魔王」，脫離歷史所記錄的那種平庸的悲劇性格。在利用長平公主以暴露崇禎皇帝的一點上也僅祇能根據她的階級環境、生活教育、以及年齡、性格等等，藉着她的天真無邪，止於無意的恰如其分的揭穿。而在對崇禎皇帝澈底總暴露上，就連王承恩也不可能使之担負這一責任，不得不放在一個不認識他的難民身上，且不是在皇宮的環境之內。這些真實的人物和事件，「歷史劇」作者是必須服從於「歷史的現實」，不能天才暴發的自由的捋造。

服從「歷史的現實」，不是無批判的。封建的士大夫階級，知道「盡信書不如無書」。章實齋作「文史通義」時，更提出「史識」一點。在今天說來，就是「歷史劇」作者，對於一切的歷史素材，當他採用入劇時，他得通過階級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旁搜博證的加以選擇、斟酌。譬如李闖王，如果我們無條件的服從歷史，那我們祇有把他寫成一個「叛逆」——無惡不作的叛逆。也不能不把崇禎寫成一個清明的好皇帝。吳三桂的借清兵，主因也就不得不放在陳圓圓問題身上，陳圓圓更

必須寫成與李闖王有一段浪漫諦克的姻緣，如吳梅村『圓圓曲』，和陸次雲『圓圓傳』裏所有聲有色描繪的。（李介『天香閣隨筆』卷二『圓圓傳』，沒有說到他們的關係，但所載前半多失實，恐亦不可靠。）

李闖王與陳圓圓的關係，如果我們不盲目的服從歷史，可疑之點是存在着的。第一，就是『李闖王』劇本裏所說的：『誰能相信天下有這樣的笨蟲，一面望吳三桂來歸順，一面却把他的寵妓陳圓圓強佔住。』第二，如果真的成了李闖王的寵倖，那李闖王撤退北京的時候，決不會讓她留下的，還匆忙不到那樣程度。第三，李闖王最主要的慾望是『做皇帝』，並『不好女色』。第四，吳三桂的一怒，是根據家人的情報，安知非此家人於吳襄、陳圓圓爲劉宗敏逮捕時匆忙逃出，或誤聽傳言，信以爲真，報諸三桂？當然也有相反的一疑點，就是李闖王殺吳三桂全家三十八口，何以獨留圓圓？（小說『吳三桂演義』所說的理由，是出於圓圓的要求，願緩吳兵追擊，顧不足爲據）但這是可以用陳圓圓與劉宗敏關係的構成解釋之的。若果我們批判的對別題材，則雖不敢絕對的說無有其事，但至少是不會把這個罪名肯定的放到李闖王身上的。至吳三桂的借清兵，如果不採取批判的態度，不從階級的關係上理解，那也將以『衝冠一怒爲紅顏』，作爲唯一的理由。事實上，我們不能不看作是爲着他的階級的利益，他的軍閥思想，他的英雄主義，陳圓圓事件，祇是一個浮面的現象，一根導火線而已。

李闖王與李岩二人的死，同樣的不能以爲『文獻足徵』，隨便的不加對別，相信一說。據『明史』，李闖王是死在九

官山，『灋州志』却說他逃至夾山爲僧至康熙甲辰七十歲纔坐化。『明季北略』說在羅公山病死，小說『吳三桂演義』又作在平陽病中爲牛金星所殺。四說之中，究以何者爲是呢？李岩被讒致死的理由，也不是一種，一說是到平陽後關於戰略問題的爭執所引起，一說又是他存異志，企圖獨往河南，遭李闖王忌被殺。究竟以那一說爲是，還是兩者都有關係呢？『歷史劇』作者，若沒有『史識』，就無法在紛紜的衆說中，來選擇一說以決定他的題材的。

凡此，都是放在『歷史劇』作者眼前的一些具體問題。若果不透過這些事實的浮面現象，去了解其本質，不通過自己的世界觀，旁搜博證的解決『足資疑慮』的問題。不在物理學的變化上，去追求其化學因素。在心理學的基礎上，分析人物的內在精神，了解事件發展變化過程。不深切的辨證的了解歷史，縱的與橫的兩面，要想完成名符其實的『歷史劇』，是極其困難的。

『李闖王』是寫完了。由於種種力量的缺乏，這些理想與願望，還祇能算是『企圖』，『想望』，沒有做到。而爲着觀衆關係，我不能把它寫成一部樸素的『傳記劇』，並綜合平劇、電影手法於話劇形式之中，是一種事實上不得不然的新嘗試，功罪成敗，很是難說。材料方面，以藏籍陷落敵區，並最基體的『明史』，都不會找到，考訂修正，更祇有俟諸異日矣。

## 二 李闖王的性格

我決定寫『李闖王』時，首先考慮着的問題，是應該怎樣的處理李闖王這個人物的性格。

當然我不會像過去的戲劇作者，無批判的依據正史，把李闖王寫成『暴戾』、『無賴』的人物，替他抹上一臉白粉。我也感到，像李闖王這樣人，不會像魯智深、李逵，那麼性格的單純。由於他豐富的、長時期的、多方面的生活經驗與鬥爭歷史，我想他的性格，一定是多樣而且複雜的。他不會是僅僅具有『粗獷』與『豪爽』性格的英雄、農民。

李闖王的出身，據『明季北略』，他的父親是『務農，頗饒』。他八歲就讀書，十三歲，還專請了武藝教師在家習武。似乎生長在一個地主或富農的家庭之內。據『編年』和『借山隨筆』，却又似乎是一個貧農。『借山隨筆』還說他：『幼爲僧，還俗，鬻於姬氏牧羊』（『廣陽雜記』引）。一般的說，作爲貧農出身，是較可靠的。

依據這些載記，他在參加當時的農民暴動之前，是做過和尚，替人家牧過羊（『借山隨筆』）。充當過銀川驛卒，（『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五五〇卷延安府部謂自成充當過銀川驛馬夫），又曾爲屠（『明紀』）。崇禎二年，曾投到肅總戎楊肇基部下當過兵，後來陞到統率五十人的小軍官——『總旗』。做過驛書，也打過鐵（『明季北略』）。翌年，他就投入，『西川賊不沾泥營』，稱爲『闖將』。（集成五五〇卷

云：四年十一月，降賊不沾泥陷安定，王承恩討克之，賊走縷德。李自成往從之，爲隊長）。以後的一段長時期——從崇禎三年到隆武元年——，他是完全的獻身於領導農民暴動，而且做了『皇帝』。

同時，還有值得補充的，就是我曾經讀過他一些勒石的詩篇——不止於『明季北略』所載的兩首——，詩的技術並不高明，但在詩裏顯露的性格，却異常『豪放』，而於『粗獷』之中，又自有其『精細』處，帝王的慾念，也揚於字裏行間。這一方面，是又說明了，他在文化程度上，最低限度，也是一個小知識份子。

就這一切不同的環境，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教養，把李闖王的性格，交織成爲一個不平凡的，繁複而又多樣的，統合在『樸質』，『粗獷』線條之中的特殊的形像——三百年前農民英雄的形像。

在描寫着李闖王性格的歷史素材裏，最足以說明其基點性格的，要推明遺民『諛聞續筆』卷一裏所載的一條。那是說李闖王進入北京以後：

牛金星爲賊劃策，以四月十五郊天，十七僭位，先十日演禮於別殿。賊拜起急遽，毫無威儀。鴻臚告曰：『故事，拜起聽引禮者爲節，請習之。』『每唱一字，引聲曼延約二刻許，賊大怒，褫衣脫冕，戟手而言曰：『我馬上天子耳，何用禮爲？』徑去，至光祿署中，看庖人宰割，以手撮而食之。郊事遂不行。

這裏所指『賊』，當然就指的是李闖王。敘述自不免於誇

張，因為作者的目的是在嘲笑。但就素材的本身看，却是極有可能的事。在『粗獷』性格的一面，這是一個很有力的說明。其『爽直痛快』，則可於『明季北略』中所敘者見之：

自成同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率黨爲前導，自成責之曰：『汝曹皆主獻城，皆當斬。』秩等伏地叩首曰：『惟能識天命，故如此。』自成叱之曰：『饒死去！』——卷二十『二十戊申李自成入宮』

而在三天後，對降官等的『勸進』，不但『不許』，並且以『大僚多誤國，概囚繫之』（『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爽直痛快，極顯出『馬上皇帝』（宋獻策語）的本色。事實上，也祇有在農民性格中，纔能胚胎出這樣的精神來。不過，他對於明朝的皇室勳貴，也並非不分彼此，不根據具體情況，一律看待。從他對長平公主、費貞娥、以及永定二王的關係上，就顯示得極其明白：

長平公主，絕而復甦，昇至。自成歎曰：『上太忍！』令扶還廷宮調養，命劉宗敏療治。——『明紀』、『甲申傳信錄』、『歷代通鑑輯覽』  
貞娥經殺羅將軍，自成駭歎而禮葬之。——『費宮人傳』、『明季北略』

內臣獻太子。自成曰：『汝家何以失天下？』曰：『以誤用賊臣。』自成笑曰：『汝亦明白。』太子問曰：『何不速殺我？』自成曰：『汝無罪，我豈妄殺。』——『明季北略』

這不僅否定了『明史』上所說的『日殺人斫足，剖心爲戲』的不可靠，也極度的說明了他的『正義感』，『人情味』，和政治家風度，他不是單純的農民了。因此，在未進入北京前，他能夠執行如次的愛民政策：

三年免征，一民不殺。

將富家銀錢，分贈饑民。

不奸淫，不搶掠，平買平賣。——以上『明季北略』

軍令不得藏白金。

過城邑不得室處。

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

馬騰入田苗者斬。——以上『明史』

而進北京以後，也有兩次並不平凡的行爲：

初六癸未，李自成召父老至武英殿，問民間疾苦。——

『明季北略』卷二十。

爲國公劉宗敏，居田皇親宅中，廳事數層，丹墀廣斥，刑夾纍纍，塞滿無下足處。賊輔牛金星，聞諸將酷比狀，入言於闖。闖馳入宗敏第，見被夾數百人，庭不能容，至充塞街衢。稍稍詬誶，令行審釋。適是日王城解夾棍五百副續至，闖取封之，不許用。——『諛聞續筆』卷一（二十五日癸丑拷夾百官。初七日，自成過宗敏第。見庭院夾三百多人，哀號半絕。自成云：『天象示警，宋軍師言。當省刑，宜酌放之。』此中縉紳十一，餘均雜流、武弁、及效勞辦事人。釋千餘人，然死者過半矣。——『明季北略』卷二十）

同時，在許多事件的處理上，他也很『民主』。在『明季北略』卷二十裏，就有兩條關於這一方面的材料：

自成據黼座，牛劉等兩班列坐。——『二十三辛亥諸臣點名』

李賊雖爲首，然總有二十餘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衆共謀之。——『初六癸亥』

『金陵對泣錄』曾載其登極前與劉宗敏之爭執云：『是日，故學士楊觀光、何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經、李延鼎、同鴻臚寺官八人，勸進。自成曰：事且棘？何登極之有？劉宗敏厲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語。敏曰：爾歷幾年辛苦，一旦敗壞，若不登極，何以回關中？自成默然。』（棗林雜俎）此即可作一旁證。

一個農民，一個農村『二流子』似的人物，能夠發展到這樣地步，實在是可驚的。同時，在俘虜政策上，也有一件事極值得注意，那是崇禎十六年南陽戰役中，投降官軍將領陳永福的事：

永福以先射自成目，據山中巔，不敢下。自成折箭爲誓，招之乃降——『明紀』卷二五

爲着俘虜政策的勝利，他竟有如此的『容忍量』。事實上，他不僅能容忍，也極機智。如崇禎十三年魚腹戰役中的托死逃出包圍圈與穩定部將事（『明紀』卷五十五），十二年的逃出張獻忠暗算事（『明紀』卷一一五），十五年郟縣戰役之以機智反敗爲勝事（『明紀』卷一一五），都足充分的說明。而他的一種性格上的最大特點——不屈不撓的韌性戰鬥精神，



也就在他一生的無數挫折裏面被表露出來。

其治軍，也有許多他人所不能企及的地方。他不僅自己善騎射，能百發百中，以『善攻』勝，而且還能『與其下共甘苦』。他的部隊，『軍止，即出校騎射』，『夜四鼓，蓐食以聽令』。賞罰嚴明，『犯淫劫者立時梟磔』。在編制上，他還有一種獨創的部隊組織，那就是『孩兒軍』——北京城就是這些孩兒軍攻陷的。我曾爲此寫過一篇小考證，其文云：

『李闖王部下有「孩兒軍」，「明季北略」曾三記其事。卷二十「李自成入北京內城」條附見，卷二十三「補遺」「宋孩兒起數」條附見，同卷「李自成入京城」條亦附見。茲彙其所載於此：

軍師宋獻策見自成云：「……有讖云：孩兒軍師孩兒兵，孩兒攻城管教贏。只消出個孩兒陣，孩兒奪取北京城。據此讖，吾王須用十五六歲者，名童子兵，攻城方能濟事。」自成即點強壯童子五千人，給以器械攻取。——「宋孩兒起數」

賊造雲梯，高五丈，城外圍圍布置，凡數百張。令孩兒兵手持短刀，如猿猴狡捷，四面登城，逢人亂砍。城兵見之，俱擊潰。——「李自成入京城」

京城壁立數仞，峻甚，不能仰攻。賊砍楊樹爲雲梯，漏下五鼓，使孩兒軍從東北窺升而上。孩兒軍者，即所云剪毛賊也。賊中年少童子習殺掠，閱不畏死者也。守卒見童子至，哄然蟻墜，脫衣委刀，惟恐知其爲兵卒者。

——「李自成入北京內城」

按此，可見李闖王之軍隊組織中，亦有兒童組織一種。惟此種兵員，是臨時的抑經常的，殊不可考。據「起數」條，則係臨時性質，據「入內城」條，又似本來即有此項組織者。顧就「剪毛賊」云云看去，大體非臨時性的。至此項隊伍之力量及其人數，於引文中已大略可見。惜無更多事略，可藉以窺見其全面。』

無論是在軍事上，政治上，都足以說明他的優秀處，絕不是一種『寇亂』的行爲。在文化程度上，前面是已經說明了，他是進步到能寫詩勒石，雖然那些詩祇能說明他還祇是一個小知識份子。

李闖王的性格，由於他自己的『農民思想』、『流寇思想』、『帝王思想』的逐步發展，以及其矛盾、迂迴、統一，在他的行動中，也常常地顯露出可怕的缺點——造成他後來終於一敗塗地的性格上的原因。他『禮賢下士』，很愛賢也很愛才，但同時他又忌賢忌才。『明史』說他『性猜忌』，要是就一方面論斷，倒是有些確當的。關於他的禮賢下士，除去李岩等一班搜羅在帳下的人物而外，僅據所知，他在北京就多方爭取過李國禎（袁城伯）、蕭德（錦衣指揮）。在平陽、就徵過『崇禎屢徵不應』的名學者桑拱陽（臨汾人）、在西安爭取過王徵（涇陽人，天啓進士）。在大同，爭取過衛景瑗（天啓進士）。在商州爭取過唐時明。在榆林爭取過尤世威等。在襄陽徵過『有時名』的陳萬策、李開先。在郝縣，爭取過周卜厲、陳心學、李得筍。在登封，爭取過劉禪。在鄭城，因聞張經畫文學德行，至不忍害之。……『賊所至，即搜舉人官之』，這

就是他的部下，也保持着這樣優良的作風。這裏可以舉『范卿贊筆』卷一所載『給諫改節』一條，作為具體的例：

相傳惠給諫世揚，為闖賊所得，慕其名，甚尊禮之。世揚有『天遺老臣，以佐陛下』之語。給諫先朝直臣，三秦士民，不敢呼姓名，稱為『延安夫子』，如匍匐受僞官。……

關於他的忌才方面，李岩的死，是最典型的例，說明了他性格上一種最嚴厲的缺點——『多疑多忌』。這可以舉十六年殺羅汝才的事作例：

初自成善攻，汝才善戰，兩人相須，若左右手。及是，自成兵強士附，有專制心，顧獨忌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賀一龍宴縛之。晨以二十騎，斬汝才於帳中，悉并其衆（歷代通鑑輯覽）

據『明紀』所載，賀一龍後來也被李闖王殺了。同輩中遭了他殺戮的，還有蘭養成、袁時中等（『明紀』卷五十七）。張獻忠也是他想殺的一個，可是被羅汝才放跑了。後來汝才的被殺，可能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李岩後來在平陽的被殺害，當然也就是他這一矛盾性格下的犧牲品——然而也造成了他決定性的失敗。

李闖王在某些場合，雖極能容忍，但他暴躁的初期性格，在感情衝動之下，也常常地抬頭——這也是他『敢作敢為』性格產生的基本因素。如他的討伐吳三桂，就是說明這種性格的錯誤使用方面。據『諛聞續筆』卷一載：

賊欲追桂。金星爭之曰：『不可。我新得京師，人心震

疊，彼必不敢輕動。亟卽賞而頒爵賞，示激勵，偏師往擊，未晚也。』宋獻策亦語賊曰：『數不宜戰，戰則當連敗二十餘陣。從金星言，可無慮。』賊不從。

這和對陳永福的俘虜政策，是正相反的。當然也是說明了他還不能絕對的民主，頭腦也還不能絕對的冷靜，以至於造成那樣的後果，致使垂成的大業，也因此就不得不遭受最嚴重的打擊。

李闖王的帝王慾念過強，也是他致敗的主因。他愛阿諛，喜奉承，不能以人才本信重用賢能，就是這種慾念——這種英雄主義思想在作祟。他進了北京以後，所以被一道宮牆把他和民衆隔開了，所以不能像未進北京之前，那樣的愛護民衆，嚴肅紀律，懲治違反紀律的將領軍兵，大小官員，也就是這種思想在作祟。一進北京，就昏昏然地脫離羣衆，不講政策，也正是他對其屬下的一種矛盾——一種性格上的矛盾。這矛盾的結果，就形成了那時的另一民謠：『自成不成』。（全諺云：『自成不成，福王無福，兩下皆非真主，北人用牛，南人用馬，一般俱是畜生。』）

但歸結起來，李闖王在過去農民英雄中，究竟還是最優秀的。『看他那一貫作風，和劉邦、朱元璋輩，起於草澤的英雄們比較起來，很有過之無不及氣慨，自然是艱苦玉成了他』（『甲申三百年祭』）。他同時代的諸家，從張獻忠起，在最困難危急的時候，大都是受着朝廷招安——歸順，以後又再反。他却沒有這樣的事，他非常堅決地不和官軍妥協，寧死不投降，毫不猶豫的打到底，這也是最難能可貴的。

根據上述的一些材料，我們可以看到李闖王的性格的複雜。他的主線性格，雖依舊是一個農民，然而這個農民是與眾不同的。他的長期的鬥爭歷史——他的左右如李岩、牛金星輩，給他的影響是特大的——，教育他成爲一個軍事人才、政治人才，在文化上，也變成了一個小知識份子。他出身於農民，但後來已經不是一個純粹的農民。他成爲『流寇』，成爲『新順王』，成爲『大順皇帝』。

李闖王的性格很『粗獷』，但有時却又『細緻』。他很『豪爽』。有時却又『狹隘』。他『猜忍』，但在某些場合又『仁慈』。他『勇猛』，但在某些場合又『機智』。他的性格多樣性、複雜性、矛盾性，依隨着他的思想（封建的農民思想、流寇思想，與帝王思想），反映到具體的事件上，就形成了他在農民暴動史上性格的獨特存在，不是陳涉、吳廣，不是朱元璋，也不是後來的洪秀全，而是大順皇帝，而是李闖王。

## 附 考

（凡『甲申三百年祭』所已輯者不錄）

### 李 岩

（談聞續筆卷一）杞縣舉人李岩，初名信。熹廟時，大司馬精白子也。性倜儻。嘗出家粟千石賑荒，人德之，爭稱『李公子』。精白，奄黨也，士大夫羞與伍，信恆以爲憾。因亂請之督府，捍衛鄉里，權宜竊兵柄，以報其私。杞人士仇之。緣他事又改爲通賊，令亦惡其市名得衆，執

而錮之獄。民曰：『李公子向活我，今有急，何可坐視？』乃殺令破械出之，遂歸自成。改名岩，僞署制將軍用事。

（明季北略卷十六）李岩爲之謀主。賊每剽掠所獲，散濟饑民，故所至咸附之，勢益盛。——十三年『李自成敗而復振』

（明季北略卷十九）自成馳檄黃州，指斥乘輿，以誘遠近。僞示有『三年免征，一民不殺』之語。愚民咸惑之。李岩復私作民謠，全黨誦之云：『穿他娘，吃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以故所至風靡。——十六年『李自成屠黃皮』

（明季北略卷二十）賊無他伎倆，到處先用賊黨，扮作往來客商，四處傳佈，說賊不殺人、不愛財、不好淫、不搶掠、平買平賣、蠲免錢糧。且將富家銀錢，分賑窮民。頗愛斯文秀才。真、保間民謠有『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等語。——十七年『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李岩——軍師、制將軍。

## 李 牟

（明季北略卷二十）凡追贓皆劉宗敏、李牟二僞都督主其事。宗敏進所追銀萬萬，李牟刑寬，所進不及半，以己所有湊償，人皆稱之。

（談聞續筆卷一）賊東西兩僞將軍，皆姓李。在西者性慈和。凡拘繫各官，不苦加刑。所索銀兩，或完或不完，

皆善遣去。臨行，取胡床坐道上，盡發軍士，而親殿其後。曰：在此擾害已極，何忍復加焚掠耶？相傳卽李公子岩也。其在東者，性最慘毒，被禁士紳百有五人，頻行，封刀不用，皆以巨石勁木，捶擊至斃，慘不可言。

（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李牟率衆四十萬攻北京。

（明季北略卷二十）李牟，據周奎第。自成東行，李牟、牛金星留守京師。

（明季北略卷二十）午刻，李自成進紫金城，僞軍師宋獻策、僞內閣牛金星、及宋企郊等五騎從之。僞封劉宗敏、李牟、副將李化龍、李岩等分將各兵。

（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李牟——討北將軍。

（明紀卷五十五）李牟——宏將軍。

按『諛聞續筆』一條，謂係李岩事，今據北略，移入李牟條。又據『北略』所載率兵四十萬，及自成入紫金城隨從職銜，李牟軍權較李岩爲重，然則『剿闖小史』所云，『弟兄二人，兵馬不過三千』之語，又何說哉？——姑附此誌疑。

## 牛金星

（諛聞續筆卷一）盧氏牛金星者，丙子舉人。以按臣糾劾除名。與邑醫尙綱善。綱爲賊得，以醫親幸，介金星於自成。星大言曰：『若欲終爲賊，則無所事我。若有大志，當從我言。』因爲畫策，禁淫掠，據中原，收人心云云。自成奇其辯，留帳中，與謀議。無何，私歸竊妻子，

宗人執首官，坐斬，後得減死。聞自成出河南，往見。自成大喜，僞署弘文館學士。倡言大軍所至，百姓給復一年。軍士額餉外，預給三月。所出僞示，有『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之語。於是人心煽動，望風瓦解。皆金星之謀也。

（明季北略卷二十）僞內閣牛金星。——『李自成入北京內城』

（明季北略卷二十）僞宏文館大學士牛金星坐於殿右檻上。——『廿二辛亥諸臣點名』

（明季北略卷二十二）牛金星、河南人。丁卯舉人。僞天祐閣大學士。

（明季北略卷二十二）僞相牛金星。——『陳演』（按係在西安就王位時所封，見卷二十）。

（金陵對泣錄）癸丑。至會極門，牛金星深夜盤坐棕毯上，面東向。右侍郎宋企郊，亦盤坐金星側，北向。金星授『縉紳錄』一部，珠筆點唱。

## 劉宗敏

（明季北略卷二十）劉宗敏以人試新夾棍……夾木俱有稜，鐵釘相連，皆入京造者。宗敏之門立二柱，磔人無虛日。日便服入西華門，止四騎前導。——『廿四日壬子』

又拿京城富商居民，極刑追逼，死者千餘人。凡追贓皆劉宗敏、李牟二僞都督主其事。——『廿五癸丑拷夾百官』

自廿三至廿六日，滿街遍捉士大夫，拘繫行路之人，如



湯雞在鍋。——『廿五癸丑拷夾百官』

初七日，自成過宗敏第，見庭院夾三百多人，哀號半絕。自成云：『天象示警。宋軍師言，當省刑，宜酌放之。此中縉紳十一，餘皆雜流武弁及效勞辦事人。釋千餘人，然死者過半矣。宗敏進所追銀萬萬。李牟刑寬，所進不及半，以己所有湊償，人皆稱之。初八日己丑，賊盡釋諸繫者。——『廿五癸丑拷夾百官』

（明季北略卷二十）劉宗敏據田宏第。——『廿日戊申李自成入宮』

（明季北略卷二十三）劉宗敏，山西人。

劉宗敏，權將軍。

（諛聞續筆卷一）僞國公劉宗敏，居田皇親宅中。廳事數層，丹墀廣斥，刑夾纍纍，塞滿無下足處。賊輔牛金星，聞諸將酷比狀，入言於闖，闖馳入宗敏第，見被夾數百人，庭不能容，至充塞街衢，稍稍詬誶，令行審釋。適是日王城解夾棍五百副續至。闖取封之，不許用。

（諛聞續筆卷一）宗敏等亦怨其不頒爵賞，率所部竟歸關中。

## 宋獻策

（明季北略卷二十二）宋獻策，通天文，善占驗。有宮犯潛匿，按方指示，無不就獲。有識之者，數年前曾在海岱門外起數。或以爲賊間也。天下呼爲宋矮子。

（明季北略卷二十三）宋獻策，開國大軍師。

( 諛聞續筆卷一 ) 賊軍師宋獻策者，長不及三尺，稱宋矮子。嘗上讖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賊大悅。以其形狀詭異，藉以惑人，呼爲軍師。初犯闕時，獻言曰：『若十九日天氣清明，則國運未盡，急退軍去。若微陰欲雨者，城可破也』。屆期，果微陰而城破。賊益重之。

( 明紀卷五十五 ) 獻策長三尺餘。

( 明季北略 ) 宋獻策面如猿猴。

### 顧君恩

( 明季北略卷十九 ) 顧君恩，拔貢，爲僞吏政府選郎。後自成入秦、取趙、俱爲君恩謀。亦賊之有才智者。

( 明季北略卷二十 ) 僞文諭院顧君恩。

( 明紀卷五十五 ) 從事顧君恩。

## 三 李闖王的死

關於李闖王的死，據我所知，一共有四種說法。第一種，就是『明史』說的，在九宮山爲村民所鉏——『擊斃』(註)

---

(註) 九宮山，在通山縣南九十里，廣八十里，高四十里。江夏舊志云，晉安王兄弟九人，因避國難居此，造九宮殿，故名。——云伏虎禪師道場，其山自下而上，高峯九層，故名九宮。又云此山應南岳長沙九江廬山九十九峯之數。又有九宮觀，崇奉九真，以應九官之名。未知孰是。——『古今圖書集成』——一七卷武昌府部。

『小腆紀傳』卷五十二『沈齊賢傳』則云：『乙酉，闖賊入九宮山，爲村農所與，道路傳爲殛於神。』『明紀』卷五十九又作：『爲村民所困，不能脫，遂縊死』，第二種，是『澧州志』所載，獨竄至夾山爲僧，到七十歲纔坐化——『逃禪』。第三種，是『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李自成死羅公山』條所說，在羅公山軍中『病死』。第四種，是小說『吳三桂演義』所說，牛金星在平陽毒殺李岩弟兄以後，又把李闖王殺了，預備自己稱王——『殘害』。『病死』說無旁證，『殘害』說事不經，較可靠者，當爲『擊斃』說與『逃禪』說。顧『明史』所述『擊斃』，恍惚其辭，當時人卽有疑其不實者。四說之中，惟何璘之『逃禪』說，由於江賓谷的考證，堪稱最精。朱梅叔『埋憂續集』卷二『李自成』條，曾錄賓谷所作『李自成墓誌』，並加按證。茲先錄『墓誌』全文於此：

何璘『澧州志』云：『李闖之死，野史載通城羅公山，『明史』載通城九宮山，其以爲死於村民，一也。今按羅公山，實在黔陽，而九宮山實在通山縣，其言通城，皆誤也。有孫教授爲余言，李自成實竄澧州，至清化驛，隨十餘騎走牯牛壩，在今安福縣境。復乘騎去，獨竄石門之夾山爲僧，今其墳尙在』云云。余訝之，特至夾山。見寺旁有石塔，覆以屋，塔面大書『奉天玉和尙』。前有碑，乃其徒野拂文，載和尙不知何氏子。一老僧年七十餘，尙能言夾山舊事。云和尙順治初入寺，事佛門，不言來自何處，其聲似西人。後數年復有一僧來，云是其徒，乃宗門，號野拂，江南人，事和尙甚

謹。和尚卒於康熙甲辰歲二月，約年七十。臨終，有遺言於野拂，彼時幼，不與聞。寺尙藏有遺像。命取視之，則高顴深頤，鴟目蝸鼻，狀貌猙獰，與『明史』所載正同。自成僭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後復自稱新順王。其自稱奉天玉和尚，蓋自寓加點以諱之。而野拂以宗門爲佛門弟子，事之甚謹，豈其舊日丞相與左右者與？

『明史』於九宮山鉏死之自成，亦云：『我兵遺識者驗其屍，朽莫辨。』而老僧親聞警咳，其西音又足異也。

梅叔於『墓誌』後曾加按語二則。其一云：『右「李自成墓誌」，江賓谷（名昱志）所著，據「澧州志」以駁「明史」通城之誤，則羅公山之謬，更不待辨。其所徵引亦精確。但據前史所稱，則自成之死於村民無疑。其言村民既鉏死自成。剝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疑爲自成。其說原非無據。此老僧既能知和尚入寺之始，及其卒時年月，必能記憶其面目。惜當日孫教授未及一問其詳也。』

其二云：『按「何騰蛟傳」，「李錦（自成從子，後賜名赤心），高必正（自成妻高氏弟）之歸騰蛟於荊州也，騰蛟上疏，言之兇已除，稍洩神人憤，宜告謝郊廟。唐王大喜，立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封定興伯，而疑自成死未實。騰蛟言自成雖死，身骨已糜爛，不敢居功，固辭封爵不允。」是當時亦有疑其未死者，故本傳兼存。大清遣官驗屍之說，與豫英親王奏：「有降卒言，自成竄入九宮山，爲村民所困，自縊死，屍朽莫辨」者合。然果其未死，則所稱得龍衣、金印，而眇一目者，伊何人耶！』

劇本『李闖王』最後一幕，所以取『逃禪』說者據此。

爲什麼，我從這一說呢？第一，是由於論證的比較可靠性，『疑自成死未實』。而『擊斃』說者所提出的反證，又未能詳盡周到。同時，據『明史』載，自成至武昌，尙有五十餘萬衆（『小腆紀傳』、『何騰蛟傳』），自成死後，部屬歸騰蛟者，凡劉體仁、郝搖旗等四、五萬，及劉、郝所招引者十數萬，旋又有自成妻高氏及從子李錦（即李過）以數十萬來歸，其數與『明史』所載者相仿。（若以『小腆紀傳』卷三『隆武紀』所載爲可靠，則亦有十餘萬，爲數亦不少）。而自成『略食』九宮山時，據『明紀』言，『留李過守寨』，是自成當時之直屬部隊，已有數十萬或十數萬矣，又何勞彼『親率二十餘騎略食』也？更何至自成屍至腐爛，而高氏李過等不加尋覓，瘞埋，必讓豫英親王得之也？同在九宮山，消息之不靈通，竟至於是乎？『擊斃』說之不可靠，卽就『正史』，可疑之點已儘多矣。其次，根據李自成的本身行跡，也確有『假死』和『逃禪』的可能。『明紀』卷五十五云：

崇禎十二年，十三家渠師多降。李自成竄峽函山中。謀者或報其死，益寬之。朝廷皆謂賊撲滅殆盡。

這很可證明以『假死』脫身，並不是在九宮山之前沒有過的事。這次傳死者是『謀者』，而九宮山則是『村民』，『降卒』，亦甚相類。所異者，則在九宮山有『糜爛』之屍體耳。然又何足據也？如我所提出反證是實，安知此『村民』，此『降卒』，非自成有意佈置者？此『屍體』，又安知非自成故弄玄虛，藉以『金蟬脫殼』者？再說『逃禪』，在自成的歷史

上，同樣的不是出於偶然。夏振叔『借山隨筆』云：

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都人。幼爲僧。還俗，名黃來，鬻於姬氏牧羊。崇禎三年，入西川賊不沾泥營，自號『闖將』——劉獻廷廣陽雜記。

也說明了自成再過和尚生涯，也是『駕輕就熟』的，何況『成則爲王，敗則爲僧』，是中國的老一套呢？（直到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失敗時，尚有因幻滅而做和尚的將領）。我不是歷史循環論者，當然不會肯定這就足以證明李闖王的『假死』與『逃禪』，亦祇在說明其有可能——可能性較大而已。

至於夾山的地理形勢，據『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岳州府部，是在石門縣東南三十里。石門縣『峭壁夾峙，清流迴繞，藥山左聳，赤松右峙，南控桃源，北連獠洞，挹流依阜，蓋岩邑也』（一二一九卷）。夾山亦『兩峯夾峙，周三十餘里』，形勢亦勝（一二一九卷）。夾山上僅有一禪寺，名『普慈寺，唐建』（一二二三卷），李闖王出家，當即在此寺。其到達夾山之行程，據推測，很可能是自九宮山向西，自洞庭南面渡湖，至清化驛（在州南六十里）再西北向，止於夾山。

第二，那是由於『戲劇』的原故。如果我以『擊斃』，『自縊』說爲較可靠，那自然可以寫李闖王爲『村民』包圍，突圍不出，自縊自殺終場，如楚霸王之自刎烏江。但就本劇整體結構說，是不如用『逃禪』來的更有力量，更有『戲劇性』。

本劇寫作目的，是企圖在『以歷史還歷史』的『歷史劇』新作法則下，來演述前代失敗的經驗教訓。在告訴我們自己，

如果你不以這些教訓警惕自己——特殊是在進入大城市的時候——而驕傲自得，貪污腐化，背叛大眾，你將會收到怎樣的後果——身敗名裂，淒涼悲慘，一直危害到國家、民族。『淒涼悲慘』的具體形象，要更深的打入觀眾心坎，『擊斃』遠不如『逃禪』能顯示得更為深刻。

採用這樣的結束，可以使當時農民暴動的經驗教訓，不必採用分散的方式達出，而可以直接明朗，有條有理，總結式的傳達給觀眾。這樣的場面，若寫在『擊斃』的畫面之中——就是那樣緊張的環境裏面——，無論就時間，就地點，那不能如採取『逃禪』方式能以來得詳盡，周密。

也因此，我即選用了『逃禪』『撞鐘』的畫面，結束了全劇的場景。不過，還必須說明，我雖在寫劇上從了『逃禪』說，我却不是絕對的『逃禪』論者。因為李闖王的被『擊斃』，仍是有其可能的，祇是還沒有見到更有力的反證而已。（我所能思考得者，即李闖王敗至九宮山時，尙有兵力數十萬或十數萬，以其過往雖剩十餘騎猶能再起事例之，似尙無『逃禪』必要。但言因『略食』為村民『擊斃』，其可疑之點又多。豈由於此番刺激過大，精神過勞，敵勢強大，又值病後，心理上遂呈異態而出家歟？實難作定論也）。且就李闖王的政治生命說，九宮山已是其最後終場，我更沒有必要硬爭『逃禪』，好在我寫的是『歷史劇』，不是『歷史』，稱不得『史筆』，是有選用這樣場景來盡情抒寫的自由，且不可能如『史筆』之無批判的『本傳兼存』。

#### 四 李岩被殺的因果

這裏，我想就手邊僅有材料，來推斷一下李岩被殺的前因後果。『歷代通鑑輯覽』說，自成『因讒殺李岩』，我覺得這個『讒』字的內含，是不會像一般載記寫的那麼單純。殺機的潛伏，決不是一朝一夕的。

關於李岩本人，這裏無須乎贅說。我已經指出，他的被殺，是有着性格上的原因。事實上，也還具有着許多客觀因素。這祇有從人物相互關係上，纔能夠看得出來。

最主要的，當然是李闖王和他的關係。

就我的推斷，李闖王對李岩，態度上是有幾回的轉變。最早是重用他的時期，就是從李岩投軍起，到牛金星得到李闖王寵用的一階段。李岩爲李闖王所崇敬，真是言聽計從，把許多過去的不好的作風，全都改正了過來。這結果，就造成了李闖王的軍威大振。也就是李闖王從『流寇思想』過渡到『帝王思想』的一個重要的環節。

可惜好景不常，李岩推薦了牛金星到李闖王帳下以後，經過一個過程，就若干的被『冷遇』了。從此一直到進入北京的前期，他始終是在平衡的狀態下被待遇着。李闖王還是尊敬他，看得起他，也聽他的話，祇是不肯像過去那樣重用他。以至他的官職，就可考者，始終在『制將軍』與『軍師』之間。牛金星、劉宗敏，都跑到他的上頭去了。

從北京的後期，到平陽李岩被殺，可說是第三個時期。一



般的說到了北京的形勢好轉以後，李闖王與李岩的關係，却開始惡化。經過自山海關至平陽的失敗，雙方面的矛盾，衝突與不快，已經到達頂點。恰恰在這時，發生了河南的叛亂，李岩的請兵，於是李岩就不得不死了。

李岩被殺的『悲劇』，它的構成、發展與終結，就現有的文獻推測，牛金星的『讒言』，當然是主要的因素。但至少，我是這樣感覺着，那不是本質的原因。李岩從不被重用一直到被殺，始終祇有一個理由在發酵。這理由就是：

又散所掠財物賑飢民，民受餉者，不辨岩、自成也。雜呼曰：『李公子活我』——『明史』『李自成傳』

予幼時聞賊信急，咸云李公子而不知有李自成。……聽童謠，咸望李公子至矣。——『明季北略』

二李並稱，李岩在民間的威望太重，也就是後來牛金星讒言所說的：『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我想該是李岩致死的一個最本質的因素。而他在兵士中間的威信，如『剿闖小史』所說：『百姓受他賊害者，聞其公明，往赴稟，頗為申究。凡賊兵聞李將軍名，便稍收斂。岩每出私行，即訪問民間情弊，次日必曲意安撫。』這當然更不會為李闖王所漠視的。

李闖王是具有『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思想的人，威望權力祇要能夠企及他，他就毫不猶豫的加以殺害，這是他一貫的作風。羅汝才、賀一龍、闖養成、袁時中等，就是他這一作風下的犧牲品。對於威望這樣重的李岩，一直容忍到了平陽纔開殺戒，一般說已經是很大的異數。為什麼能容忍李岩到這麼長久呢？我想，是可能由於下列原因的：

一、李岩雖具『文武才略』，但主要的還是『文』而不是『武』。

二、李闖王由於對李岩的不能推心，他剋制了他在『武』的方面發展，以此他到北京的時候，還僅止有『兵馬三千』——副將。

三、李岩的政治思想，政策實施，對他企圖完成的帝王事業，是有利無害，有好處沒有害處。

四、李岩在軍民之間的威望太重，殺了他會失掉軍心、民心，對他本人的帝王事業，反而有更大的危害，不如利用他。

可是，當他主觀的發覺李岩有『異志』——到河南去——的時候，他却毫不客氣的將他殺掉了。有如他發覺不能控制羅汝才的時候，就不猶豫的要賀一龍——汝才的部下——把汝才殺掉，而自己又再把一龍殺掉一樣的兇狠。自然，李岩的這個『異志』，究竟絕對是牛金星的讒言，還是真有這樣的打算，因為沒有具體材料，我們很難說，祇是『可能性』是有的。

其次，纔是性格的原因。就我的推斷，李岩和牛金星，在性格上有一個基本差異點，就是金星對闖王，在形式上是絕對服從的——在形式上就成了對闖王的絕對『忠誠』——，而又相當的才能，李闖王對這個人物就毫不感到威脅，而絕對的信任。李岩却不同，他率直，有正義感，敢作敢為，以此他對闖王雖亦矢其忠誠，但在某些場合，一定有與闖王不相調協的意見，甚至有不為闖王所同意的行為，在充滿『帝王思想』的李闖王頭子腦裏，當然多少會感覺到一些麻煩，覺得李岩不一定

『忠誠』，而有些『桀傲不馴』了。李闖王在某些場合，雖從善如流，可有時却是很暴躁，頑強，固執己見的。兩個人的性格既都有強的一面，李岩坦直、熱情有正義感，做事又常常無所顧忌——當他認為該做的時候——，加上不會團結人，不懂得如何適應環境，那麼矛盾就必然會存在於二者之間。何況一個出身農民，一個是士大夫階級——支配着他一生的，是儒家思想——，在階級的基礎上，原就存在着不能調協的矛盾性？

不過，在前期，這矛盾並沒有妨礙李闖王與李岩的合作，他們是在共同事業的目標下，在同被官方壓逼的情況下，被統一了起來。因此，李闖王即使對李岩有些不快，但他還能為着自己的『帝王事業』，對之『寬大』，『容忍』，而予以某種限度的重視。我們看李岩到了北京之後，還能為許多『受他賊害者』『申究』，而『賊兵聞李將軍名』，還能『便稍收斂』，我們就還可以見到李岩依舊有相當大的權力，依舊相當重要的存在着。但也就由於這一時期的行動，使他和李闖王的關係，惡化起來。

於是，牛金星，在李岩的悲劇中，就開始扮演主要的角色了。

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物必先腐，而後虫生』，『讒言』也必須有『隙』而後纔能『插進』。李闖王與李岩之間，這樣的『空隙』既然存在，當『讒言』在適當時間『侵入』的時候，就必然的會發生化學作用。李岩與牛金星，這兩個『舉人老爺』過去的關係究竟怎樣，現在已無從稽考。可以說的，就是牛金星為李岩推薦給李闖王以後，客觀上所能看到的第一

回腐蝕作用，是經過相當期間，牛金星就替代了李岩，李岩開始不被十分重視。大概牛金星這時的要求，祇在於提高並鞏固自己的地位，而對李岩也還有某種限度的友誼關係的存在，甚且還沒有絕對的取得李闖王的信任，這時李岩所受到的影響還並不大。至於兩個人在政治主張上，有沒有矛盾存在，却很難知道。祇有一點，很值得提出來研究。那就是牛金星在西安上書崇禎的事：

金星復疏達通政。略云：「臣白面書生，甫得一第，有何債事？而按臣信讒，必欲殺臣，無家可歸。自成初，所過焚掠，自臣入軍，諭以仁義，師之所達，城郭晏然，倉庫不改。皇上誠能翻然改絃，別用一番賢能，臣猶得繫皇上固有之土地，未散之人民，全而歸之皇上。是皇上負臣，臣不負皇上也。」疏入，廷臣震駭。時賊已僭號，秦晉諸士紳，顯然爲用。至以公書入長安，指斥朝廷，誦賊功德，毫無忌憚，真異變也。——談聞續筆卷一

這是崇禎十六年的事。就是李闖王已經在西安稱王了。可見牛金星，當李闖王的力量，發揮到這麼大的時候，他還是有「二心」，對崇禎尤其着幻想，想把李闖王和當時的農民暴動出賣掉。李岩，在歸順李闖王以後，一般的說，是還沒有這樣的動搖、卑污。這不僅足證牛金星是一個「小人」，不「光明」，而他和李岩，在政治主張上，也基本異趣的。日常政治生活的過程中，矛盾性也極可能存在着的。祇是崇禎當時沒有給予答覆，不然，局面變得怎樣，李闖王內部分化到什麼程

度，李闖王是不是會在那時就被犧牲掉，一切都很難說呢。

何以證明由於牛金星一班人的關係，在北京的後期，使李岩與李闖王的關係惡化呢？我們一樣是沒有正面的，具體的說明材料，而祇能根據若干事實來推衍。特別是李岩在北京的行動，可以充分證實。『甲申三百年祭』裏，輯錄的李岩事件很多，合並『談聞續筆』裏所記錄的，我們可以看到他和『同僚們』是如何的對立。在軍事上，他以行動抗議了劉宗敏一班人把隊伍紮在城內，騷擾百姓。在二十餘將領中，『惟制將軍李岩，宏將軍李牟兄弟二人都不喜聲色。部下兵馬三千，俱屯紮城外，只帶家丁三四十名跟隨，亦不在外生事』。更在李闖王前諫議：『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在政治上，是有更多的事實，說明他爲着軍紀的敗壞，嚴刑勒索，魚肉百姓的諸將領行爲，怎樣和那些人做鬥爭。據『明季北略』卷二十二所載，『僞相牛金星，以二鐵索貫其（陳演）左右手，所至牽以自隨，步稍遲，皮鞭亂下，身無完膚，竟誅死』。依此推衍，牛金星的種種行爲，頗多可議處，也必然是被鬥爭的一個。而當時當權者又是牛金星，他們之間的衝突，也必然就更多了。這些，當然會造成爲勝利沖昏頭腦的牛金星一班人的冤毒，對他的反感、不快、攻擊、一直反應到李闖王的面前。

李岩的『深得民心』，『威望太重』，本就是李闖王最關心，也憂慮着的事——担心着妨礙他本身的存在。而在北京，他在老百姓們的中間，威望似乎格外重。這些事實，經過了渲染，傳到李闖王的耳裏，是很可能更使李闖王對他有不快之

感。在某些方面，給予李岩以壓抑，是並非意外的。當然這在李岩方面，也會起反應，有牢騷，如此遞相加益，結果就自然而然的趨向惡化了。進入北京以後，牛金星、劉宗敏，在職位上，大家都似乎很得意，李岩却彷彿『依然故我』，這也就夠說明許多事態。某種怒意，某些憤慨，對某些壓抑的不滿，結果造成了李岩的冷淡、怠工——對連續的失敗戰爭『不畫一策』（此『不畫一策』說似不可靠）。

總之：牛金星等與李岩關係惡化，很顯明是在進入北京以後。在軍事問題上，在政治實施上，在對百姓的關係上，都有不能調協的意見。而自牛金星、劉宗敏以下的貪污橫暴，尤其使他們的矛盾加深，一直發展到對立的程度。一面是關於兩個人本身矛盾的衝突，一面又是關於整個體系的衝突，各不相下，結果就發展到不能並存的地步。而通過牛金星等意見，反應到李闖王面前，當然是李岩的不是，更加上李闖王本身對李岩的成見，那結果就陷於不可收拾了。

但這還沒有促成李闖王殺李岩的決心。我們從以後李岩還向李闖王建議取四川為根本，請兵平河南亂事等等事實上看，他還是有力量『建議』、『發言』的，雖然李闖王『不肯聽』。李闖王對李岩，在這階段，充其量也祇是冷淡他而已。就是誇張一點說，最高的限度也是止於『不快』、『討厭』、『憎惡』的階段。可是就一般的情形看，也似乎很少可能。因為李闖王對李岩的看法，和對有實力的羅汝才之流，在基點上就是不同的。

究竟是那一些因素決定了李闖王殺李岩呢？

沒有問題的，李闖王的殺李岩，是由於牛金星的最後的、最可怕的、打中了李闖王心坎的『讒言』。而這『讒言』，事實上，是在李闖王的『昏迷狀態』中纔發生着作用的。『吳三桂演義』說李闖王殺李岩，是在平陽病中。所以牛金星把李岩殺了，就又殺宋獻策，最後跑到李闖王病榻前把李闖王也殺了。這當然是不可信的。不過，我敢以斷定，李闖王所以下決心殺李岩，實在是由於在巨大的失敗狀態下的一種變態心理發揮的作用。我所以把自山海關起一連串的失敗與平陽殺李岩結合成一體，而以殺李岩結束這一連串的失敗，理由就是如此。

無疑地，敗到了平陽，李闖王的心理，已經是在歇斯迭理的狀態之中，尤其是像他那樣出身於農民中的人。一路上，他的部隊垮散得很厲害，幾於喪失過半，連整理都沒有機會整理。真是在生死一髮之間，而發生李岩要到河南的事，而想去『自力更生』，他本來就不信任李岩，一直提防着李岩，他怎能不喚起那些『可怕的懸想』過往的不快，在有力的『讒言』的鼓動之下，變態的處理這個問題呢？假使不是他在這樣的失敗情緒底下，我想李岩是不會這樣死的，至少，也將如歷代開國之君的慣例，在統治完全穩定之後。

李岩的死，在本質上的原因，還是由於他的性格，他在老百姓之間的『威望太重』，由於『二李並稱』，由於李闖王『忌才忌賢』的思想，牛金星的讒言，祇是一根强有力的導火線而已。至其發展，演變的全部過程，則有如上述。

最後我想附帶的說明兩件事。

第一，就是李岩請兵往河南平亂事的問題，究竟是別具心

思，想離開李闖王去『自力更生』，還是完全出於牛金星的詭陷呢？『甲申三百年祭』說：『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舉動，或擬投南明，或擬投滿清，那殺之也無可惜，但就是讒害他的牛金星，也不過說他不願久居人下而已，實在是殺得沒有道理。』可見李岩的死，完全死於牛金星的『讒言』，死於李闖王的『可怕的懸想』，毫無事實依據。至於李岩真的到了河南，請得了勁旅，是不是會發生一種新的變化，如牛金星所讒的，却很難說，因為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發展下去，這樣的前途，是可能有的。

第二，就是牛金星是不是由李岩推薦而來的問題。據『甲申三百年祭』所引，那無疑的是由於李岩推薦。但我所見到的『諛聞續筆』則說：『蘆氏牛金星者，丙子舉人。以按臣糾劾除名。與邑醫尙綱善。綱爲賊得，以醫親幸，介金星於自成。無何，私歸竊妻子，家人執首官，坐斬，後得減死。聞自成出河南，往見。自成大喜，僞署弘文館學士』。又是尙綱所推薦者。如從此說，則牛、李的矛盾發生的早，其可能性似乎又更大。但此說尙無旁證，殊難作斷論。顧無論出於李岩之薦，抑出於尙綱之薦，在一開始的時候，兩人之間就存在着矛盾，事實是很顯然的。

李岩被殺的因果關係，我所能詮釋的，不過如此。

附記：在『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八十二卷裏，有一段關於李闖王勝敗時軍容對照的描寫，足以幫助我們理解他在一路敗時心理上應起怎樣的變化。抄錄於此，以供考證：  
三月二十一日，寇大至，絡繹三百里。羽旂鐵甲，閃爍



奪目，塵氛紛起，晝爲暝。馬嘶人喊，海沸山摧。食頃，賊數十騎逼河干，斑斕粹縹，服婦人服，遙呼速降。歷數所過百餘城，無不開關叩馬者，不則齏粉矣。……賊四面隱攻，雲梯蝗附，羽箭霜飛，且攻且罵。……驅難民哭城下，亂吾軍。……賊攻無遺力，架銃土阜上，擊堞如振秋籟，鉛丸鐵子，噴天挾地，屋瓦飄紛，人戴木板循牆走。未幾，西北樓火，南郭門又次，隍池潰，高檣灰飛，深溝濤散，守者不寒而慄。賊設狡謀，夜半以甘言誘南城守弁王登洲，縋城降之百堞頓空，賊一擁而上。……此三月二十四日事也。……

月餘，賊自北而南，倉皇詭秘。……五月三日，李自成自北至，雖鉦鼓喧闐，而騎無行列，弧折箭殘。人盡阻飢，掬珠易飽。三五去投僻路，狼顧狐聽，百千爭過官橋，羊羸踈逸。風鶴驚於午夜，草木竟似八公。其殿後者，以所盜大內錦綺，纏掛樹上，鑄金爲甌甗，拋置道左，陷迺騎以可欲，稍緩須臾。一日夜行三百里。……